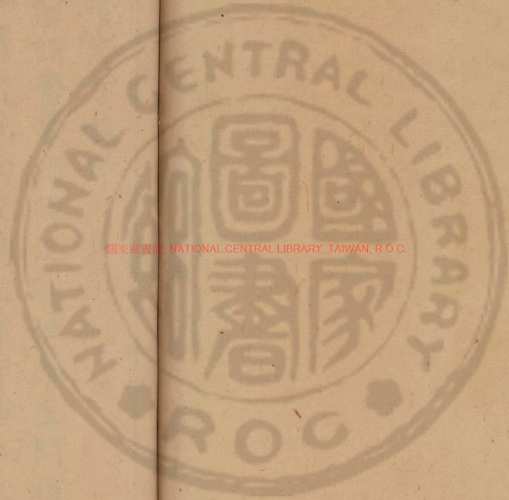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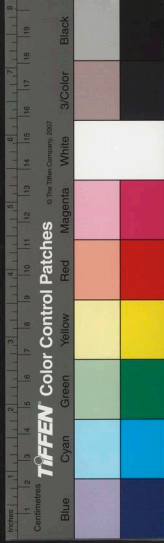
管涔子

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3912 v-1



觀本作觀
音羅

管涔子集序

素心



嘗謂奮筆綺譚沉酣注牒聖門指授
一貫者托而逃焉至萍實防風氏之
對與商羊之舞觀縷如取諸寄而他
日剛述叙典虎炳爾雅此何以故觀
其言曰信而好古多學而識而卓爾
一間亟嘆博文之旨嗟呼學之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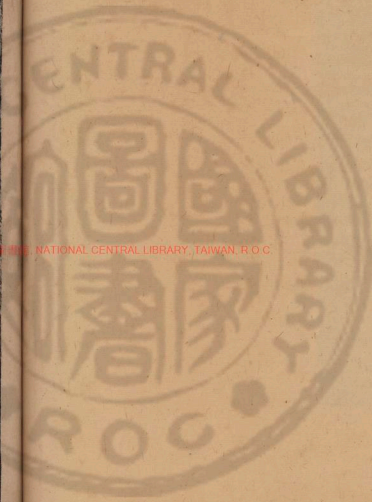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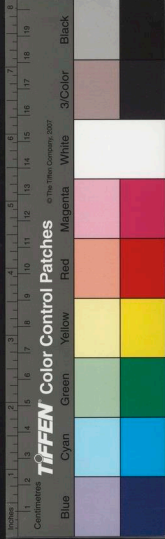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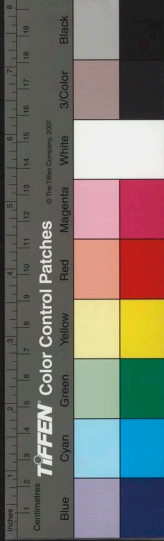


FIG. 1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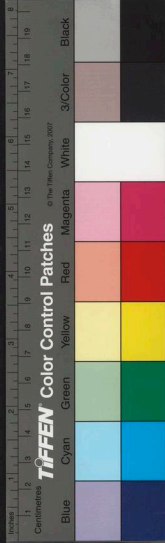
管漢子集序
聞矣由秦以前左史倚相重楚公孫
僑重鄭季子札重吳俊烈照耀一時
固非耳食目獵者乃士人誦法孔氏
不究所從來輒病支離玩物藉口鄭
康成而以侗然之識飭之乎空空真
妄逋傳疑似累瓦此未通于所貴聞
者也明初唯丘文莊博雅極一代而

吾蜀楊用修楚何子元越豐存禮俱
以嫺習比肩鼎足馳譽三君子後泯
泯無聞惡覩百川之至于海耶宜理
周生中湘名產也余以癸巳來初讀
其文章概其行事以為司馬子長冀
得旦暮遇自西京而下迄今二千餘
載如宜理者立不朽之林矣宜理猶



然抱獨慮日夜稽拾簡冊徵信者聞
集管滂若干卷蓋多象罔所未獲柱
下所未載幽討微搜不遺餘力由顯
窮九蒼以及山河大地飛蠕纖塵靡
不抽其秘自庖羲以至勝國而玉策
圖緯與夫流裔方書靡不詣其府興
衰倚伏之變禮樂兵車水土平準之

筭而醫卜而農賈九流靡不瀆其琦
辨而肆其綜核析衷裁割獨標千古
事與義符即和堅白耦駢拇非尚同
也勢與理乖即觀秋水主力命非好
異也割疑決似摛以危言是習于聞
而不溺于聞也善乎莊生之言曰足
之于地也踐雖踐必恃其所不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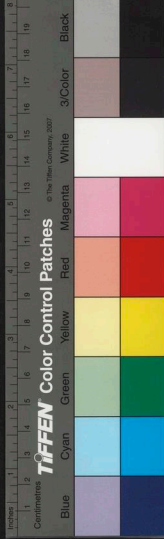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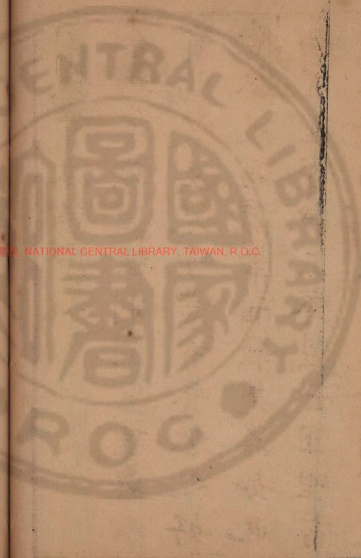
管滄子集序
後善人之于知也少雖少必恃其所
不知而後知夫以無所不知為知猶
之乎以無所不用為用也故有道之
士收天地萬有之華與實而會于吾
之聰明而始有學出吾之聰明以與
天地萬有之色象肖貌遇而始有以
抒其學大者經小者傳心者謨跡者

史搢大小心跡而究竟一貫夫豈侈
浮譚云乎哉後有尚裁之士且服其
法務宏之士且賞其博獨創論難之
士且予其闕而式其卓其大有造于
學者宜理之功偉矣余知宜理最深
敢僭數言于首則知宜理者不獨余
也
洛原何起升旭如甫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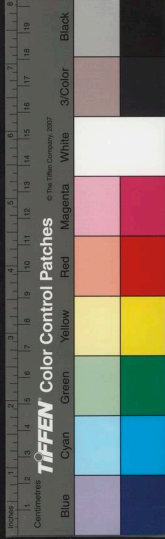
周氏管涔語序

余初不識宜理則聞宜理與以
實約父及兒子震有聲譽之好
聯沐風雨灑筆酣歌鳧藻如也
而宜理實狎主齊盟云宜理蓄
盛藻倚馬草檄乎然於刺書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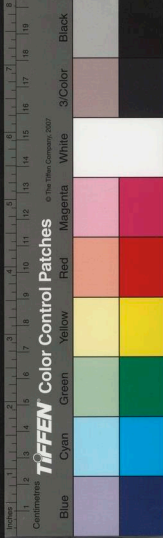
苦窮宛委挾大酉曉牕白日夜
雨青燈伊唔聲無寒燠不休譬
其胸中三千太乙軍乎碧幢紅
旆玉戚朱干蔑弗具也雲管八
九乎蛟龍之勺隱魚鼈之連延
紅蓼白蘋之錯繡蔑弗有也每

片語會心一言合道不禁筆性
輒命墨卿或以微言玄旨徵巧
於談叢或以濃采澹思絢花於
雕篆八儒三墨名法兵農旁及
陰陽象緯與夫宣室夜半語幾
乎無所不究今其語犁然在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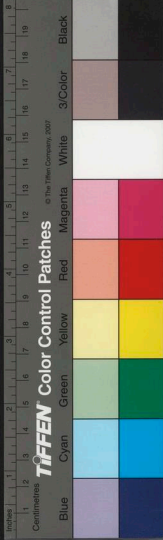
涔也嗟夫張華博物孫楚工文
季真號為總龜倚相時稱能讀
泐言懸日月之書鴻烈挾風霜
之氣若管涔不愧當之矣書成
而問序於余余則謂士之立言
要諸不朽夫不朽而必恃理則

六經之不可續也甚明無迺不
勝劉捷卿之誕乎要以文因乎
情驅乎辭情必極願以寫物辭
必窮力以追新而廣濳然而虹
洞然獨揚清響雅扇玄風如管
涔者便足千載耳余老矣無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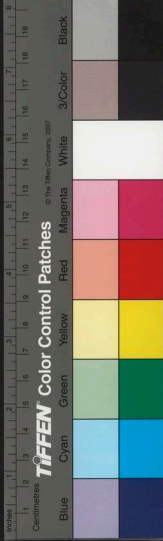
為宜理玄晏先生嘗竊觀謝玄
暉之於孔闇也每著作一篇成
輒賞譽不容口曰是子聲名未
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夫
宜理年少尚困諸生未即策馬
鴻騫乘機豹變也辭人才子誰

為屈一指宜理者故不辭一言
以庶幾竊附於玄暉之義則宜
理其許我乎若夫青鳳吉光狐
白練紫貴人之服也而冠以白
接羸天下必有咲其首者余無
所辭以解余嘲矣



管涔子序
古今類書不啻充棟然大要繁而不徑俚而不雅讀者往往却步于測海而輟手于淘金雖詳哉其言之而學士家病焉即其中如漢雋左腴初學記諸書稍

賜進士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
前戶部主事兩奉
勅督理蘓州鈔關臨清廠閘益
陽賀逢舜一中父敬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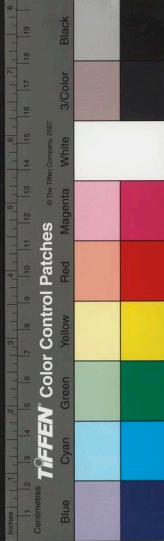
稍歛華就實剛繁歸要然亦就
往鋪張撫陳敷演亦未有杼獨
斷起新裁宏議崇論歷歷如剖
符足定千古雌黃也者故類書
不難于詳難于文不難于此難
于斷蓋吾嘗揚挖古今之林而

深有憾于是役也晚得楚周宜
理君所為管涔子書讀之意愜
書中所集天地山川鬼神人物
之狀上自混元下及於茲包括
殆盡洋洋乎鑄儀為缺乘槎未
到象鼎難逢燃犀遺燭辟則武



庫也乎精思郁采俊逸可以成
誦又若濯雲漢之章而入風雲
之態以成此詞也比物連類抽
黃對白不第如雙珠如合璧而
至臨大是非大利害則復鑿鑿
乎確以定之截鐵成威破柱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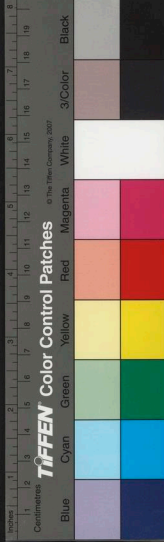
武雖華衮鈇鉞不廩于此其義
則其竊取之乎且又婉而約直
而捷以數千百年無窮之事而
總之以四冊懷袖可携時刻可
竟良工苦心而拙工逸力妙哉
技又至此矣類書之善尚復有



加于是者哉予故喜而刻之以
數言引諸首宜理為楚知名士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
其雄抱偉文表表在人耳目今
不具論論其集管涔子者如此
皆

萬曆己亥季夏之吉

宛亭成伯龍題



瀕洞孔切音飛
瀕洞相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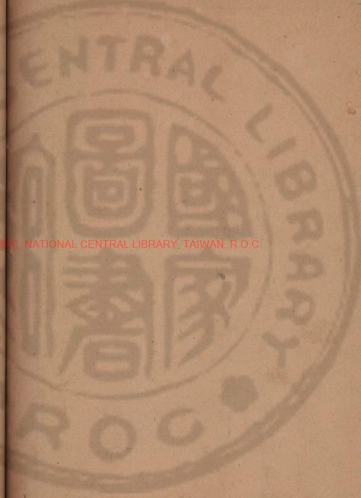
管涔子卷之一

天部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晉書載記北燕主馮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
然燭於庭內北齊書文帝高洋從世宗行過遼
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蔣光錄羊鬮吉
少見天開其內雲霞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
山岳逡巡乃閉王文正遺事旦勿見天門開中
有已姓名四川制置劉雄飛亦見天門開雜異



雁洪子

序



瀕洞孔切音飛
瀕洞相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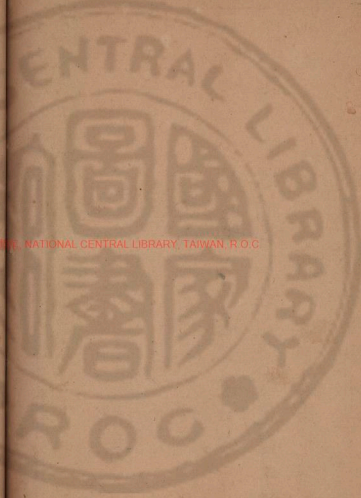
管涔子卷之一

天部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晉書載記北燕主馮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
然燭於庭內北齊書文帝高洋從世宗行過遼
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蔣光錄羊鬮吉
少見天開其內雲霞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
山岳逡巡乃閉王文正遺事旦勿見天門開中
有已姓名四川制置劉雄飛亦見天門開雜異



雁洪子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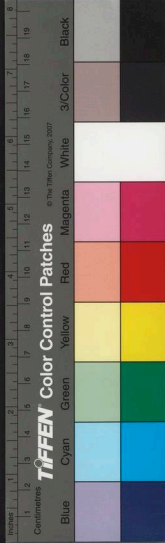


書曰時有女子尚幼七夕見家人出廳望候天門開獨在室中不出曰若合當見者雖暗室中亦應見之至夜深忽見天上門開雲氣赫奕見唐夷堅錄

秦併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衙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衛承莊逃馬玉清有子名子休玉清謫于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與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小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輒

回馭不經故此地常少雨見東方朔內傳獨異志

客星犯帝座止傳光武與嚴子陵同卧按幽明錄載漢武帝常微行造主人家仍留宿夜與主婢卧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驚呼咄咄不覺聲高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將欲肆凶惡于朕乃語



主人召集期門羽林擒奴問而款服乃誅之帝
嘆曰斯蓋天啓書生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
馬則客星犯帝座亦有兩事矣
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
西市飲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共飲酒二石太
宗遣人召之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在彼言我
也忽不見見國史纂異

太一星名宋均曰天一太一北極之別名漢祀
太一正祀此星耳又山名五經要義曰太一山

在扶風武功縣與終南山相連

太微宮中奎星之精化為松松之魂松之魄戲
白龍翔青鳳矯矯鬱鬱於蒼崖古壁之間其間
有七松慶士太微宮中室宿之星化為柳柳之
聲柳之輿呼黃鸝入紫鸞垂垂裊裊於淡烟疏
雨之間其間有五柳先生又曰七松慶士五柳
先生若人在史冊中自有沒世耳目見上清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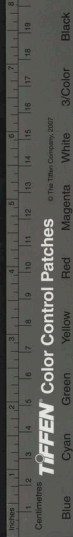
中語

包奴呼天曰祈連西域曰提婆胡元曰統格落



見提要錄三月烏信風五月麥信風見國史補
又雄雌風見宋玉賦離合風見陸機要覽上行
曰扶搖風曲上曰羊角風見莊子梅雨後涼風
一月曰舶棹風海大風曰颶母風發時先緩後
急曰鍊風又石尤風見番禺雜記風從震來曰
嬰兒風見兵書江南七月有大風甚於舶棹曰
孟漣風見野記發木折屋曰怒風揚沙轉石曰
狂風四轉五復曰亂風卒起卒歇曰暴風獨鹿
蓬勃曰勃風扶搖羊角曰飄風清涼溫和塵埃

見天中記高麗國人呼霧迷為空步障見博學
記封姨風神巽二亦風神騰六雪神令巽二起
風騰六降雪見牛奇章幽怪錄
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
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見劉晝新論子路感雷
精而生尚剛好勇見論衡
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立夏清明風夏至景風
立秋涼風秋分閭闔風立冬不周風冬至廣莫
風見易諱六月黃雀風見風土記九月鯉魚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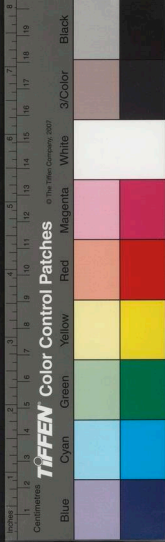
不動曰和風見乙巳占自初春至初夏其間二十四風始於梅花終於棟花謂之花信見歲時廣記八月風曰葡萄風見金樓子秋風曰寒商見文選

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雲弄正權帝命震死見龍城錄章惇徽宗時貶雷州司戶卒後欽宗北狩至檀州雷擊民間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見南墟錄雷之示警甚矣然胡不直震林甫

之身而震娼女不擊惇于生前而擊男子邪既避人罰復緩天刑殊不可曉

東方有電名曰無厚南方有電名曰順流西方有電名曰光明北方有電名曰百生樹無厚與隨光明相觸相對順流與百生相觸相對故虛空雲聚之中出生大明名曰電光見起世經

陸昭符金陵人保大中常州刺史一日坐聽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伏昭符不懼撫案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



書

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見南唐

雨雲曰淹亦曰油雲見四部稿冬至初陽雲出

箕如樹立春青陽一曰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

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

夏初陰雲出甯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

波立秋濁陰雲出如繪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

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礮石見易卦通

驗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見邵康節論

四方有濯魚

形雲

雲疾者立雨遲者雨少見相雨

書韓雲如牛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

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

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囚見兵書慶雲曰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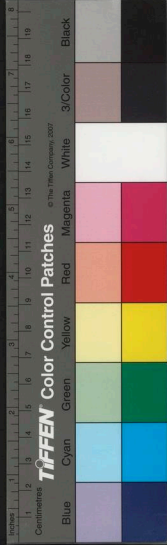
霄瑞雲曰卿靄見文選塞外雲曰魚雲見六朝

雲如羅曰姤羅雲雲如美人髮曰如鬢雲雲如

樓臺殿閣曰樓閣雲見華嚴經雲五色為瑞三

色為靄見韵府雲如金枝玉葉見初學雲如白

衣蒼狗見杜甫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鶴若衆



車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名曰雲旂見呂氏春秋
鳩陰則屏逐其婦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
婦見埤雅雨有三種天及龍皆能降雨天雨細
霧下者是龍雨甚麤下者是又阿修羅共天鬪
亦能降雨麤細不定又有二種喜雨瞋雨若雨
調和者是歡喜雨若與雷電霹靂者是瞋恚雨
見分別功德論兜率天雨摩泥寶珠護世城雨
美膳阿脩羅天雨兵杖閻浮提世界雨清淨之
水見法苑珠林

杏花雨見提要錄河朔人謂清明雨為潑火雨
見退齋閑錄三月三日留客雨見陸機要覽三
月迎梅雨五月送梅雨見益府五月分龍雨見
續博物志春曰榆莢雨夏至前曰梅雨五月隔
轍雨六月濯枝雨七月六日洗車雨八月豆花
雨九月黃雀雨見荆楚歲時記雨三日已上曰
霖雨久雨曰霖音廉雨見說文雨晴曰霽晝晴
曰啟俗謂之見晝雨水曰潦見四部稿時雨曰
豐澤甘雨曰甘霤見文選



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逐俗謂之黑猪渡河雨
候也見朝野僉載天河中黑雲主雨謂之天河
作壩見瑣碎錄

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餘日魏有天下乃霖魏
受祚之應也見魏略五行志咸和四年陰霖五
十餘日蘓峻滅乃霖見晉中興徵祥記先天二
年四月陰至六月一百餘日至七月三日誅竇
懷真等一十七家方晴見舊唐書

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

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
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
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見
汝南先賢傳潁川胡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在喪
雉免游其庭雪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排雪問定
定已絕穀妻子皆卧在床令遣掾以乾糒就遺
之定乃受半令云卧雪者徒知有袁安而不知
有胡定何也

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明之臺召諸方士有二

年沐胥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噴水為霧暗
數里見拾遺記○韓偓在桂州妖賊封盈能為
數里霧聲言將攻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
果紫氣如死帛亘於州城白氣直衝紫氣遂散
天忽大霧至午稍霽見酉陽雜俎○有東海人
黃公少得異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
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見天中記○李先生
傳曰先生名曠字祖和南陽人劉備遣軍取先
生先生起霧半天備騎自相殺先生乃入吳

人乘飛遊之輦上席酣醉時赤地裂一人能
以歌召霜雪於是引氣一吸則雲起雪飛○書
生李勝嘗游洪州西山與處士盧齋輩雪夜共
飲坐中一人偶言雲勢如此固不可出門勝曰
欲有何詣吾當往之曰吾有書在星子可為取
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携書至星子距
西山凡三百里見江淮異人錄○河南張楷字
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
優亦能作三里霧見謝承後漢書○燕昭王七



漢天文志曰虹蜺者陰陽之精也史記曰虹者陽氣之動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于妻黨之象也虹蜺之釋義其異如此
風倍通云五月蓋屋令人頭禿又曰不得暴床席薦異苑曰新野庾寔嘗于五月五日曝席忽見一小兒死于席上俄失所在其后寔子亡因相傳以為忌

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天為尸濕地為不動

君為不朝百官為不親事見神農書又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消故不賀
見漢書

正月謂之三微月見白虎通正月為瑞月曰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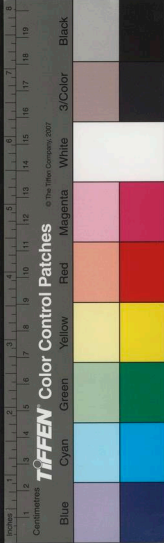
陽曰獻歲歲朝元日曰一日為雞二日為犬三

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

人八日為穀又一日曰元日曰上日曰三元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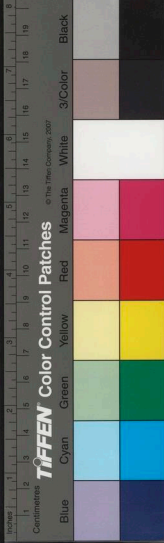
見玉燭寶典正月一日曰正日見初學正月初

七日曰三會日見靈寶初七日為上會日見四



時纂要又正月元日為天臘日十五日為上元日見遵生八牋正月十六日流傳謂之耗磨日官司不開庫見名義考二月為仲陽曰令月見纂要二月朔為中和節見韵府二月一日為天正節見道經周官司烜氏於是月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禁火則寒食鑽燧乃出火也正謂龍忌之禁蓋龍星木位春木行心大火火盛故禁忌為寒食仲春一月皆然歲時記以去冬至一百五日為寒食併俗傳介子推焚馱事俱誤見名

義考又按左傳史記並無介推被焚事陸翽鄴中記云寒食斷火起于子推者誤見事類賦二月八日為芳春節見道經二月十二日謂之百花朝見藝文三月為蚕月見纂要三月三日為上巳日見諸書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見歲時記四月曰陰月見西京雜記曰除月見文選曰乏月見四時纂要是月八日謂之浴佛日見夢華錄洗佛日見印語錄五月為鬱蒸見吳子夜四時歌五月端午為天中節見韵府端午日走



馬謂之踏柳見文昌雜錄五月五日取青蛉頭
正中門埋皆成青珠見博物志五月十三竹醉
日見遵生八牋又謂之竹迷日見藝苑雌黃六
月為徂暑見纂要六月三日為伏日見書儀六
月六日為禹生日見吳越春秋注又為清暑日
見道經七月為蘭月又為蘭秋肇秋見提要七
月七日為七夕後漢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織
女渡河嫁牽牛見續齊諧記七月七日為良日
見風土記七月中元為大慶月見脩行記八月

為桂月為仲商八月十五為月夕俱見提要八

月十八日神會日四海龍王神會之日見道經九月為霜

月見集古錄為菊月為暮商為授衣為玄月俱

見提要十月為正陰曰陰月見西京雜記為良

月見左傳為小春見歲時記十月天氣和暖似春為開冬

見顏延年田收詩十五日下午元見脩真指要十

一月為暢月見呂氏春秋十一月二十五日為

掠剩大夫忌勿犯交姤見翰墨全書十二月曰

杪冬窮稔窮紀見纂要按禮曰十二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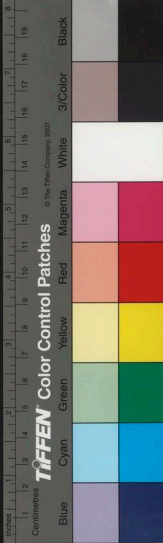


竊皮切
音柄

十二月八日名王侯臘見瑣碎錄正月為限二
月為如三月為竊四月為余五月為臯六月為
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
一月為臯十二月為涂見爾雅正五九為三長
月見祖實錄

正旦朝賀始於漢制朝賀儀元夜燈火始於漢
祠太一社始於漢以仲春祠社寒食始於周禁
火三月三始於鄭俗上巳祓除魏改用三日清
明蠶祭始於春秋時有披髮于野而祭者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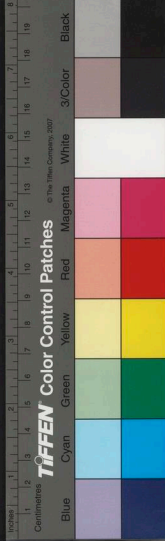
八始於大慧禪師浴佛五日競渡始於楚人極
屈原伏日始於秦作伏祠六月六始於宋以天
書降詔為天貺節七夕始於成武丁言織女詣
牽牛中元始於佛盂蘭盆供養中秋說月始於
唐明皇銀橋升月宮九日登高始於費長房教
桓景避災下元始於道家謂是日水官詣天關
言事冬至朝賀始於魏儀亞於歲朝臘日始於
殷之清祀漢以後以運墓為臘無定日臘八粥
始於佛家作五香粥灌佛二十四祭竈始於陰



管子
子方以黃羊祠竈神除日始於周大儺前歲一
日擊鼓驅疫厲之鬼謂之逐除又闢草昔人以
端午今在春月青精飯昔人以寒食今在四月
八見名義考

寒食節城市尤多鬪雞卵之戲見玉燭寶典寒
食蹋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見
劉向別錄又寒食鞦韆本北方山戎戲以習輕
矯也見古今藝術圖
伏者金氣伏歲之日四時代謝皆相生立春未

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
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
日必伏庚者金也見曆忌釋從夏至後第三庚
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後伏謂
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見陰陽書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索享百神謂之蜡又曰臈無定日冬至
第三戌是也見益府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
大蜡漢曰臈臈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新
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古先聖賢有功於民者



皆祭見風俗通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
異祭也見玉燭寶典秦德公六月初作伏祠以
夏至後陰氣將起磔狗四門以禦蠱災謂之伏
伏者藏也藏陰氣以抑陰也秦惠文王十二月
初臘以冬至後陽氣初起報祭百神謂之臘臘
者接也接陽氣以扶陽也皆秦人為之周以前
無是也見名義考秦惠文皇初臘始皇更名嘉
平見史記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為天臘五月
五日為地臘七月七日為道德臘十月十二日

為民歲臘十二月正臘日為王侯臘為五帝校
定生人慶所分野降註三萬六千神烝其日可
謝罪祈求延年益壽見道書又冬至日長謂之
長至十月純陰用事媮於無陽故曰陽月十二
月三十日為除夜見益府

音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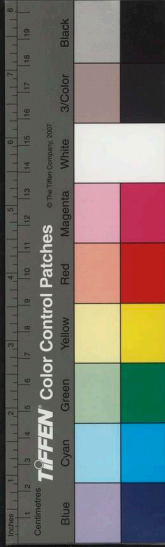
李叟隣人有仲叟家為山魃所祟擲瓦石開戶
牖叟求報謝而妖祟彌盛叟謂叟曰公旦夜於
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
曉寂然安帖遂止見談聞集山臊在西方深山



中長尺餘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熱病畏爆竹
聲見神異經張說守歲詩爆竹好驚眠荆楚歲
時記曰元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也
祥有專指福而言者易云吉事有祥中庸必有
禎祥家語云萍實食之吉祥仲舒策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說文云祥福也瑞以玉為信也數者
是也亦有無禍福而言者易注禍福之祥漢志
妖孽自外來謂之祥書亳有祥左傳將有大祥
是也今人槩以為福者固非而槩以為無禍福

者亦未必是大率可通用

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陰陽合德
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孽萌於子紐牙於
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罨
布於午昧夔於未申堅於申留熟於酉畢入於
戌談閔於亥出甲於甲奮乾於乙明炳於丙大
盛於丁豐楹於戊理紀於巳歛更於庚悉新於
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
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



情可見矣見前漢志

昔在唐虞之際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四均間氣而生者又二十八人所謂三十五際者也禹以金德王故夏后之有天下也生數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故殷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六百年稷以木德王故周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八百年伯益之命中天而堯族以火德乘之故漢室之有天下也生數再及二百年其間距王而興不能復大禹九州之跡及勝殘百年之命者皆五神

之餘氣也臯繇降德皇唐復興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百成數千年命曆有歸此其大較轉筭之徒莫能究也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若符節見開元張說握符頌序

藕生應月至閏月益一節東坡詩惟有黃楊厄

閏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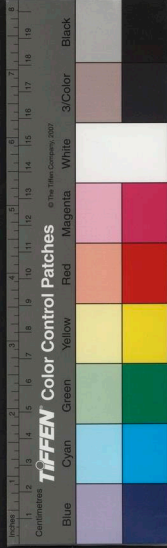
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



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
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
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
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
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
然亦有不相勝者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
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
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
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猴畏鼠者

也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
猴何故畏鼠戌犬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
畏犬十二辰之禽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類應
大凡含血之虫相服至于相啖食者以齒牙頓
利勦力優劣自相勝服也見論衡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
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
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
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之何



暨明失所在見廣異記○董表儀家在河沙塘東嘗欲撤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歲居北方不可興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投諸河訖亦無禍見傳載○平部負外張周封言舊莊在城東狗梁蒲西嘗築墻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率莊客指揮復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躍出地著墻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蓋墻之半如界焉因謁平酌地謝之亦無他見酉陽

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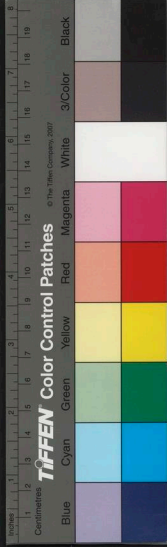
上元末復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忽然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畧盡惟小薊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劫小薊便歲之唯此子得存其後襲封薊公○寧州有人亦掘得太歲犬如方狀類赤菌有數千眼其家不識移至大路遍問識者有胡僧驚曰此太歲也宜速



埋之其人遷送舊處經一年人死畧盡俱見廣
異記○萊州即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
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
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出豐懼棄
之經宿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
惟一女子存焉見酉陽雜俎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
五曰水火木金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
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
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
五行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
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
之用謂之五行見唐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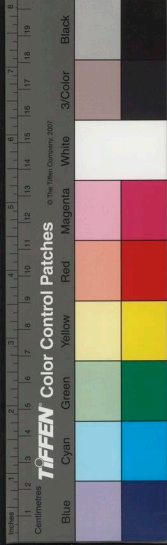
五行者猶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婦
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事親故自
周於一行尊於天也水位在北方者陰氣在黃
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准也陰化沾濡水
生木木在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



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者陽在土萬物垂
枝火之為言委隨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
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者陰始起萬物
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主土含
萬物土之為言吐也見白虎通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日入地中攢精之
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
輕清者上騰為天重濁者下凝為地萬物有形
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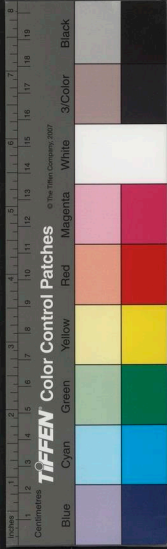
如何却沉於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為石古今
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為石况地下乎夫二十八
宿周天均布大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一歲之
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
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
耶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
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
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
地時與箕斗圻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



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
何向曉東方出時却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
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没人間常有出沒
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
外猶昏斗直西半夜斗之北初沒子丑寅
卯周天輪次逆遷而去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
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
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為據右丘長春所論
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

在山中之類邵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襲天由
此觀之長春之識卓矣見丹鉛總錄

張橫渠云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
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
風似於無形按雷神國史補以為其狀如彘山
海經以為龍首人身披神記以為色如丹目如
鏡毛角長二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投荒雜
錄以為豕首鱗身交州記載風母出九德穴似
猿音圓似獼而大見人屈頭以鐵鏈擊之乃死得風



泐於糾切音黝
黑水

於泐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鄙實惟河源水經載
河源諸書所載不一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
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
有隱真之安有累卵之危有膏腴之利有堵塢
鳳貌有弓弩勢有斗升象有張舒形有塞閉容
夫土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鱗

地部

管涔子卷之二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即活則又似有形矣
邵堯夫偶一日與客談雷意欲有言倏聞霹靂
而止豈偶然耶抑造化有所秘而不欲以示人
耶竟亦不知何說



泐於糾切音黝
黑水

於泐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鄙實惟河源水經載

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

地部

夫土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鱗

鳳貌有弓弩勢有斗升象有張舒形有塞閉容

有隱真之安有累卵之危有膏腴之利有堵塉

管涔子卷之二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即活則又似有形矣
邵堯夫偶一日與客談雷意欲有言倏聞霹靂
而止豈偶然耶抑造化有所秘而不欲以示人
耶竟亦不知何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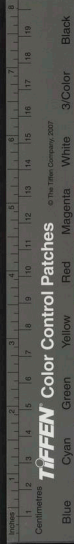
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洶澤山經又稱陽紆
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云陽紆之山馮夷所
居是為河宗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大山上有大
利水即崑崙山漢書載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
出蔥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悶磨黎
山皆未有能究其實者惟元潘昂霄志謂世祖
欲城河源遣都實至其地還云河源在吐蕃朶
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淖弱不勝人旁視若列
星名火敦腦兒東鶩成川名赤賓又水西南來

名亦里出又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
里述俱與赤賓會其流寢大水清人可涉又分
九派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自此以往
其深巨測流經亦里麻不刺山其山最高雪冬
夏不消自河源至此可三十餘日程又有水西
南來名納隣哈刺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
合流入河河北行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自亦
耳麻不刺至此亦三十餘日程又四五日程至
河州安鄉關始入漢地火敦腦兒漢言星宿赤



宿漢言黃河亦里麻不刺漢言崑崙也朶甘思
屬元輿地都實為吐蕃摺討使昂霄聞之都實
弟澗澗其言當不妄也竊懷歲時記謂張騫使
大夏窮河源至一處見織女牽牛騫止歷大宛
月氏等國即崑崙亦未至况河源乎近日王守
溪整辯曰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
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
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
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

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
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
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
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於真一出
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真其
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
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
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
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靈毒龍惡鬼猛虎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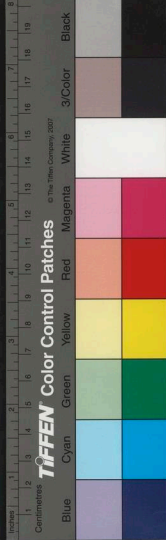


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閼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觀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

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限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

按漢書曰蒲昌海一名鹽澤

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南下而東三萬里春秋分則中矣見尚書考靈異地厚萬里其下得大空大空四角下有自然金柱輒方員五千里見關令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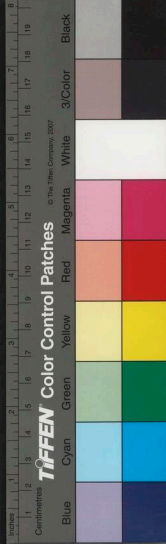


漲和亮切音帳

桓公問管仲曰地數可得聞乎曰東西二萬六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博物志四海之外皆復有海南海之外有漲海北海之外有瀚海是以瀚海與漲海等皆水也按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嘗為交趾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渡漲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訶罵水神風即止息又外國傳曰大秦西南漲海中可八百里到珊瑚州則漲海之為水是也乃瀚海在大州柳城東北地

皆沙磧若大風則行人馬相失夷人呼為瀚海宋史云瀚海沙深五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可食以沙飛若浪人馬相失若沉視猶海然非真濁晦之海也漢霍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登臨瀚海蓋即此地以為水者誤

天下有崑崙二大荒經阿耨達山一名崑崙恒水出其南此河源之崑崙也禹貢雍州崑崙即叙此酒泉西南之崑崙也有赤壁二魏志赤壁



初戰操軍不利此嘉魚西岸與烏林對之赤壁
今譌在黃州者也綱目冬十二月劉曜自立於
赤壁此趙城霍山西南流之赤壁水名也有洞
庭二北夢鎖言湘江蜀江溢為洞庭此岳陽樓
之洞庭也揚州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此姑
蘓之洞庭也有九江三禹貢九江孔殷沅漸元
辰叙酉澧資湘九水即岳陽洞庭亦曰九江也
一統志秦虜負芻置楚郡漢初為九江郡今壽
州也太康地記湖漢九江入彭蠡澤白蚌烏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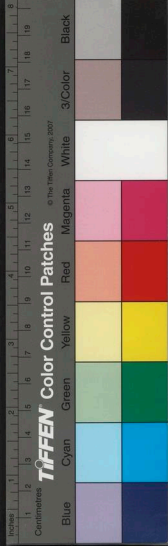
畎源廩提箇九江今九江府也有碣石二禹貢
夾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即河赴海處在北平
郡南二十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山在漢
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于此山

空桑山名在冀北一云在陳留南一十五里一
云在魯南山之空竇中楚辭踰空桑兮從女考
玄冥于空桑郊祀志空桑琴瑟結促成于竇三
日記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伊尹生
於空桑正此地列子謂伊尹母視曰水出而東



走身化為空桑尚書大傳謂伊尹母行汲化為
空桑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皆不經也見
名義考按山海經曰由首之山小威之山空桑
之山並冬夏有雪則空桑之為山名其一徵矣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
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見淮南子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見山海經
○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填
洪水見開筮○息謂子也填物不耗減掘之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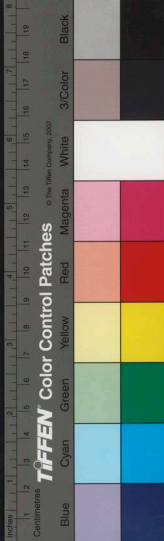
多故禹用填 洪水以為谷凡土有輕重肥瘦
色澤氣息不同自江而南掘土不過五尺見泉
厥無息掘土還填裨補多欠故南中井淺自淮
而北土實掘井動經二三丈或再填穴則多於
始取重輕不定以此校秤之也見相感志○元
和初裴宙鎮荊掘土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
做荊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
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為魚
之憂會歐獻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



弗及令陶範為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
闕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
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
起獻乃洛中道士博學多聞見冥洪錄江陵志
○息壤記云禹堙洪水茲有海眼泛濫無恒禹
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脉見
玉堂閑話○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
隆然負埤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
為堂也夷之而又高九持鍾者盡死永州居楚

越間其人鬼且襍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
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
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
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
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
則彼持鍾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見柳
集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武夷山者列仙傳錢鏗鍊丹之所也錢鏗進雉



美於堯堯封於彭城故謂之彭祖年七百七十
七歲而卒鏗有子二人其一曰武其二曰夷因
以名山見山志白玉鑿記○武夷巖石悉紅紫
望若朝霞顧野王謂之地仙之宅見建安記
崑崙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閼風臺一
曰華蓋一曰天柱僊人所居也見葛仙公傳
阿耨達山一名崑崙山見括地志崑崙為無熱
丘見水經注又崑崙號崑崙山見十洲記
崑崙山一名崑崙君山一名媧宮武當山一名

纂嶺普陀山一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

山一名胎簪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岱

見隨巢子遁甲開山圖曰沙土之場雲陽之墟可以

長生可以隱居指甘泉谷口也郭璞注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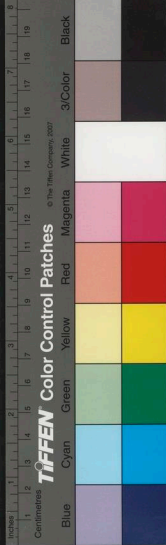
云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數名歷代

久遠古今變易未得詳也信哉見丹鉛總錄

太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甫主死王者

封太山禪梁父見開山圖

霍山南嶽有雲師雨虎注雲師如蚕長六寸似



解音斷淮南子
獸胎不離焉
卯不離胎音
獨

兔雨虎如蝮長七八寸似埕雲雨之時出在石
上肉甘可以熟而食之見開山圖
北嶽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
華陽臺四曰紫微宮五曰太乙宮或云大茂山
見括地志
李夫人死武帝常思夢欲一見之李少君言能
致其神啟帝曰黑海北對都之野出潛英之石
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刺
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乃求得之命工刻作夫

人形置之幙裏宛若生時帝大悅欲近之少君
曰此石毒可望不可迫也見拾遺記

淮南子人食礬石而死蠶食而不饑博物志云
鶴水鳥也伏卯時數入水卯冷則不取礬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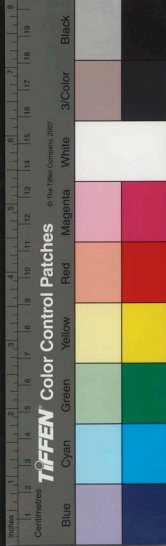
用繞卯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鶴巢中礬石為
真物述征記云洛水底有礬石故上無水

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見黃
帝書天下之多者水馬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
萬物無不潤見玄中記



論史者多譏其鄙誕今按渥水燕談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真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遷語而贗設之耶抑果舜世之遺也見楮記室崇寧年西都修大內惠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骨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見楮記室西海島間水如脂而黑他物盛之皆滴漏惟牛角可貯南海以媒野象塗少許于樹葉間象梯

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寓錫於前將山山中乏水時有龐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措之無難俄而一泓沸出後有西僧繼至云本西域八池已失其一似竭彼盈此也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蝕八蠲痾故名八功德自梁以來皆取給御府曰飲之可以愈疾見方輿勝覽一井二冷三要四輕五清淨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腹見順正論史記舜紀瞽瞍使舜濬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



着身必遲迴不去崑崙奴亦塗身便乘之而歸
若家畜焉見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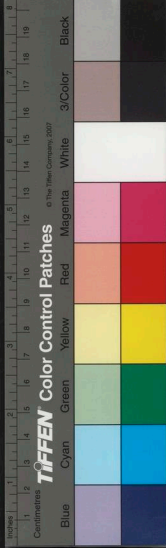
貞觀中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在大
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
其上氣色蒼鬱聞叫號鎚鍛之聲甚可畏懼見
唐會要

天寶十載正月以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
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分命卿監詣
嶽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無用祭見

通典

李仲游承議知同安縣日有人泛海舟交易外
國經歲始還云為大風飄至一島嶼時月正明
見十數人自海連臂而出登嶼咲語語不可解
體貌與人無異但裸形耳舟人鳴鑼鼓以駭之
復連臂大笑入海而去近嶼人云此名海人室
在嶼下見續墨客揮犀

九疑之山山有九峯峯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
以注六合周而復始汭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



書釋文不詳因出之

鬪鬪九州記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糞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菽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盛凌水又水衡記云黃河十二月各有水名正月名凌解水二三月名桃花水四月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蔓水六月名糞山水七月八月名菽苗水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名盛凌水

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冰安水九曰晉水見集仙傳

張須九江圖云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于江口一云白鳥江二云白鱗江三云鳥土江四云嘉靡江五云剛江六云三里江七云茵洲江八云沙堤江九云廩江見通典一百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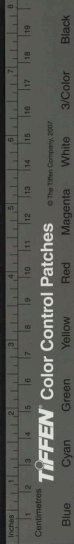
朝則南壯俱盛矣舜分天下為十二州壯居其
九南居其三周分天下為九州壯居其七南居
其二漢分天下為十三部壯居其九南居其四
元始中總天下千二百餘萬戶南二百萬戶僅
天下四之一衣冠風俗之美穀粟財用之多舉
在壯焉當時論者往往指燕雲河湟為重江湖
川廣為輕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唐
分天下為十道南北各居其五宋分天下為二
十三路南居十壯居十三熙豐盛時總天下千

六百五十萬戶壯五百餘萬戶亦僅天下四之
一鄒魯多儒移於瀛閩青齊冠蓋乃在吳楚視
燕雲河湟豈直過之耶元則舉天下而腥羶之
固危運也今南北郡縣相埒人才不殊財賦雖
仰給於東南可謂並盛矣

埒音勞見名義考

三月冰歲不成四月冰天下荒五月冰其國亡
六月冰天下兵見京房

穆宗長慶元年海州海水冰南北二百里東望
無際見五行志



光武從邯鄲避王郎兵至澤池河導吏還言河
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左右皆惶畏為王郎所及
上命王霸前往視之實然霸念還言驚衆雖不
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為計即白曰冰堅可渡士
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叱至河流澌冰合
可履馬欲僵各以橐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
數車而冰陷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
天瑞也見東觀記後唐莊宗南伐周德威軍不
利或號曰晉王渡河而北矣日晚明宗與恭帝

相失軍無所止河水初解比無舟楫帝泣曰吾
兒安在吾主安歸身世盡於斯矣是夜大寒雪
深盈尺冰有復合虜帝踐之以度不旋踵而冰
解帝宿先鋒砦翌日聞莊宗土山之捷軍聲復
振見冊府周太祖乾祐中北征至澶州驛河水
已解浮橋難立衆憂之其夜西北風裂凝凍比
旦津吏報冰堅可渡步騎踐冰而行衆謂之凌
橋日夕津吏報曰冰橋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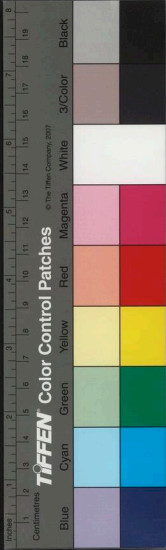
火之精宋無忌見白澤圖安平太守王基家有



則氣悶必倒我用此說故出而不損亦不覺身
蹈烈火也見遜齋閑覽

楚國先賢傳曰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
南起英謂學者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嗽
之乃記其時日後有蜀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
從東起須臾大雨火滅葛洪神仙傳曰欒巴蜀
人徵尚書郎大朝得酒不飲西方嚙之詔問巴
巴曰臣本縣成都大火臣以酒為雨而救之帝
驛問咸云雨從北來有酒氣邵氏家傳曰邵信

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管輅曰
宋無忌之妖非妖咎之徵也見魏志唐牛僧孺
為武昌節度使立宋無忌廟祀之以禳火災唐
韋建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導從數十
詣韋曰公將鎮鄂渚僕所居頽毀非公不能葺
治及至訪無忌廟其像即夢中遂新之見志
有孫供奉者火發于堂衆皆奔逝有乳姥直穿
烟焰中出身不焦灼嬰兒尚眠不覺人問之答
曰吾夫云避火當瞑目認路勁直趨出爰叩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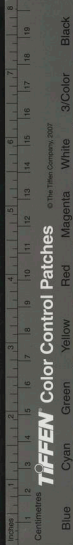


臣為少府南陽遭火藝數萬人信臣時在丞相
匡衡坐心動會酒東向漱之遭火處見雲西北
來冥晦大雨以滅火雨酒香後漢書郭憲從駕
嚶酒厭齊國大神仙傳成武丁於周昕坐嚶酒
救臨武火晉書佛圖澄於石虎臺救幽州火夫
英與巴皆救火而又皆成都何事同乃爾

趙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見史記太山西北有
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瑯瑯臺入海見太
山郡記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

至濟洲千餘里以備楚見齊記閔王築防以為
長城見竹書齊之長城巨防足以為塞見韓非
子秦昭王滅義渠築長城以備胡見漢血奴傳
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見
竹書唐劉勰武指云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
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
備胡燕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
速矣見通典二百

建業大社西空地東吳時右司馬丁奉宅孫皓



殺之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為僕射周顛宅顛為
王敦所害後為冠軍蘓峻宅峻反被誅後為袁
悅宅為會稽王道子所親昵緣道子見殺又為
章武王司馬秀宅亦以凶終宋孝武時為雍州
刺史滅燾宅燾又被殺故世稱凶地宋吏部尚
書王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造未及
居為元兇劾所殺見宋書南史

理宗時丞相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里有豪商
李姓者亦從而效之即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

崔往觀之歸召匠問曰汝與某建宅固佳但少
兩枝梁耳匠曰此一依相府規模者崔曰一枝
是沒思量一枝是沒酌量當時以資談笑見藏堅
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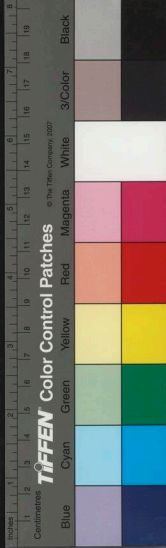
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
後高前下多有牛馬凡宅地欲平坦名曰梁地
後高前下名曰晉地居之並吉南高北下名曰
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
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



貧見宅經

陶穀使於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
川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云十二
字包四字云獨眠孤館見于文虎序按遮遺云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
舍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
我寧不悔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
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洎還不敢宿皇華寓宿
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諧否十二字能

辯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酒終不舉巵乃作
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知君
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青衣曰小娘子
嘗養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今其驗乎婦人嘆曰
是矣乃作啞鸚鵡詩曰彫籠馴養許多時終歲
曾無一句詞深恨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
衣擲紙于地燈火俱滅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
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
兒瓜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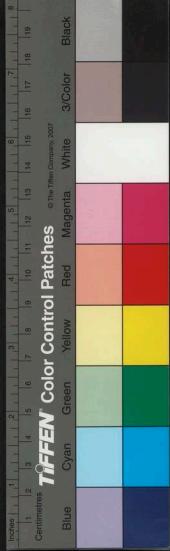


館四字十二字或以為鬼或以為陶穀四字或
以為宋齊丘或以為丁晉公疑陶公本於婦人
而晉公本於齊丘耳
大秦國以瑠璃為牆見南州異物志西社裔外
大夏山有宮以黃金為牆南方裔外罔明山有
宮以赤石為牆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
為牆東南裔外閻清山有宮以青石為牆西方
裔外西明山有宮以白石為牆見神異經
老子為關令尹喜著道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

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為青羊觀也見蜀本
紀成都青羊與地橋黃石可為的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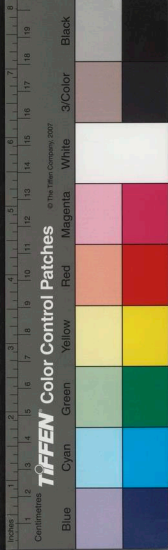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白
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
于履平地暢佞韋臯也暢獻臯臯大喜贈羅八
百疋見尚書故實

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
今有綠珠江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
為落妃池見楊妃外傳



獨上江亭望帝京烏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
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昔崖州今瓊州是也
見南部新書瘴江西去火為山炎徼南窮鬼作
閼見張均流浦州詩容州鬼門閼其土少缺以
營石為燒器以烹魚鮓北人謂之五侯焦石一
經火久之不冷今之滑石也見方輿勝覽
廢帝時馬胤孫為相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
三不開謂其不开口以論議不开印以行事不
開門以延士大夫也見五代史胤孫入相親舊

鬼門閼在壯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其間
濶三十步俗號為鬼門閼漢伏波將軍馬援討
林邑蠻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趨交趾
皆由此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
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唐宰相李德裕敗崖州
日經此閼因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
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閼見寰宇記唐詩記事
楊炎作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壯亭子謂之
望闕亭太尉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有詩曰



未嘗延接時號三不開相公入朝印不開見容
口不開歸宅門不開見紀異錄○宋神宗時丞
相陳升之治第於潤州極為宏壯綿亘數百步
宅成升之已疾甚唯有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
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見筆談
玉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殊漠珠起於赤野此寶
相去各七千里上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蔥石
下有銅金葛廬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為劍鎧
雍狐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為戟見管子

鯨鯢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見裴氏廣
州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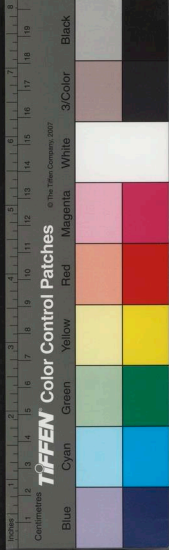
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尤為入
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
次為走珠走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礫
珠礫珠之次為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為稅珠
稅珠之次為苔符珠

礫音來很反
來可及苔音松

珂音
見沈懷

遠南越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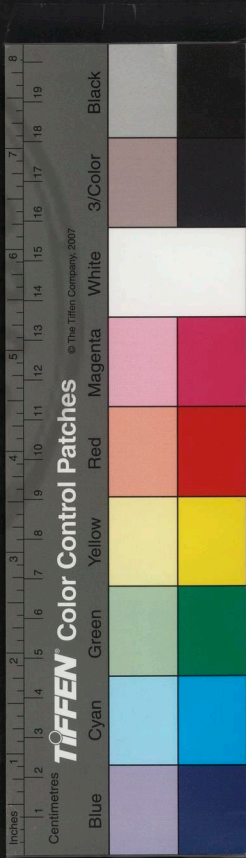
稷翼之山及鹿臺山上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嬰



垣之玉泰冒之山洛水出焉其中多藻玉蜜山
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源沸湯黃帝是
食玉膏之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堅栗精密澤
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
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見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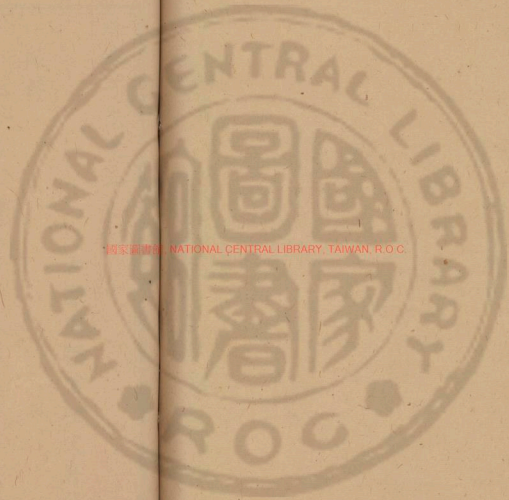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涔子

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3973 v.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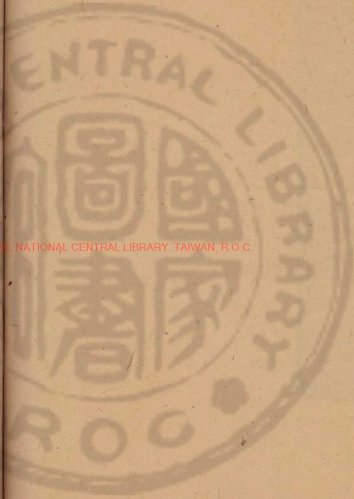
管涔子卷之三

神部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
所以七十化也見淮南子黃帝古天神女媧之
媧化為神處粟廣之野橫道而處見山海經女
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
腹化為此神粟廣野名見山海經注
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皆瞽歷求方



術不愈一旦有書生為開井一眼及得新水洗
眼遂平復如初因留此法令轉授世人以救疾
苦用增陰騭其要曰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
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戊亥十二月辰巳
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
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
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
日時即為福地浚井汲泉必有良効矣士平再
拜受言訖升天而去書生太白星官也見感遇

傳

微宗寶籙宮醮筵常親臨之一日啓醮其主醮
道流拜董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
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
也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
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為此宿者迺本朝之臣蘓
軾也上大驚見庚溪詩話

雷神國史補以為其狀如彘山海經以為龍首
人身搜神記以為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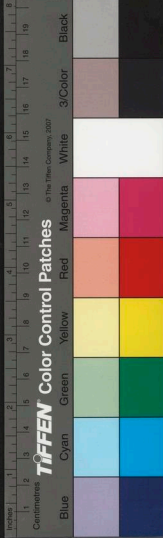
管滸子
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投荒雜錄以為豕首麟
身韓詩外傳載勇士菑丘訴過神淵飲馬馬沉
訴去朝服杖劍而入三日三夜屠二蛟而出雷
神隨擊之十日十夜僅眇其左目

晉帝時祭社郊更寫祝版工人削之筆入本三
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記空
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文人自
言真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體見羊欣筆陣圖
虞世南筆髓云王羲之山陰寫黃庭經感天台

神降

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解云五龍
爰皇後君也兄弟四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
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
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
得仙治在五方今五行之神也

俗間有土公之神土不可動亥有五歲女孫卒
得病詣市卜云犯土云即依方治之病即愈然
後知天下有土神矣見裴玄新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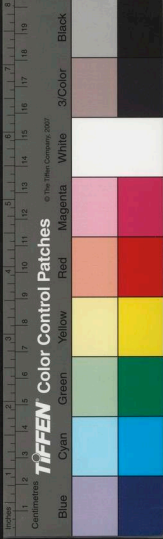
天門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
見後志

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嶽廟過三夫人院忽
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中送與結歡臨訣
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嶽神當上計
於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
故得盡歡爾自爾七年每與之會問以官云合
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見廣異記
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

華山君神姓浩名欒狩恒山君神姓登名僧嵩
山君神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見龍魚河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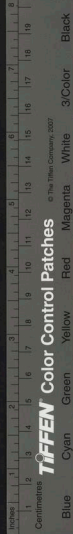
東嶽姓玄丘名目陸南嶽姓爛名洋光西嶽姓
浩嶽名元倉址嶽姓伏名通萌中嶽姓角名普
生見七籤

太山將軍姓唐名臣霍山姓朱名丹華陰姓鄒
名尚恒山姓莫名惠嵩高山姓石名玄恒存之
却百邪見龍魚河圖



王承肇雅州人蜀王宗侃之子母崔氏夢周公
山神降祥遂生後一僧見之曰山氣減半乃孕
靈此子耶後節制洋州為洛行軍司馬
東海君姓馮名脩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
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太名立
夫人姓靈名素簡壯海君姓是名禹張里夫人
姓結名連翹見龍魚河圖東海神名阿明南海
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疆見養生雜書
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都洛大雪十餘日

甲子朝有五車兩騎止於王門師尚父曰南海
祝融北海玄冥東海勾芒西海蓐收河伯馮脩
諸神來謁因使謁者以名召之五神皆驚相視
而嘆祝融拜武王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
神曰王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執風伯雨師各
使奉其職武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焉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
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
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因鴻蒙氏商章



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
 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
 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
 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倏忽間視不可
 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
 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魁水靈山妖石怪奔
 號蕪繞以千數庚辰持戟遂去頸鎖大索鼻穿
 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
 海也庚辰之後皆苗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

見古岳瀆經水獸好為雲雨禹鎖之于軍山之
 下其名巫支祈見山海經

後魏虎賁洛子淵者洛陽人戍在彭城其同營
 人樊元寶假歸附書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
 近洛河元寶至忽見一老翁云是吾兒書引入
 屋宇顯敞坐命婢取酒湏臾見婢抱一死小兒
 而過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無設珍羞海
 陸具備飲訖送元寶出但見高岸對水淥波東
 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



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方知是洛水之神也見伽藍記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北過伊闕越轅轅經通谷凌景山容與陽林流盼洛川觀一麗人于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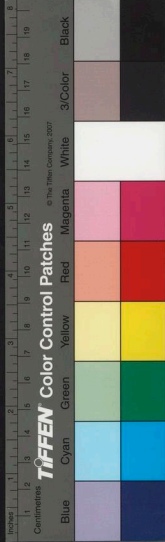
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洛河之神名宓妃

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洛水為洛神王荆公當國有人授泗州盱眙令自陳乞改名

雍觀怪問其故曰夢中神告如此後之官自城

還邑沒於淮水事聞荆公日向疑此人無故改名及閱山海經乃知為水官之名因慮其有水厄今果然見睽車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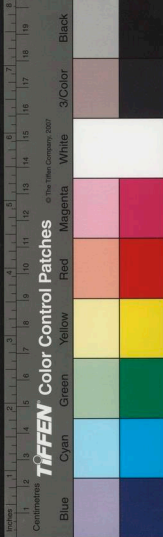
張開為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暝晦不辨面目唯聞空中有殿喝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胃者十數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祭謝及建節廟貌自此政譽尤善也見開元遺事



山西澤州有一石神妖物也淫具悉備婦人凡
求子不別貴賤輒往就之即妊焉嘉靖初陳御
史郊謫判於此令民碎之見野記 李朝
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
去見白澤圖一云井鬼名瓊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曾祖祖至行感靈
夜有神人告亭欲崩苗出亭崩得免見王隱晉
書
什僧伽閑而宴息見神人曰天方亢陽百姓苗

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為之柰何神曰若今
夕但小指出窓隙外其如人何伽依之其夜霆
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脉焉見高僧傳南
山宣律師乖龍入中指節同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
閱之乃往初一室為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
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
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
益喜又一菹庫諸茹畢備復問何神曰蔡伯喈



刺史大笑曰君誤矣見國史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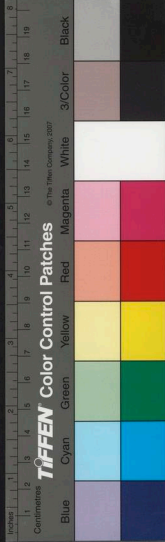
黃帝作竈死為竈神見淮南子竈神晦日歸天
白人罪見萬畢術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
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
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
小者奪萋萋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
已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
福其屬神有天帝大夫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
尉天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王

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壞子也見酉陽雜俎又
竈神姓劉名單衣黃壬子日死不可用此日泥
竈神號曰東厨司命九靈帝君

王昇魯行至一宅籬間見物兩手據廁深目虎
鼻猪身面色紫而端編爛直視昇昇懼而走見
表兄陸望言之望曰吾聞見廁神無不立死汝
其勉之昇遂卒見紀聞按宣城太守刁緬初為
玉門軍使有廁神形見狀如大猪適體皆有眼
出入溷中遊行院內緬時不在官吏兵卒見者

千餘人如是數日緬歸祭以祈廁神乃減旬日
遷伊州刺史歷官至翰林左將軍則立死之說
又復不驗矣○貞元中吳都進士李赤與趙敏
之同遊閩宿于衢之館亭宵分忽有一婦人入
庭中赤即起下階揖讓良久上廳取紙筆作書
與親云某為郭氏所選為壻婦人拍其中縊之
敏之出走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亦
如夢中所為明又偕行白晝又失赤敏之遽往
見赤坐于廁大怒曰方當禮謝為爾所驚洩日

至閩屬僚有與赤舊游者設讌次又失赤敏之
疾索于廁見赤僵仆于地氣絕死矣見獨異志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
黃女子云某廁神也君聞螻蟻言否民曰不聞
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
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
明旦見柱礎下羣蟻紛紜聽之果聞相語母移
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
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見葆光錄



王度常夢一人朱冠紫衣曰我鏡神名紫珍見
異聞集○鏡名容成侯又名壽光侯見物名要
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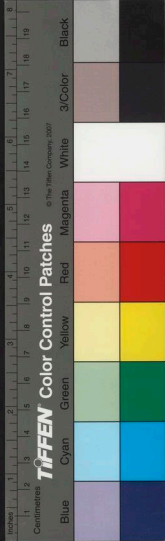
明皇晝寢見墨上有一小道士問之曰吾墨精
也見明皇雜錄

唐楊穆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
誦詩白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
寒帷吊孤影楊問爾甚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
宋十四代祖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

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妾為西明夫人因
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巽生娥郎不復強暴矣
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見異聞集

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見則以桃戟刺之以
其名呼之可得見啟蒙記

刀之神名曰脫光見太公兵法
弓之神名曰曲張見龍魚河圖
弩之神名曰遠望見太公兵法
箭之神名曰續長見太公兵法



潤州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節
使賓僚一城士庶無不賞玩者時或見三女子
紅裳艷麗共游樹下俗傳花神也周寶鎮浙西
一日謂殿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君
能開非時花今重九將近可能開副此日乎七
七乃前二日鶴林宿馬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
妻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今與道者共開之來
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蓋及九日爛熳如春
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咸驚之游賞復如春間

見續仙傳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
之曰吾柳神九烈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
無疑得第後以棗糕祀我固許之未久及第見

三峯集

南康雩都縣西浚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船
人遇一人通身黃衣檐兩籠黃紙求寄載過至
崖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
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視盤上唾是黃金見



述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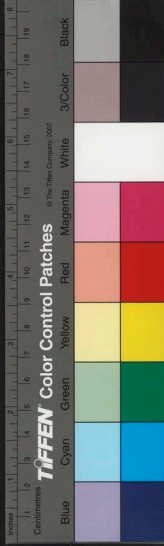
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鬼不成村見僉載

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芸年十七容貌絕世時文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即女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色矣帝改靈芸之名曰夜來來妙於鍼

工雖處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見拾遺記
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庭膽神龍曜字威明見黃庭經

一面之神字泥丸腦神精根字泥丸見黃庭經
腦神名覺元子字道都見神回元經

眼神明上字英玄見黃庭經目神名虛監生字
道童見神回元



口神丹朱思神煉液

鼻神玉龍字靈堅齒神嶧鋒字羅千

耳神空閑字幽田見黃庭經嬌女窈窕翳霄時

真誥曰嬌女耳神名

舌神通命字正倫見內經舌神名始梁峙字道

岐髮神蒼華字太元

髮神名玄文華字道衡

北齊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

一人出于其身中謂廣曰君用心過若非精神

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數日便遇疾積年而

終見廣古今五行記李廣博覽羣書脩史夜夢

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

卒見獨異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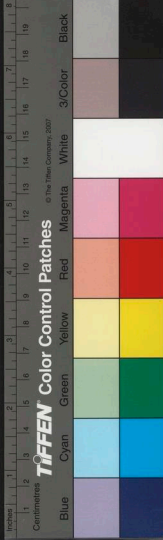
人有三魂一曰爽靈二曰胎光三曰幽精常呼

念其名則魂安人身也見太微靈書胎光延生

爽靈益祿幽精絕死見七籤

第一魄名尸狗二名伏矢三名雀陰四名吞賊

五名非毒六名除穢七名臭肺此七魄之名身



中之濁鬼也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段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

因

因

八名亥靈胎九名全食不辨見酉陽

太上三尸中經曰人之生也皆寄形於父母胞胎飽味於五穀精氣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為人大害

上尸

三虫

下尸

三虫

中尸

三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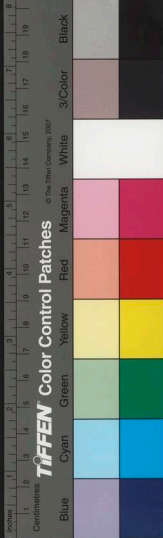
常

以庚申之日

上告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令人速死死後魂昇於天魄入於地唯三尸遊走名之曰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精即為禍患萬病競作伐人性命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伐人上分令人眼暗髮落口臭面皺齒落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氣多忘令人好作惡事噉食物命或作夢寐倒亂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搔擾五情勇動淫邪不能自禁此尸形狀似小兒或似

管子
馬形皆有毛長二寸在人身中人既死矣遂出
作鬼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無異凡至庚申
日兼夜不卧守之若曉體疲少伏牀數覺莫令
睡熟此尸即不得上告天帝經曰三守庚申三
尸震恐七守庚申三尸長絕每夜臨卧之時叩
齒三七以左手撫心上呼三尸名使不敢為害
耳又凡甲寅庚申之日是三尸鬼競亂精神之
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室寢食可慎之甲寅日可
割指甲甲午日可割脚甲此是三尸遊處故割

除以制尸魄也又太上真人除三尸七魄要訣
以春乙卯日夏丙午日秋庚申日冬壬子日其
日卧時先搗朱砂雄黃雌黃三分等細羅之綿
裹如棗大以塞鼻中此謂消三尸鍊七魄之道
明日日中時以東流水浴畢更整飾床席三尸
服新衣洗除鼻中綿裹及掃洒寢席床下通令
所止一室潔淨便安枕卧閉氣握固良久微呪
曰天道有常改故易新上帝吉日沐浴為真三
氣消尸朱黃合魂寶鍊七魄元與我親四時唯



各取一日為吉按金鑿記云劉無名常於庚申
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大山直符
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
之功乎合而觀之則雄黃果消尸之至寶矣
上尸一名青姑一本作青石中尸一名白姑一
本作白石下尸一名血尸一本作血姑見玉樞
經

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
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並執

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

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母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
次日因掃地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因此稍活
後登相位例賜銀百錠既受而缺其一將次日
詰守歲吏夜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某月某日相
公先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獲年月蓋拾銀之
時也見夷堅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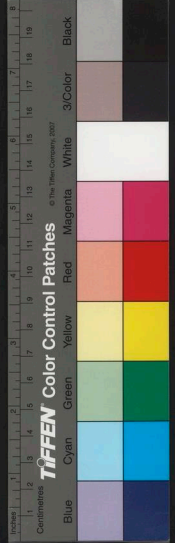
始皇遣方士徐福東入海求神僊福還言上曰
臣往見海中大神謂臣言汝西皇之使耶臣答



曰然曰汝來何求臣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
 汝西皇禮薄得觀而不得取也即引臣東南至
 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大神金色而龍形光照
 天於是臣再拜請當何齋以獻海神曰令名男
 子若依真 依音女與百工之事來得之矣於是始
 皇遣福等齋童男女百工百貨入海求而福
 以所齋留海島中止王不來他還者皆以風為
 解終莫能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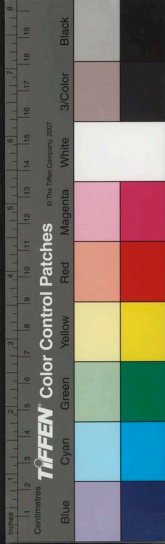
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妨中

穢汚此像護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
 極被責䟽覺問侍臣由余便答云臣聞周穆王
 時有化人來此上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
 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址見在又於倉頡臺
 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為之耶
 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
 所製棄之馬妨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
 之對曰此真佛神王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虔像
 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諸善



神等擊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清淨不進酒肉，愛重佛命，如獲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溪提國二神人出金壺，中有墨汁，狀若淳漆，以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剗心瀝血，以代墨焉。五老即五天之釋也。景室大室小室也。見拾遺記。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抵官庫，因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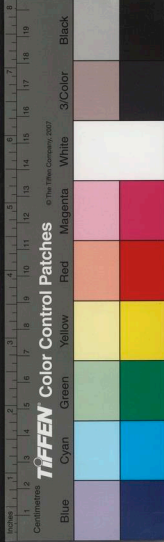
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見一金甲神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頭，煅煉之次，乃前拜之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他日富貴，若能哀憫，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錢付某五百貫。月日署名，書生携去，公與徒大笑為妄也。書生至庫見神人，令繫於案上，取錢止五百，後敬德佐神堯立功，勅賜錢一庫，開



庫欠五百貫欲罪主者乃於梁上得前帖遂求書生具見所陳厚遣之見逸史

明禮侍郎倪岳覆議言按釋迦牟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本性為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為千百萬億化身其成果為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並列之既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真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並列而為三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

况莊子書明言老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矣天上帝之上歷代做沿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為不經者三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星在紫微垣為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之所宗於天文為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祈報而祖宗以來南郊太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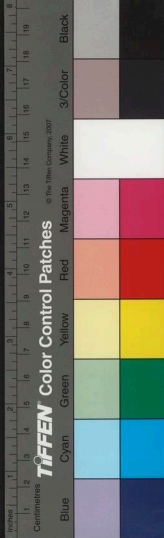


管滄子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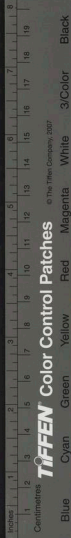
官况雷於中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
 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辰其不經者
 三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圖誌神姓張諱亞子其
 先越舊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
 沒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
 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
 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
 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
 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

大法師真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
 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
 斗米為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
 受有號師君目其眾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
 黃中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
 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峯白日上升年百二
 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
 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勅建圓
 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



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螭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螭乃凡蛇耳宋天慶觀有蛇見恠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顙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顥捕而醢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神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

其謬止仍本稱嶽瀆至靈歷代崇祀然東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玄武神也玄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玄祖諱改稱真武而圖誌乃云真武為樂清王太子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脩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艮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嚴祀純皇帝常範金為像遣內官陳善賚詣武當安奉不過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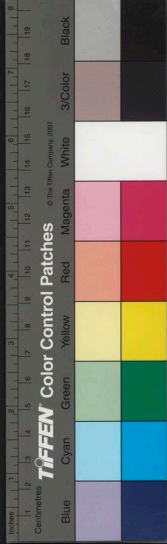
常恩等熒惑 聖聽改建顯佑宮居之使其地
為姦盜之區矯偽之窟玄武有神胡寧容此此
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真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
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
靈素游而降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
也又從薩真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
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金封建大
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宮年四換袍服三年
焚化十年大焚化為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

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
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
如此近禱雨暘杳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
闕王闕上帝者五代徐溫子江王知證饒玉知
諤者也嘗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
之福州宋賜名洪恩靈濟宮永樂中 文皇帝
不豫禱於官而愈加封真人已封真君成化中
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之世系年代可考
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



秋節祀亦為已恭又舉其兄弟並稱上帝蓋甚
僭矣况所謂神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
專權弒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
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
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誕辰及
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况
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黷諸
俱合罷免此不經者十
天台智者智顛傳開皇十二年至當陽上金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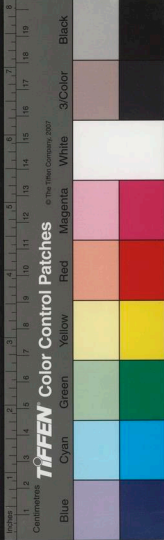
池月夜見二人威儀如王者一人長而美髯豐
厚少者秀發前致辭曰予即關羽漢末紛亂時
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
師何枉神足師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神曰願
哀憫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
深厚弟子當與子平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
安禪七日以湏其成師既出定湫潭千丈化為
平陸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即受師五戒乃致
書晉王廣上玉泉伽藍圖王簽即事出神心理



生望表，即當具奏佳號，奏賜名玉泉寺。今寺有塑羽像，以為伽藍神，蓋本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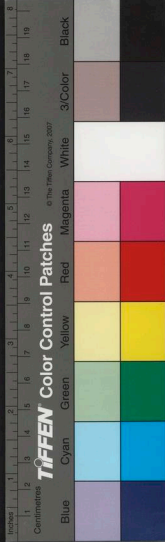
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即張亞子神也。其所著化書，余為紀其大畧。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張羅網，世掌其職，因以張為姓。顯於吳，神初為山陰張氏子，有孝行，傳法籙醫藥救人，為周醫氏。事周公以壽終，將造西方，尋上聖之道，至洞庭而栖止，為君山主。久之，復投胎於諫臣張無忌妻黃氏，為遺腹子。詩所謂孝友張仲事。

宣王為卿士，幽王初以直諫賜酖死，魂游於雪山，為雪山神。治蜀有功，凡武都男化婦，秦誑蜀以金牛，五丁拔蛇而壓死，事皆與聞之。蛇即所化也。尋為漢帝子，曰楚王如意，為呂后所殺，魂散蕩無所歸。孝宣世至邛池，其令曰呂牟，呂后之後身也。邑人多呂氏，母戚夫人亦生於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割臂出血，瀝野田石臼中，覆而祝曰：我無子，倘得一動物生焉，亦遺體也。自是感而托生，化為蛇，金色，逾年，頂生角，腹生足。



能自變化成雲雨見羊豕犬馬輒食之呂令有
馬潔而駿亦呂產之後身也拘而啖之令知其
故繫張翁夫婦於獄欲殺之乃吸雲霧化風雷
白日晝暝揚海水為雨灌注城邑周四十里皆
陷載父母而出今所謂陷河也以所殺多謹為
卹池龍受熱沙小蟲之苦遇釋伽文佛飯誠脫
罪復生於趙國張禹名勲為清河令有循吏聲
告歸卒復生於世為張孝仲時順帝之永和間
也西漢末復生於越雋之間張氏時夢治水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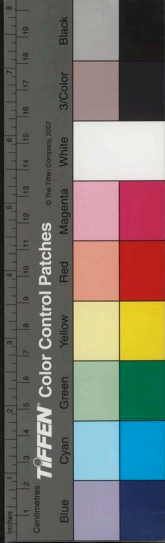
尋為吏所請跨白驢而去到一山下有古湫入
石穴悟七十三化遂改形入咸陽見姚萇按王
氏見聞所載陷河神張惡子事畧類唯云雋州
雋縣而不言卹池耳又云姚萇遊蜀至梓潼嶺
神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在其君乎請其氏
曰張惡子也後據秦即其地立張相公廟僖宗
幸蜀神出迎帝解佩劍賜之還日施遺珍寶無
數王中令釋有詩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
入九重城窮神秘苑亦載此事而畧止稱云是



玃古穴切如環有
敬史項羽紀增
以手循玃示羽

則釋氏所謂神道為業障殆非虛矣水經又載
武強縣人行途見一小蛇疑其靈養之名曰檐
生長而噬人里中患之捕繫獄檐生負而奔一
邑長吏皆為魚見四部稿
項羽廟在內黃烏江道中歲時土人過客祀焉
有士人遊其廟瞻像吁嗟惜其不得秦鹿竟流
落烏江之滸命殞青鋒因書壁以詩曰楚水淋
淋漢水波楚山河屬漢山河范增有意空彈訣
項伯無謀為倒戈子弟八千坡下散佳人一曲

一老嫗以令殺姪故陷為湖在益州邛都縣其
陷死土人謂之邛河又曰邛池嫗故宅基獨不
沒漁人採捕恒止宿又言此水清其底猶見城
郭樓檻宛然又吐夢瑣言梓潼張嬰子神乃五
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雋州張生所養蛇其神甚
靈偽蜀王建太子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
齒常露蛇眼黑色兇惡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
逆誅誅之夕梓潼廟神亟為神嬰子所責言我
在川今始方還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審爾



則凡英雄豪傑雖物故于千百載之上其英氣
靈爽尤轟烈于天地間也夫

溧水有伍牙山一名護牙輿地廣地云子胥伐
楚還吳經此山故名伍牙建康志云俗傳伍子
胥美齒牙避楚至此恐為人所識以石擊毀其
牙山神為震護之不毀因名護牙

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問伯為誰伯欺之
曰我亦鬼也遂為侶向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
何畏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着頭上

帳中歌今來設問前朝事莫也將軍記得麼詩
方就大風西來揚砂飄瓦江湧洑濤凜有音唾
叱咤之餘威士人曰項將軍英爽其未泯歎何
聞詩而遽怒也復吟一絕以慰之曰巍巍廟貌
峙江濱大將端為血食神尊德不頽懷舊恨漢
家今已屬他人由是風恬波息天晶日燄如故
後有士人復嘲之云君不君兮臣不臣緣何立
廟在江濱三分天下猶嫌少一陌紙錢值幾文
云罷狂風大作撤轉廟門向後不受其祀觀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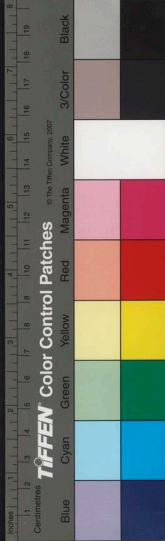


詣宛市鬼化為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
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
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見搜神記

或問鬼所惡答云最惡金姑聲聞人謂破竹聲
為金姑聲見海錄鬼神門

或問有鬼神否曰盡道無固不得盡道有亦不
得凡人死魂與魄俱散者遂不復為鬼此盡天
下而皆然而其中亦有未遂散者能為鬼則偶
一有之伯有之為厲伯有之精未散也關公之

顯聖關公之精未散也而謂天下死者皆能為
厲皆能顯聖則又不可如靖難兵起不知殺了
幾多忠臣而獨景清精英迭見時入殿庭為厲
籍其鄉轉相攀染未聞當時見殺者皆能若御
史者也又如清風何用掃明月不須燈則掃與
燈亦能為鬼而未聞天下之掃與燈皆能為鬼
者也故天下之鬼神亦間一有之然有之亦不
可久不逾時而又散矣如謂久而不散豈伯有
景清至今尚能為厲乎若如世俗盡道有鬼鬼



管涔子
水
而無復散之時，則自開闢以來，物故者何限，雖
天地亦不能容矣。即使能容鬼之數多，而人之
數少，豈成世界邪。
寰宇記：上洛山多木客，鬼類也。形似人，語亦似
人。

管涔子卷之四

人部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同姓名者除王鳳洲所記魯參毛遂魯秋胡劉
秀王匡李益韓栩外，又除天中記載張良彭越
李廣任安朱買臣王莽王商張玄張綱張溫劉
弘張華成公綏外，如執中者子莫而舒城人捕
魚得鯉，乘之而升者亦子莫。楚莊王時為盜者
莊躄，而莊王之裔以其衆王滇者亦莊躄事夏



管涔子
水
而無復散之時，則自開闢以來，物故者何限，雖
天地亦不能容矣。即使能容鬼之數多，而人之
數少，豈成世界邪。
寰宇記：上洛山多木客，鬼類也。形似人，語亦似
人。

管涔子卷之四

人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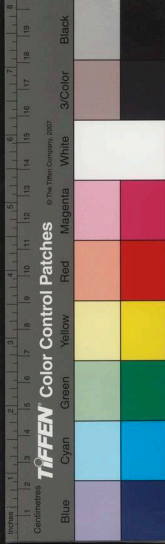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同姓名者除王鳳洲所記魯參毛遂魯秋胡劉
秀王匡李益韓栩外，又除天中記載張良彭越
李廣任安朱買臣王莽王商張玄張綱張溫劉
弘張華成公綏外，如執中者子莫而舒城人捕
魚得鯉，乘之而升者亦子莫。楚莊王時為盜者
莊躄，而莊王之裔以其衆王滇者亦莊躄事夏



禹為宗伯者鬻熊而著書二十二篇周封之為
楚祖者亦鬻熊秦二世時指鹿為馬者趙高而
水經注載光武建武二年繼守清河以鮮于冀
鬼狀上聞者亦趙高漢治行第一者吳公擒王
莽獻蕭王者亦吳公光武時渡柳河取祝阿者
廖立聞諸葛死而泣者亦廖立漢靈時有李膺
而梁武時對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者
亦李膺吳太子有孫登而隱蘓門而長嘯者亦
孫登晉惠時思萼萼菰菜鱸魚膾者張翰而三

水小牘載李仲呂禱雨於魯山堯祠以所乘烏
馬及騶人張翰為獻者亦張翰唐書劉昌寧陵
之圖無罪斬孤甥張俊而宋高宗時議罷兵害
岳飛者亦張俊南齊孝子有濟陽江泌兗州從
事有知名者亦江泌唐太宗時有王珪而宋神
宗時高垌奏曲事安石無異廝僕者亦王珪宋
高宗時上書乞留李綱罷汪黃而見殺者有大
學錄陳東而東軒筆錄載權蕪州日於人面起
草者亦陳東吳孫權愛劉基我朝誠意伯亦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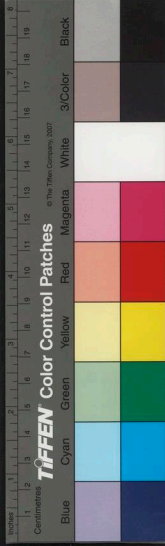


基泰陵朝為名臣者劉隸附劉瑾害忠良者亦
劉隸符堅時有王猛周景王時亦云晉人帥師
納王猛於王城漢高帝時有韓信同時馬邑之
圍降於匈奴者亦韓信若猛若信跡雖相類而
實不同者也我朝近日有兩陳于陸其姓名同
其時同而其極貴顯又同事尤奇附記于此
帝章詔云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注即三族也謂
父族母族及妻族見後紀三族父母兄弟妻子
也說者或謂父族母族妻族者非也漢誅英布

而不及吳芮則可知矣布芮壻見海錄

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慶正元以來言家法
者以倕為首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
卿邠太尉卿鄴外臺尚書鄺廷尉卿邠執金吾
鄴左僕射平章事鄴又邠及鄺五知貢舉得一
百四十八人邠昆仲自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
德里一宅宣宗聞之歎曰崔鄴家門孝友可為
士族師矣見賈氏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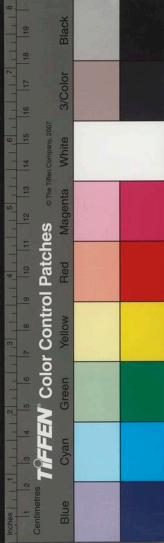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



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為盛後世為衰一君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夏為盛秋冬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為盛五十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

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消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見程子遺書此真見道之論

明劉基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唯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三代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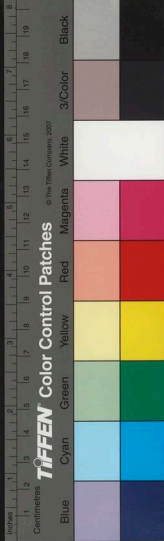


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伯世之
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
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
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最善形容古今得民之
異

綱目載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
守成臯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
乃降羽欲盡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說羽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

縣外黃
名黃

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
以東千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為楚西
漢志則云內和縣令之子年一十三歲見楚王
王問曰小兒何來其子奏曰大王怒者為何楚
王見一子先怒而後悅王曰早來彭越是一賊
人如此迎他入城把門堅閉不開吾令盡皆誅
斬小兒奏曰大王錯矣大王與漢王爭天下十
分去其七八王曰如何子曰大王失天下有五
自大王到鴻門會不聽范增之計不殺漢王者



一也大王斬韓生去賢失咸陽者二也左遷諸侯却聽張良者三也不用韓信四也滎陽棄范增五也今大王失天下人之望尚自不悟量彭越一小人何足道哉楚王聞言一時不語王曰此子非俗乃賢人也一舍人兒也一以為外黃一以為內和而綱目所載其言正而溫漢志所載其言直而蘊疑綱目為真

韓詩外傳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

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壯犬晨鴈齋行倉唐至曰壯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喜擊知吾好壯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于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彼晨風鬱彼壯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賢傳之重也如是



張去疾韓之篡臣也而其孫良卒報韓仇李廣漢之飛將也而其孫陵卒負漢室一盖前愆一壞門戶人固不可以家世論也

秦始皇知亡秦者胡因築長城以備胡而不知亡秦者即二世之胡亥王莽知劉秀當為天子因殺國師公劉秀而不知取新者乃光武亦名劉秀唐太宗知武氏有天下因殺武衛將軍李君羨而不知亂唐者即才人武氏周世宗知檢點當作天子因以趙匡胤代張永德為檢點而

不知亡周者即匡胤天之所以在人不能違人亦不能測也

按蜀王本紀載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為土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又蕭王滹沱河上幾不得脫而得水堅以渡昆陽城中糧草俱空而得芋頭以濟王尋膳羊十萬大風一過盡變為石給牛十萬西山之下盡走入水天之興敗人其不可以預料也有如此大奇大奇



沛公往霸上見餘民十無一完或有目無鼻者
 或有耳無額者故曰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也
 井田之法非獨為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
 設險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
 多阡陌使車不得方軌騎不得騁足豈非寓至
 險於大順之中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
 畝以便戰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
 金兵之騎於此可驗見楮記室
 問捐金行間之計可嘗用否曰此不可以一律

論也秦王用之於郭開而效漢高帝用之於西
 楚君臣又用之於陳豨諸將而無不效息王兄
 弟用之於尉遲敵德而不效寧庶人用之於朱
 寧滅賢輩賢寧輩亦各受其賂矣宜效而又不
 效用計者人成計者天
 魏徵嘗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秦王謂徵
 曰何為離間我兄弟徵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
 無今日之禍梅殷嘗受密命輔建文不肯假淮
 安道於文皇文皇即位謂殷曰駙馬勞苦殷曰



管仲達切

勞而無功此兩公者其事同其忠同其言同而
唐太宗於徵改容禮之以為諫議大夫文皇帝
於殷命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擠殷死宣橋下且
斬二人以滅其口即此一事太宗文皇亦自有
優劣

王魏之事唐太宗楊士奇之事文皇帝論其功
尚不及管子輔桓之功定其罪當不在裕陵奪
門諸人之下

燕王之南下也可惜盛庸鐵鉉平安諸公使盡

管仲達切

百機畧不如母使朕有殺叔父名一句何

日紀劉晏年八歲能文章明皇封泰山晏作頌
獻帝車下帝奇之與晏歸朝授太子正字明皇
問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有朋字未正
按彭氏註云開元之際朋黨為盛故借字諷上
竊意明皇玄宗號朋字類明字故以諷明皇欲
其正已以正百官非獨為朋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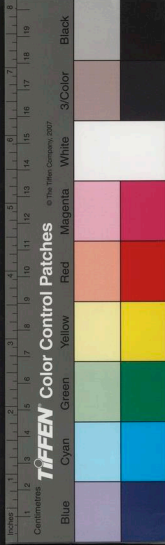
趙王之殺李牧誰不知郭開之譖夫差之殺伍
負誰不知宰嚭之讒李煜之殺林仁肇誰不知



太宗之間高宗之殺岳武穆誰不知秦檜之姦
要之皆天也良將不死邯鄲不克子胥不死吳
不滅留守不死江南不亡少保不死江址不失
忠臣之見殺於讒人乃天所以亡人之國而假
手焉耳

凡諫人主止可明白反覆論其是非不必指前
世事跡設有應有不應則反滋人主之疑而不
悟此孔子之春秋所以異於後世之言災異者
也孟氏而後諫迎佛者唐有韓愈國朝有王守

仁二公之功俱大而其論新建尤為有得韓之
言曰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
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者也漢
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充促惟梁武
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
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
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夫佛本夷
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



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宣政殿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王之言曰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

以參贊化育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冀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



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闡悟羣

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



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讀此二疏當自見矣古之大物有取諸兄弟者玄武是也有取諸父子者靈武是也有取諸叔姪者靖難是也或問三君亦有優劣乎曰玄武靈武之舉止於一家

其禍微靖難之舉延於四海其害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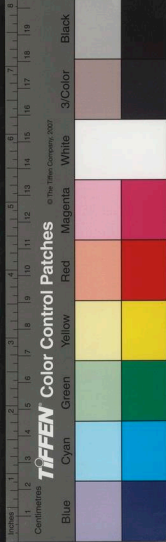
昔彌子瑕見寵於衛食君以餘桃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其寵衰則曰是嘗食我以餘桃者孫皓宴飲率以七升為限常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為罪愛憎之於人甚矣哉

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死事臣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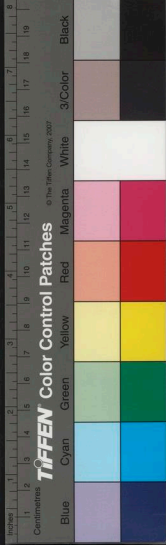
建文變亂成法耳數語真聖人度越之見
漢皇子弗陵生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
鉤弋亦然按遁甲開山圖榮氏解載女狄暮汲
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
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則十四月生者
不獨一堯也又按漢武內傳載景帝夢神女捧
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則
武昭父子又俱以十四月生矣異哉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

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
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
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
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顓帝紀并通
曆皆云顓帝為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
傳位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蟜極
又高辛紀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為黃帝曾
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
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又傳位於



子高辛次妃慶都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
欲傳之子柰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
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為君而
猶避朱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柰何商
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
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為君猶避商均於陽
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
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小甲小甲傳弟雍已祖
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

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
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
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
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
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冲帝傳質帝則同高
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
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
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
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為異姓之國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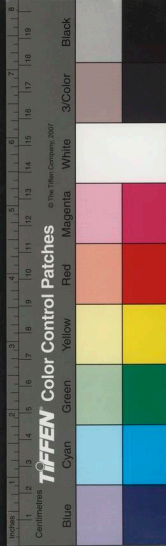


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類
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見宜齋野乘
唐宣宗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帝曰
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
位罷為宣武節度使宋太宗立壽王元侃為皇
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
天子也帝聞之不擇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
子欲置我何地夫父子一氣也天下相傳盛事
也而兩君以太子為嫌果如所見宣宗太宗之

天下孰從而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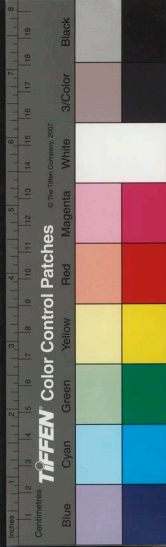
天子讀書則宦官不能近宦官讀書則天子不
能制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慎勿使之讀書親
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
矣我朝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止供掃
除官不過五品至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
侍監卒基干預朝政之禍

晏子載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
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



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又景公畋於罟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曰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奠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

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於是罷畋而歸韓詩外傳載齊有得罪於齊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數段即使聖賢迪君



不過如此

今言十七載正統十四年七月茂陵杜征八月茂陵杜衍景泰元年遙遵茂陵為太上皇帝此數茂字皆誤正統乃裕陵成化則茂陵也二十

五中有裕陵杜衍之語甚明黃帝觀轉蓬而為輪採首山之銅而為刀與蚩尤戰而制鎗與旗而硯也釜與几也孰非其所制乎伏希氏削桐為琴而干也戈也又非其所制乎帝嚳平蚩尤之亂作祝而梧也鍾與鼈也孰非其所制乎庖希作瑟而造盾女媧造簫而制笙制九針者太昊而觀蜘蛛而結網者亦太昊作斧斤者神農而作鋤與鎌者亦神農作矛劍者蚩尤而作冑與戟者亦蚩尤孟莊子作鑿與鋸后稷叔孫向作犁公輸子作磨與磴公輸作編竹木附泥以破谷出米者謂之磴夏后氏作豆與籩漢武時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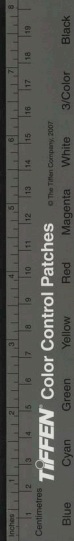
中行作笛周平王時暴辛公作箎與壎隋女媧臣也而作竽孔甲神農臣也而作孟雍父黃帝臣也而作春宍成黃帝臣也而造曆見博物志



史星亦皇帝臣也而善畫鞞韉繩戲也而造於
高無揆篲篲樂器也而造於師延箕帚去塵者
也而造於少康堯臣無句氏作磬又曰堯時磬
叔造也大舜造筆或曰蒙恬造也黃帝造墨或
曰田真造也黃帝穿井書或曰伯益作也世虞
姁作舟見呂氏春秋或曰工倕造也墨子或曰貨狄共
鼓造也見世本二蔡倫造紙或曰班史稱赫蹏
西京雜記稱薄躡三輔故事衛太子以紙塞鼻
則倫之前已有之其餘故老子之筮伯益之壘

赫連氏之梳拒伯之卮伊耆氏之板牟夷之矢
桓公之戕炎帝之杖軒轅氏之席拒伯季姬仲
結义母之皆作簇匱皆有制器之功者也

太常卿黃子澄詩云伏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
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
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
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脩撰王叔英有詞云
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
過愆有志未及竟竒疾忽見躔肥甘空在案對



之不能燕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
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
邀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
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
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
為君王固首陽讀此三詩不覺淚下
或曰蘓子曰武王非聖人也誠然乎哉曰不然
蘓子見夫子以大哉稱堯舜以至德稱文王以
無間然稱夏禹而於武則曰未盡善故起此論

不知夫子惜武王之遇而非罪武王之弑也如
以為弑則武王一亂臣賊子耳焉有亂臣賊子
而可謂之盡美者夫子稱舜不過曰大孝曰至
孝而於武王亦曰達孝曰至孝更何有異若謂
至德之稱右文而左武則夫子不嘗云武王善
繼述乎使武王之志事而大謬於文王也則不
得復稱善惟武王之志事而不謬於文王也夫
既已至德乎文矣安得不足於武乎曰孟子即
為武王諱乃亦云誅紂矣武王殺紂之名將焉



管子
逃之曰凡靖天下之亂者皆謂之誅君非如後
世躬斬紂首懸太太白旗之謂也史遷疏畧牴
牾是非謬於聖人此亦是一事春秋戰國不知
而罪武王者甚多故孔子曰湯武順天應人而
孟子又曰未聞弑君諄諄為聖人辨心事正辨
其如蘓子之見者也其以武王非聖人者非蘓
子之創見也曰伯夷叔齊非與曰彼欲為商義
士耳原非罪武王也神農虞夏之歌大是後人
附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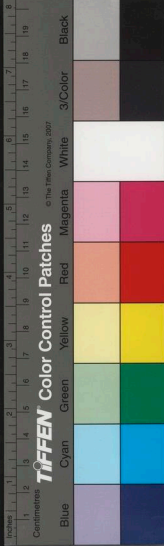
王魯之去丁謂也不坐以移皇堂於絕地則謂
必不免長沙之於劉瑾也不坐以謀反則瑾必
不誅而劉永新乃云司戶原非有禍心止是弄
權今言又云劉瑾亦未必有反謀止可坐奸黨
此不宜深辨原其心權其勢可也又曰君子以
小人為反謀小人亦以君子為反謀君子之坐
小人者李長沙之於逆瑾是也小人之坐君子
者徐有貞之於于少保是也又曰今言三百一
十六載正德庚午逆瑾既縛上白帖言奴縛時

管洪二
封奴帑奴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康
陵見瑾帖憐之令與瑾故衣百件永等始懼謀
之長沙令科道劾瑾乃連及文臣張綵一人武
臣楊玉等六人獄詞具上綵疏稱寃盡發長沙
阿依瑾事長沙大怒又與永輩謀不重法誅鋤
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一百六十七中又
戴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亂政時
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及他人奏誅瑾
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則長沙之附瑾可知當

時儻張永不就謀於長沙長沙不與謀於張永
長沙不免矣又曰逆瑾之誅當以楊文襄之功
為第一

春秋謹華夷之辨中國有主也文中子帝元魏
未為非 聖祖功德高百王詔文嘗稱曰天命
真人於沙漠帝王廟中以元世祖與三皇五帝
三王漢高光唐宗宋祖並祀真聖人卓越之見
見今言七十七

赤壁之戰周公瑾以三萬人破曹軍八十萬衆



人共耳而目之乃江表傳載曹公復書與權書
曰赤髯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
虛獲此名夫兵係自退何必燒船曹瞞欺人大
都如此

孔叢子載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
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人
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
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
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

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
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
目人終無已時也君苟付目耳則已不勞而賢
才不失矣此最得用人之旨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
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
善也然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
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
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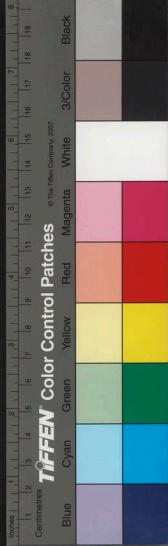
見遺書

上開國初用葉春王興宗為直廳皂隸後有天
下以其俱老成不貪除葉春儀駕司副累遷至
福建布政使除王興宗為金華知縣累遷至河
南布政使二人果皆稱職皂隸為臬司何立賢
之無方也

蕪人范從文文正公之的派也洪武中拜監察
御史忤旨下獄論死上觀獄案見姓名籍貫遽
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公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

二世孫也上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御筆大
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
上賜之諭曰免汝五次死人皆感上之仁而歎
賢者遺澤之遠如此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廷試進士許觀等五十一
人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人字潤伯三試居第
一後復姓黃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
及女二人亦死節以革除事故無傳者世但知
商輅三元也



洪武間整容匠杜某專事上梳櫛修甲上一日見其取所剔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上問何以杜對曰聖體之遺豈敢狼藉將歸謹藏之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對曰現在奉於家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上大嘉謂其為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

元太宗仁厚簡默服御儉素委任耶律楚材無疑貳政歸臺閣而嗜酒好內嬖第六斤馬乃真

晚尤甚楚材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莫動於鐵為酒所蝕尚如此况五臟耶蒙古主乃少減已疾篤脉絕第六后不知所為召楚材問楚材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者衆所囚繫非辜宜大赦與天下更始后命亟行之楚材曰非上命不可頃之窩濶台少蘓后為言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夫脉之生絕命之存亡繫焉而起於一赦人君信不可不與民更始也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墮水中舩人



後漢二
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
之舩人曰子居舩楫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子
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廣艘長楫之間則我不
如子至於安國家利社稷子比我朦朦如未視
狗耳又曰甘茂使齊渡河舩人曰河水猶澗耳
君不能渡何王之能說乎甘茂曰持楫隨流我
不若子說萬乘之君子不如我二事相同
明興雜記載危素元學士以勝國名卿事上年
高矣上重其文學然心頗鄙之一日上燕坐屏

後素不知也曳履屏外甚為舒徐上隔屏問曰
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上笑曰我道
是文天祥來後復忤肯上曰素元臣何不和州
守余闕廟去遂謫居之傳信錄又載太祖一日
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履聲索索
問曰此為誰對曰老臣魏觀太祖曰是爾朕將
謂文天祥耳魏惶懼頓首汗流洽背蓋謂嘗為
元朝郎中太祖薄其忌故君而稱老臣以自大
故以文天祥諷之耳太祖語一也聞履聲亦一



也而所載危素魏觀則異不知何者為真
韓信曾為霸王臣去楚而資漢常遇春曾為劉
聚有去劉而興明正借才之說也

周子曰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
日用陳平秘計獲免於虜陳氏之計何不能秘
於未圍之先而獨能秘於既圍之后也愚以為
深謀秘畫使匈奴遠塞邊竟不驚上計也匈奴
入寇而能畫一奇以却之中計也至於冒頓匿
其址肥馬暴其所短而漢之君若臣以四十萬
衆被圍數匝七日不食不得已而為厚遺關氏
計無計甚矣况可言秘乎愚於解圍一事直歸
之天而曲逆侯無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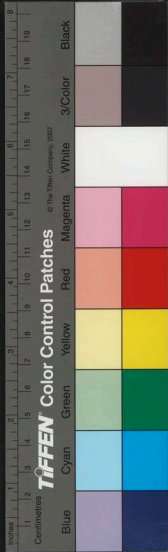
周子曰夫人之語肆于公而密于私謀反至密
事也豈敢語之于沙中者乃高帝見而問子房
言而聽何說也蓋當是時齊王功在諸將上且
悍然擒之功臣未有不自危者此帝之所甚疑
也子房智出此其心曰吾之為漢正所以為韓
也使主上滅項誅秦平定海內與諸功臣盟帶



隣鉄列子人有亡
鉄者意其隣
之子視其行步
顏色言語態度
無非竊鉄者此
而相其各得之
相其月切

厲垂萬禩為韓之心可籍以少見乃今功臣人自危矣儻一旦同心協力轉而收漢之天下如發蒙耳吾為韓不成為漢不成將置此身于何地誠得可言之會而以諸將相聚謀反恐之此尤帝之所深信也故于沙中之語高帝問之子房對之一言而見納焉嗚呼高帝之疑即隣鉄之類而子房之對乃黃老之術與吾學編載生負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為國子生靖難兵攻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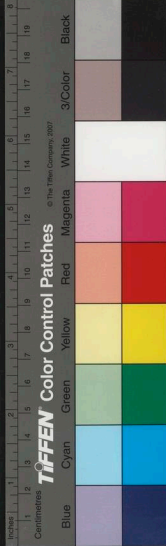
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得遣歸年七十七卒嗚呼拒職不就一時慷慨者能為之蓋猶有重於受職者也至周公輔成王一論見識自是加人一等此一秀才不知愧殺當時幾人



人臣之事君未有所舉宜導之使不至於過既
有過舉宜禁之使不遂其過叔孫諫複道而曰
今已作百姓皆知願為原廟馬周諫避暑而曰
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易願示還期此二臣者何
貴於諫乎溫公譏叔孫遂非文過龜山譏
馬周月稼一雞有以夫
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也故子能委曲以全其身
不使父有殺子之名者乃謂之孝子而見殺於
父者孝矣而非孝之至也臣之名即君之名也
故臣能委曲以全其身不使君有殺臣之名者

乃謂之忠臣而見殺於君者忠矣而非忠之至
也父不能殺者舜乎見殺於父者申生戾太子
之徒是也君不能殺者文王乎見殺於君者龍
逢比干之徒是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又曰周
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兩至字極有意
忠臣不必砥痔孝子不必嘗糞

抱樹身代陳情迎盜者為孝而割股臂以事父
母者非孝閉關卻駕力請渡河者為忠而竭中
國以和夷虜者非忠乃其本則在於致知之



不致則慕孝之名而或以絕親祀反蹈於大不
孝慕忠之名而或以傾人國反蹈於大不忠害
莫甚焉
建成元吉既死又復盡殺其子王彥昇害韓通
一門終身不得節鉞唐太宗宋太祖之優劣亦
畧可見矣
伯繇不能掩禹丹朱不能掩堯向魍不能掩司
馬牛傲象不能掩舜父子兄弟且不相掩甚哉
人之貴自豎立也

寇萊公以君為孤注雖是小人間言想來還是
不學以君嘗敵畢竟是危或問當時事勢至此
不渡河則不能鼓人心如之何曰必不得已紀
信誑西楚韓成誑偽漢計亦可行
吾學編載文皇誅方寧海宗族坐死者八百七
十三人殺陳宣城割其子鳳山丹山等鼻舌焚
熟食之殺高朝邑翔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
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園此何等刑邪盛德不
宜有此



孔叢子載魏王使相國連和於趙趙王問子順
曰今寡人欲求壯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
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若與交
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疆之也可乎荅曰夫
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
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
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
有酒醪五熟五味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
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
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
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種而
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果如子順之言中國未
有不強而夷狄未有不弱者也然近世之夷則
又知以牛馬為重安肯以自棄之良馬而市於
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不日俱斃
誠有如楊先生繼盛所云者中國又當知之
語曰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
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望



其成功是矣然亦有監之而得者如諸葛孔明
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而衛
尉辛毗骨鯁之臣乃使毗仗節為軍司馬宣王
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怒
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
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
辛佐治也使當時明帝拘於外監之說而不遣
衛尉宣王必出戰戰而必露怯弱之形安能以
不戰屈之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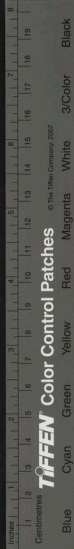
宋太祖立尊其母杜氏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
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
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
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粒可尊苟
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元世
祖后弘吉刺氏性明敏達事機宋亡幼主入朝
后后不樂帝問何也后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此
可為鑒敢為喜乎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
視問何欲后曰本宋人貯蓄貽子孫子孫不能



守而歸我我何忍視乎華夏賢后如出一轍
秦以暴雲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
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
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
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
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
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
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
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

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
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
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
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
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
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
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
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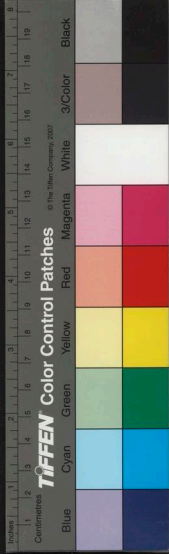
推此數篇
十世可知
遂見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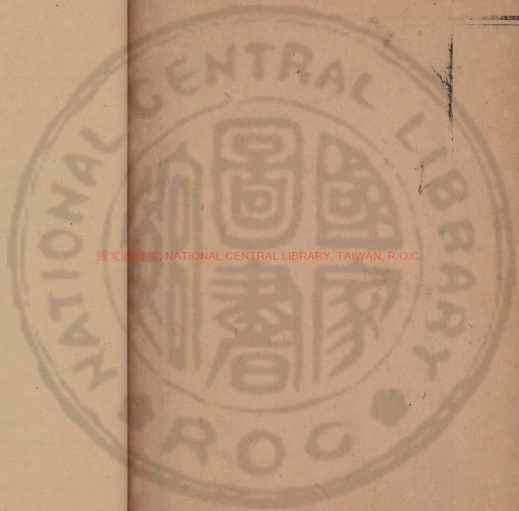


觀靈武之事父安敢使其子觀陳橋之變君安
敢使其臣

陳平遺簡以示國舅而亞父死亞父之名高也
宋主竊像以示使者而仁肇殺仁肇之名高也
武侯六出而不能得志於晉武侯之名高也武
穆一死而諸酋舉酒相賀武穆之名高也韓信
無名故能用之於九里陸遜無名故能用之於
白衣謝玄無名故能勝之於淝水虞允文無名
故能勝之於采石若此之類弗可殫述名胡可

使敵人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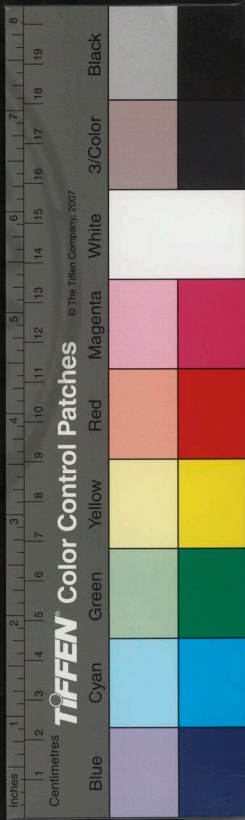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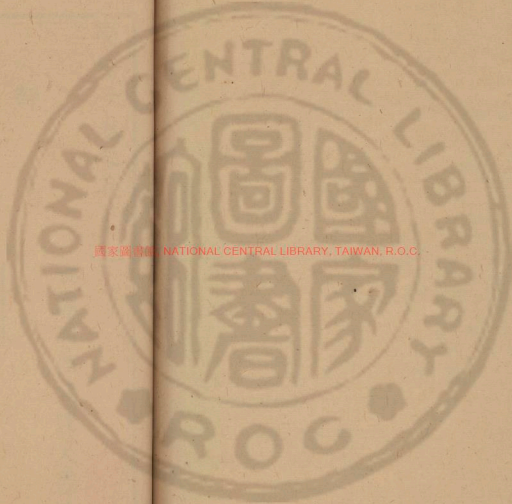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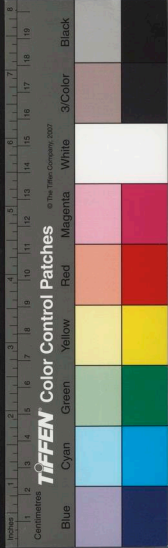
管涔子

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3974 v.3



因讀若宰
媿音是
襲武移切
媿音謎
媿而琰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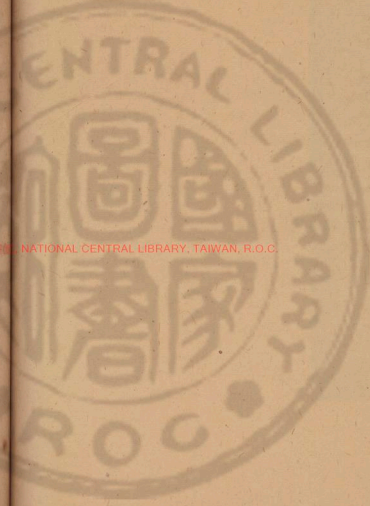
管涔子卷之五

人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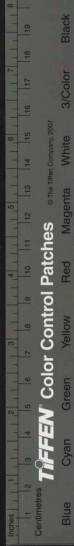
古潭周循宜理父蕃集



荆土方言謂父為爹見南史四十二吳人呼父
曰爸見集韻回紇呼父曰阿多見會要閩人呼
父曰郎罷謂子曰囡江淮謂母為社見淮南注
江淮之間謂母曰媿蜀謂母曰姐見說文齊人
呼母曰嬭吳人呼母曰媿淮南呼母曰媿見集
韻始祖為鼻祖見方言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曾孫魯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暈孫暈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耳孫耳孫之子為雲孫輕速如浮雲也見爾雅青徐人謂兄曰荒見釋名鮮卑謂兄為阿干見晉人書楚人謂女曰娵見騷注女壻曰倩見徐廣語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弃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舁祖棄之于野穀隨收輿歸父曰爾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戴祖歸養見太平御覽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刺史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間第宅相次媵姬之有子者分處其中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叅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而審之吳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二幅被其隣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卧庶聞君子之言耳見烈女傳



崔玄暉為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
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
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
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汝
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
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不為孝又
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
意也玄暉遵奉母教誠以清謹見稱見舊唐書
陳瓘之父與潘良貴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

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相似獨一事不如公陳問
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一婢已生
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
了翁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
見羅春伯聞見錄

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
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
宗曰二子母爭朕為葬之衣冠之家以為美談
見江湖紀聞



謝尚嘗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
勿當其鋒建塔寺可攘未暇立寺可杖頭刺作
塔形見有氣來指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
黑氣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即回散闔家獲全
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見塔寺記

范喬年二歲時其祖臨終撫其首曰所恨不得
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告喬執
硯而泣見陳留志張敷生而母亡數歲聞之雖
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
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
筭流涕見梁書嗚呼世之覩物而不思親親在
而不思報者可以愧矣

漢折像家富貴父卒悉散與親戚朋友或諫曰
君有三男兩女孫息滿前何為自單竭乎像曰
鬪子文有言吾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之
日久盈滿之禍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不才不
仁而適富是重不幸也墻隙而高崩必疾是自
處亡日召賓客九族辭決而遊諸子果衰劣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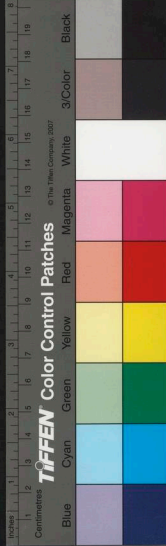


其言

南齊有石陽吳虛之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
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餓疾病忽一人來問疾
謂曰君病瘥矣俄不見病果瘥家楊梅樹陰冬
生實墓上橘一冬再實夜所居有光人以為祥
有河南蕭叡明母病風積年叡明晝夜禱天寒
淚為冰叩頭額血流亦冰忽一人以小石函授
之得朱書日月字曰療夫人病母服之頓愈厲
門解叔謙母以夙疾廢叔謙晨夕稽顙祈天求

哀聞空中語云病得丁公藤為酒可瘥也徧訪
醫及本草無之貿貿行宜都山中見一父老伐
木問所用曰此丁公藤也善已風叔謙拜伏流
涕具言所以來狀父愴然與之并示以漬酒法
歸如法飲之果瘥

子之多者我朝慶成王生一百子俱成長自封
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
盈座至不相識而人皆降準此古今極異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謂兄弟或曰前生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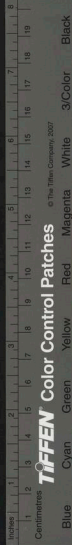


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
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
宜以前生為弟昔漢光聞之曰替殿王祖甲一
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
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
為弟替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妣曰茂楚大夫
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
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皆文長舊並生二男
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

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馬見西京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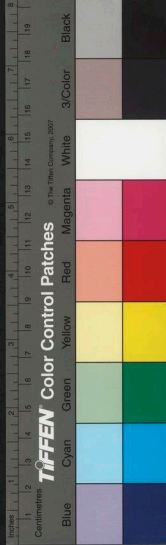
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
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
以他語亂之見宋書按弘微此法允處兄弟之
間者亦不可不知

或問兄弟怡怡是也遇有兄弟中難合者如何
曰義不可絕會不可數不絕以全義簡會以全
和如諸葛亮諸葛瑾兄弟一仕漢一仕吳亮未
嘗不見瑾也然公會之外不私一接不交一言



管
極善處兄弟之間者曰大舜常常而見心為公
矣何必避其相見之嫌曰人未至於聖人自當
以嫌疑為避儻不知此一見之間議家議國皆
禍府也聖人常常而諸葛公不常常正似魯男
子學柳下惠家法然亦須意氣不投乃可如此
若止論產業則任兄弟擇其美而已處其不必
美者可也曰諸凡兄弟俱可如是處乎曰兄弟
之合者不在此論姜肱之同布被河南之同講
學古今美譚何嫌何疑而有避意

書云弟不念天顯大不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
子哀大不友於弟此未易言也隋田真田廣田
慶兄弟友愛不分指荆為誓慶妻余氏密以滾
湯澆荆死兄弟遂分余氏私稱功慶曰聞我兄
弟者此婦也棄之余氏投河死兄弟抱荆而哭
荆復茂同居友愛如故明朱原虛父母俱喪二
弟在鬢年原虛撫育無怠其妻私匿所遺綾錦
十餘篋勸夫分析原虛弗納二弟知嫂有間言
恐違兄意遷於外居一日鄰人降紫姑僊原



虛適在僊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
原虛悟迎二弟還家妻所匿綾錦悉分之後二
弟俱登科第事兄如父嗚呼以田朱之家而不
能必其婦瞻卬所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柳開
所謂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怨若仇寇作自婦人
豈不信然田慶不棄余氏終身為不恭原虛一
納妻言終身為不友世之澆紫荆私遺篋者多
矣而能如田朱二公者何人哉或因言而蓄疑

或因言而脩郤或因牀第之愛而乃不能決去
之以杜其禍是宜尺繒升粟者之踵而歌也中
山王戒云讒言切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遭
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
聽之踈骨肉聽之絕堂堂七尺軀莫聽三寸舌
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愚謂此固不獨為婦
人言而婦讒尤甚戒之哉戒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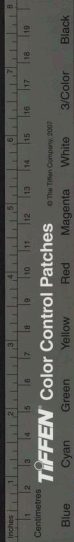
後漢書載賈虎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
虎最優故天下稱之曰賈氏三虎偉節最優蜀



志載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曰馬氏五
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毫故云大是天然之對
孟昶與弟顥並美風姿時稱雙珠吐齊崔陵與
弟仲文同日拜官時號兩鳳兄弟三珠樹者王
勃王勳王勔兄弟三列宿者常叔諧叔武叔謙
兄弟八龍者漢荀儉緄靖燾注爽肅專唐崔瑒
珙璿璵瓊球珣宋韓億之子綱綜絳繹維縝
緯緬

瑯琊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饑人所食自縛叩

頭代兄為食饑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
其孤愛不異於已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
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孤兄子歲
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見
論衡○魏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
遭饑饉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見東觀
記○孔嚴太和中拜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
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
各有孕弟遠行未返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



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見晉書○王僧虔考武
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為
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
之間一情不異鄧攸于弟子更愈所生吾實懷
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
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見南齊○
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奔逃仲遺腹女一歲
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曰力不能兩
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見後漢按世傳天道
陵之廢寢其最高乎

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後之儒者終謂天道有知
若子明君叔魏譚武康劉平之輩皆伯道所為
也義雖高然亦忍矣吾所取者吳興之賣子武
陵之廢寢其最高乎
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景讓景
莊兄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
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見唐紀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為元伐宋期於
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



有間矣見楮記室

陸倕次子緬有似于父倕一看殆不能別見南史有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偕妻新粧竟忽見伯偕乃戲問曰今日新粧飾好不伯偕應之曰我伯偕也妻慚乃趨避之湏臾又見伯偕猶以為仲偕復呼之曰向大錯誤認伯偕是卿伯偕曰我故伯偕也見風俗通濟北李登為從事吏病得假飯自嫌不甚羸瘦謂雙生弟寧我兄弟相似不得別汝差類病者代我應府

後人所言廢事相見時弊久弟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為也父子兄弟之相似也如此

有以父而字子者何叔度之稱此是送吏部郎

非關何彥德尚之字是也有以母而字子者張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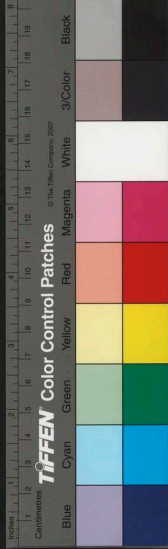
之母稱元伯豈有望是也有以姪而字叔者爰

種之稱絲飲亡何是也袁盎字絲

宋之世有十五世同居者信州李祚也十四世

同居者河陽陳芳也十世同居者貝州田祚京

兆惠從順保定軍孫甫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



鮮州董孝章也九世同居者浦江鄭綺也元之
世十世同居得旌門者蕪湖芮世通也八世同
居者峽州向存義汧梁丁煦也見函史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魯
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
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
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
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
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

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見華陽國志此真女中之包胥也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
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
遇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
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
進於杜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
今為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
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見松窓雜錄

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塔鄭鑑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鑑無辭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見酉陽雜俎自此遂目丈人為泰山見蘓鶚演義

或謂泰山有丈人峯故名見叢書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嶽

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往往因此見青城山記

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常臯許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贖臯行翼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曰替相公者常臯非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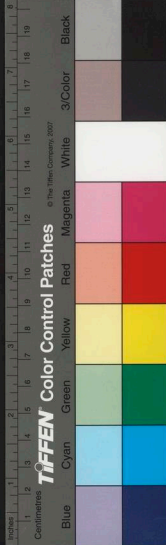


翺苗氏曰必常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常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常臯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濱郭園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常臯是貴人見雲溪友議德宗還京拜臯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見道教靈驗記范睢作張祿常臯作韓翺古之英雄類如此

或問嫁女曰稱家有無可也所處誠薄不得如世間一等人破家蕩產以博名高所處誠饒又不得過為纖嗇如王戎園田遍天下女貸錢而不說還錢而遽說終為識者姍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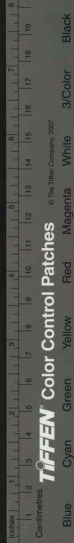
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暫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見獨異志

劉立者為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



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為托。曰：他日美美成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看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為

長葛尉壻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笋乎？曰：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行奏卒，既蘊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獻歎久之。須臾，縣令亦至，眾客俱集。趙白其事，眾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眾共成之。於是成壻，而美美



管漢三
長於母三歲矣見會昌解頤錄

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馬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汝而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于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峴陳公一怒之力也妬婦之見於紀載者多矣朋友治妬

亦新聞也故記之見菽園雜記

尾生與女子期于橋下水至尾生執信而死又按列仙傳曰楚昭王出遊留夫人貞姜漸臺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者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沉水而死二事將無同乎周子曰尾生之信出于私期可以不執楚王之符出于君命則不得不執故尾生以小信蒙讖楚姬以必信著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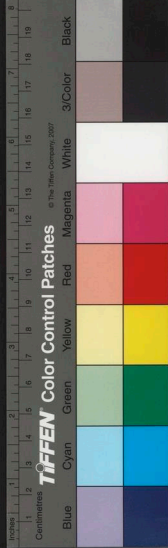
僧人有妻曰梵嫂曰房老見輟耕錄

有夫不嫌妻者周恭叔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伊川曰願未三十時做不得此事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微時貧與鄉人約婚未納幣而登第女失明女家貧念不敢復言而庭式請如約女家謝請以幼女從不可卒娶之生數子而卒喪之哀已不復娶蘓軾戲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何愛而哀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他何知若緣色生愛色衰愛

弛吾哀亦亡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為吾妻也軾深歎服之有妻不嫌夫者盧尚為校書崔氏女適以為妻是時尚年已老崔氏詩云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得晚不遇盧郎年少時

蕭何封鄼侯而史又載蕭何薨高后封夫人為鄼侯則相國之夫婦俱侯矣亦奇事也

有謀殺人者屍身並無痕傷可驗聞有人會將鐵釘挿入人鼻中壞人性命勘視此處便見宋



阿吳害夫劉十二陳尚后妻阿楊害前夫梅小
九皆用此法鞠寃者知此可以澤及枯骨矣
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
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
舉遂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
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見異書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
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
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

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為涪州武隆令敏欲棄
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
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脩
名不了何以為縣令不放敏憂悶無已董氏曰
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
令畧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
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見朝野僉載

閩王延翰妻博陵氏之女性悍妬而殘忍嘗以
練縛姬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



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博陵斃于中庭見五國故事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見家語後序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見荀解蔽註云惡其敗德而出妻夫出妻非美事也大聖大賢皆所不免荀犯七出何損于盛德乎故白樂天云姜詩出婦蓋為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太過

顏真卿為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

居貧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鬪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掩新鬢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公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有詩名愚妻觀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一作靡迫莫缺之妻贊成好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戒孰遏浮囂妻可答



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
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左婦人無敢棄其
夫者見雲溪友議此與太公買臣妻事同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
生畋初亞未達旅諸處留其妻併一婢在山
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
將欲產卧之夕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
觸污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
出無所歸願聖者憫念及五更分娠後乃殞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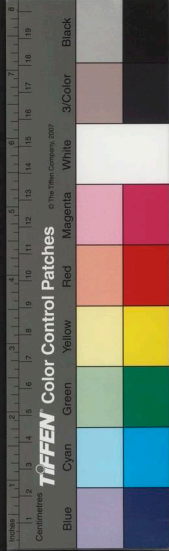
觀內道衆為殞於牆外野田中矣亞以錢酒往
奠之是夜夢妻曰其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
何為觸污道院為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里有
一僧院其間止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
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
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為信次夕又再夢之語
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初謁之亦喜
亞告之殊不管顧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豈
能主幽冥間事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拄杖驅擊



管子
人二
垂甘其辱，連日不去。夕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
既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
謂垂曰：事諧矣。天曙，但先歸。吾當送來。垂其夕
歸，觀三更中，聞外戶人語，即引妻來，言本身已
備損壞，此即竟也。善相保守，囑之而去。其事宛
如平生，但垂明處二二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
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
知所之。見中朝故事。○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
十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遂此醮。何

婦忽然起坐，曰：感君哀悼，我不即朽。君可瞑，後
見就依平生。陰陽當為君生一男，語畢還卧。馥
之如言，不取燈燭，聞而就之。交接後，嘆曰：亡人
已無生理，可別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
爾來覺婦身微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
男名靈產，見幽明錄。

太僕卿趙縱，郭子儀壻也。為奴當千，發其陰事，
下獄。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鑑疏曰：太宗謂侍臣
曰：比有奴告其主，極弊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



主者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悖慢成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乖教化。上深納之。縱於是左貶而已。當千杖殺之。鑑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王稷家有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于內。遣中使往東都檢稷之家財。裴度奏曰：王諤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憲宗即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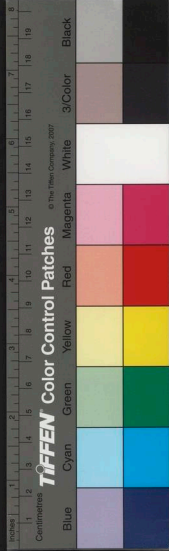
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俱見舊唐按此二事，大有闕于風教。

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見穀梁

昭十九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見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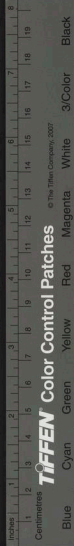
竊竊賈注謂文平窮
或武詩長合為清
瓜籽連即紅腮文
平康而鶴也繼
橫曰午前髮留頂
縱橫相交故曰交午



書○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造太學受業以
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
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
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
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
考論圖緯聞玄善笑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
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
吾道東矣見本傳○馬季長以英儒著玄往從
之叅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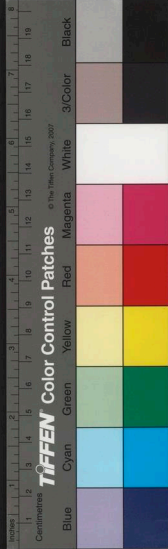
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
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
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
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見高傳

予初讀宋張齊賢為江南運使時一日家宴一
僕盜銀器於懷中公自簾下熟視之不問嘗竊
以為量則有之其於約束臧獲之道則未也及
讀東軒雜錄載公後居相位廝役輩多得班行
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請公曰爾憶江南竊吾



管法子
銀器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爾亦不知也
竟不從其請方知文定公恩威並行不壘獨以
李善李元蒼頭也元家疫死兒續始生數旬資
財千萬諸奴欲殺續分財善潛負續逃亡瑕丘
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潼至十歲而歸脩理舊
業見漢書祖約逃之子也約之誅也逃有奴王
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哉臨刑竊其庶子
道以去逃祀不絕見綱目蕭穎士有奴事穎士
十年管楚嚴憐或激之擇主曰吾非不能去特

愛其博真見梁書花雲之死也子熈方三歲其
妻郤氏會家人泣曰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
等善撫之侍兒孫氏抱兒走至九江以兒屬漁
家偽漢敗孫復竊兒去採蓮食哺兒七日不死
得達帝所嗣封東丘郡侯見水景文集及讀本
傳載蘇秦之僕從游至燕數欲去易水之上及
其貴顯賜金不及而自言搜神記載會稽張然
有年無子惟少婦與一奴守舍奴與婦通謀殺
之盛食敢然奴已張弓拔刀幸得烏龍犬傷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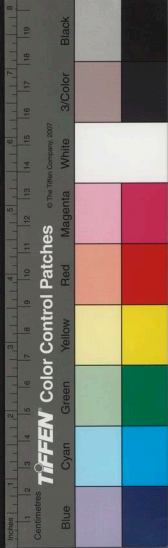


嗚呼世之蒼頭輩如李孫者千之一如張蘓者
十之五故特錄之以為主人炯鑒
奴僕曰奚見周禮曰輿曰臺見左傳曰廝役扈
養見公羊傳曰監奴曰蒼頭廬兒見漢書曰應
門見李令伯荆淮海岱并齊之間罵奴曰臧罵
婢曰獲齊之北鄙燕北郊凡人男而壻婢曰臧
女而婢奴曰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為
奴婢之賤稱秦晉之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
馬者及奴婢女廝皆謂之娘見方言長鬢赤脚

見韓退之蘓東坡語漁童樵青見唐書送女從
嫁曰媵婢見通鑑註

蕭穎士字茂挺聰警絕倫外夷亦知其名新羅
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其名動華夷
若此見舊唐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
夫子為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見
新唐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
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鄉里式謂元伯曰



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克期
至日卿果日到升堂拜母飲盡歡而別見後漢
○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相期約雖遭暴
風疾雨無不至者常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
問何當復來恕答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
停食候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會稽建業相去
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坐盡
驚見虞預會稽典錄

醜男醜茂醜女鍾離恭見東晉發蒙記法琳云

陽文與醜茂爭麗孟陬與隴廉婉妍見廣弘明
集按哀時命注云隴廉醜婦也孟陬好女也

軒皇愛嫫母之醜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

敦洽之醜狀弗賀陽文之婉姿見劉子

登徒子其妻蓬頭擊耳齟脣歷齒旁行踽偻又

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見好色賦

前五行志載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

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始皇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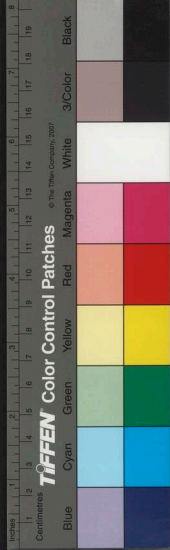
以為瑞鑄金人十二以像之按安南人阮翁仲



管漢子
身長二丈三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嘆曰人
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併天下使翁
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為瑞翁仲死遂
禱祠為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
之者猶以為生又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
名也則五行志所云大人見臨洮者其即翁仲
守臨洮乎所謂夷狄服其即安南人乎始皇鑄
金人十二則有之而以為寶有大人十二見臨
洮其為誤無疑矣

長狄僑如身橫九畝漢巨母霸魏尹緯南燕慕
容德時逢陵長王鸞俱腰帶十圍伍子胥長一
丈大十圍眉開一尺

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見洪範五行傳秦始
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見前五王志咸
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丈餘脚跡長二
尺二寸見魏志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
五丈見祖冲之述異記苻堅時乞活夏默胡人
護磨那奄人申香各身長一丈八尺見崔鴻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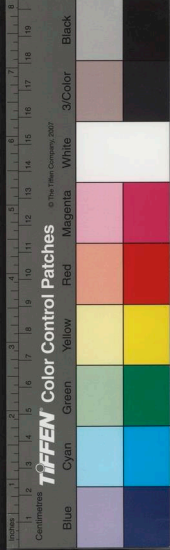
秦錄大秦國男女皆長二丈見三秦記餘若蜀
王本紀載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
丈六尺河圖玉版載龍伯佻人二國人各長三
十丈神異經載大荒中有朴父者夫婦並高千
里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似大涉荒唐之論
不足信也

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諱人
長九寸見列湯問李子敖長三寸三分見博物
志漢武時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東方朔呼為

巨靈見漢武故事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一
尺二寸見纂文西北荒有小人長一寸朱衣朱
冠識物名字見神異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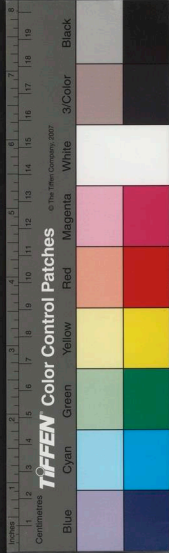
東平憲王蒼腰帶八圍見後漢孟業身重千斤
見語林趙伯翁臍納八九季見笑林安祿山腹
垂過膝見舊唐

張氏得鈎何氏得筭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筭張
氏鈎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
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鈎筭



知凶吉以肥瘦知貴賤見三輔決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八尺雙目有紫稜開
合閃閃如電聲如虎吼以力雄人隣牛方鬪不
可臂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弗能舉兩
手持之行秦定末德王薦之會丞相格其事弼
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
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為
道士
眉間尺迤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間尺

乎答曰是也吾能為子報讐尺曰父無分寸之
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湏子之
頭并子之劍尺乃與頭客與王王大賞之即與
鑊焚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
親臨之王即看之客於後以劍斬王頭入鑊中
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劍擬頭入鑊中三
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
肉而葬之今在汝南杜宜春縣界名曰三王家
也見吳越春秋魏惠王徙都于宋城號梁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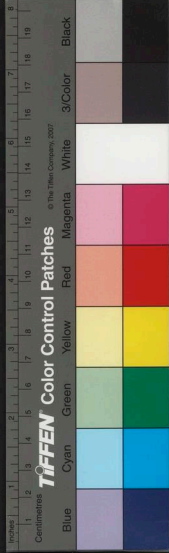


眉間尺任敬所殺三人同墓故謂三王陵見晉
壯征記

漢武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
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
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
為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
亦佳言畢遂死見錄異傳花敬定長安人至德
中從崔光速入蜀討段子璋有功封嘉祥縣公
後又平寇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至

鎮下馬沃盥適浣沙女語云無頭何以盥為遂
僵仆居民葬之溪上廟祀之杜甫歌成都猛將
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
祀號曰蠱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一婢
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
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恠之夜
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纔屬乃蒙
之以被至時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



咤甚愁而其體氣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
附頭有頃平和桓以為巨怪不敢畜乃故遣之
見搜神記占城國即什書所言王舍城也有尸
頭蠻本人家婦女但眼無瞳人為異夜寢則頭
飛去食人家小兒糞尖被妖風侵腹必死飛頭
回合其體如舊前知而俟頭飛去移體別處回
不能合則死人家有此若不報官除殺者罪及
一家見瀛涯勝覽

照鏡不見頭者有二蒼梧太守吳臣據郡邑不

恭王命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喻臣臣照鏡不見
其頭騭因入斬之見王隱晉書甘卓還襄陽意
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
頭在樹上心甚惡之見晉書果為王敦所害
河東賈弼之晉義熙中為瑯琊府參軍夜夢一
人面瘡醜甚多鬚大鼻間目請之曰愛君之貌
欲易君頭可乎弼曰人各有頭面容有此理明
日又夢意甚惡之乃于夢中許之明日朝起自
不覺而人悉驚走歲云那漢何處來弼取鏡自



看方知怪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云那得異男子，弼坐自陳說良久，併遣至府檢閱。方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足及口中，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皆為異也。餘並如先，俄而安帝崩，恭帝立，見幽明錄。

眼方者壽千歲，陶弘景晚年一眼有時而方見仙書

王戎視日不眩，目爛爛若蠟，中電見。晉書劉炫字光伯，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日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見。

隋書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蔡京注目視日，久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真大貴人也。見百家私話。

劉曜王子胤，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見載記。高祖太穆皇后竇氏教之女也，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見舊唐書。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見酉陽。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
寐夢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
即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
矣尹知章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
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
諸師友北面受業焉

身是膽有二趙子龍戰漢中也先主嘆曰子龍
一身都是膽也又王雅周文時從戰芒山時軍
未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

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
文嘆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見北史

萇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
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
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
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見五代史與關羽療
瘡事畧同

蔡京崇寧末以使相就第賜第闔閭門外俗號
梁門者修築之際往往得唐人舊冢誌文皆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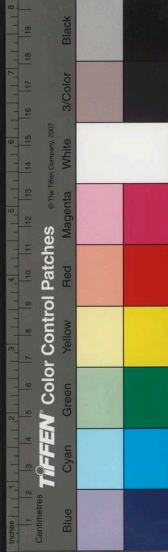


葬城西二里大梁實唐宣武節度梁門外知已
為墓田矣蓋多得婦人脛骨率長於今時長大
男子幾十馬或謂嘗親陝晉間古長平為秦白
起坑趙卒處白骨尚存其脛長太異隋唐時也
知今人寢短小釋氏之語或不妄見鐵圍山叢
談
沐胥國術人名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
或化為老人或為嬰兒倏忽而死臭爛盈屋人
有除燒其骸骨於糞土之中復還為人矣見拾

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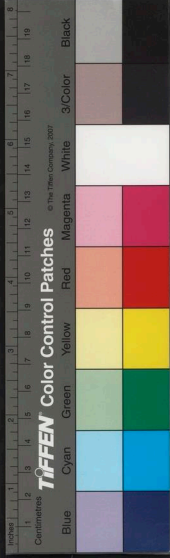
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
人文章有所歎傷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
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之者
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
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聲不樂為之罷會
故世稱唐衢善哭見唐書

堯母字慶都因主人伊長孺為姓謂之伊見三
輔舊事呂尚本姓姜氏因先祖佐禹平水土有



功封于呂從其封姓謂之呂見史記張良本姬
姓因始皇大索變姓為張見潛夫論衛青父鄭
季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姬通故冒姓衛氏
見漢書馬援之先趙奢為將號馬服君子孫因
為氏見後書第五倫其先齊諸田諸田徙蘭陵
者多故以次第為氏見後漢是儀本姓氏仕郡
因郡相孔融嘲氏字氏無上而改為是見吳志
嵇康先姓奚以避怨徙嵇山因而命氏東晉漢
疎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因去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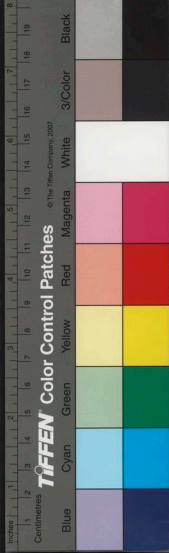
足而為東棗據本姓棘其先避仇而改為棗俱
見晉傳負半千其先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
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負而因
姓負見新唐陶穀姓唐氏避石敬瑭而改見鹿
門先生序文彥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
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宋其大父避翼祖
諱又更姓文見邵氏聞見後錄馬宮本姓馬矢
宮仕學稱馬氏見前書按負半千始名餘慶
客有談及維州之事者余與語不下千百言客



躍然曰惜李公見不及此子盍為我書之余不能辭乃援筆以錄

或有問於周子曰漢高之於丁公斬之以戒人臣二心者且曰丁公事項王不忠使項王失天下夫吐蕃之有維州猶項王之有天下也丁公之于項王猶悉怛謀之於吐蕃也丁公不忠而被殺悉怛謀其柰何容之縱而後誅不猶晚乎曰不然丁公不忠而事仇者也悉怛謀去逆而效順者也秦失其鹿劉項並逐順逆固未分也

非劉之故物而項強爭之也丁公當各為其主顧賣主以市恩何為哉怛謀之以維州歸彼誠知逆在吐蕃而順在我也安得與丁公並論也且丁公窺井之時帝含羞甚矣及得天下何面目見之故謂耻之變而為怒者亦自有見要之丁公亦不必殺也曰然則宜何如處之曰悉怛謀能守則以維州付之不能則擇一能任者為之輔亦無不可曰如牛相所云萬騎駸雲中之何曰彼之請盟於長慶也南因南詔吐摧迴



甘心吐蕃非一日矣今而來降是復其故物也
以竭中國之力所不能得者而一旦來歸則柰
何焉棄之曾子云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
喘焉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試以維州自反
縮乎不縮乎夫師也直則氣壯曲則氣怯此直
而彼曲吐蕃之理不敵也此勇而彼怯吐蕃之
勢不敵也勝負存亡之形兵刃不交而知者見
之審矣即吐蕃併力而來其何能為曰設吐蕃
力能得悉怛謀於我而戮之何如縱之而使戮

鶻亦甚不支矣且悉怛謀來自吐蕃彼國中虛
實當習知之即不得已而用兵悉怛謀力必能
辦之又不然李西川在當必不使吐蕃長驅而
入也曰悉怛謀以維州來降我則受之設中國
有以其地歸吐蕃者吐蕃亦宜受之乎豈明於
責人而自責昧也曰此不當論其地之歸不歸
而當論其理之直不直使維州而吐蕃屬乎則
不受亦可夫維州乃中國有之西南一大藩籬
也彼其侵沒於虜事在失筭謀臣畧士旦暮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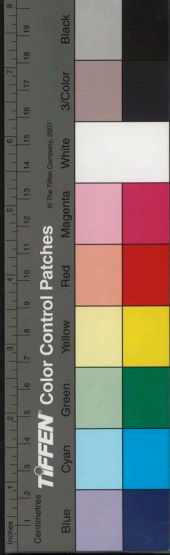


受維州儻以其利害奏人主而以其書調宰相
竒章公亦必心屈於李而非有深忌將相和調
厥功可成維州未必不受悉怛謀未必盡誅也
曰僧孺小人也寧心屈乎曰觀其郤中書之錢
止元穎之禍持申錫之譖思黯未必純小人也
即太尉崖州之謫供具厚甚彼亦似好名者何
獨疑其不然獨惜德裕不早見牛之不同量故
直言而不悔致使僧孺忌節度之立功故深沮
而不疑此則德裕之過也雖然唐有天下借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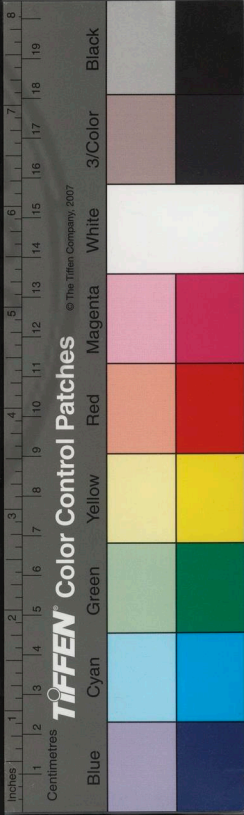
乎曰力能得而戮之猶云勝負兵家之常也執
而歸歸而誅後來有欲內附者誰肯自速其死
是教之携也且亦示吐蕃以怯矣况土蕃欲維
州即予維州設欲關中亦將予關中乎此不可
之數也曰司馬君實之是僧孺而非德裕非與
曰此司馬為僧孺愚耳僧孺以維州之功不出
於已也而忌之故下抑其臣之請上脅其君之
聽何患無詞何詞不危惜君實之未深察哉由
斯以譚僧孺定無是德裕微有非當時德裕既



臣虜趣取大物其華夷之分因仍苟且倒置甚
矣陵夷至於穆敬又何暇恤一維州而不以與
吐蕃計一國是而不以聽僧孺哉客曰然吾子
可與談天下事矣
石工不忍刻元祐碑按李燾長編載長安石工
李安民是石工乃李姓而安民其名也歐陽玄
等所脩陳桎所編俱無李字止稱民而李西涯
擬樂府乃有安石工之作其謬如此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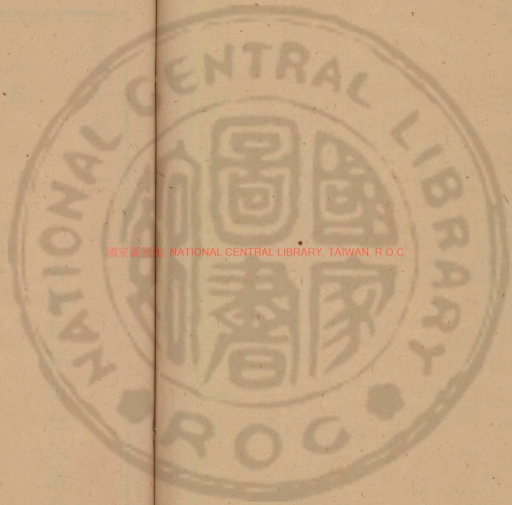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管涔子

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3975 v.4



管涔子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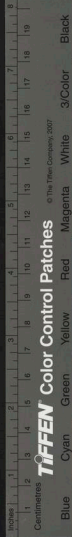
人部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人之學不可專守一靜字若要靜畢須持敬徒
着一靜字譬如人家有一靜室相似守一敬字
為主譬如人家有主翁相似靜室中無主靜歸
於空事物之來東撞西突覓主不着其何能應
靜室中有主則以主待客逸而有成應事接物
自是停妥如主翁在家某賓來當以何禮相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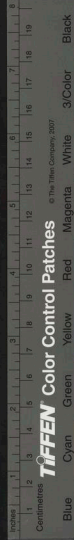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某事來又當如何處置既不空寂而入於禪亦不紛馳而役於物或問子教人之為學不宜守一靜字定靜之靜非與曰定靜之靜從知止來非枯槁寂滅之靜也與釋氏之靜殊異詩曰於緝熙敬止則知止亦曷嘗不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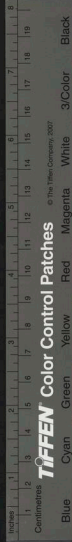
天不動而軸轉地不動而維立士之學何以異於是頹仰之德以靜而合鬼神之幽以靜而通古今之蘊以靜而明人物之賾以靜而識蓋惟靜則專專則誠誠極則無不通自然之理也故凡水照景無如澄水凡鏡察形無如清鏡孔有定靜之論孟有夜氣之說周有主靜之訓聖賢之學未有不自靜中得來者

唐書載唐司空李勣少從常城翟讓為盜說讓推雍丘李密為主密敗降唐勣錄郡縣啓密請自上之高祖曰純臣也封萊國公文宗朝徙封英勣謂人曰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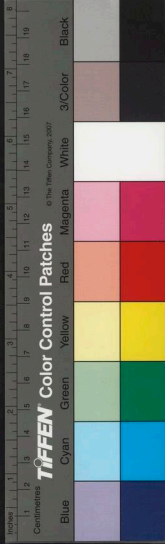
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
及考後來受太宗顧命之託乃附武氏而唐幾
亡武后光宅元年勳子敬業起兵匡復為李孝
逸所敗后追削勳官爵發塚斲棺盡夷其族距
勳死才十有一年嗟嗟其國其家竟何賴於勳
哉英國雖封終一少年亡賴賊矣一身之亡賴
不足恤而使家國俱亡所賴大可惜則不如早
見殺於賊之為愈也
陶宗儀輟耕錄載楊總統發宋會稽諸陵雲溪

羅有開以為唐義士珏酒食諸少年易以他骨
得諸陵遺骸塋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
植其上以識之遂昌鄭天祐以為林義士德陽
賂西僧得高冢孝冢兩陵骨塋東嘉齊周密雜
識又載發諸陵時高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孝
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遂以此致疑不知
唐所易者何骨林所收者又何骨而李西涯公
冬青行因有唐義士林義士野史傳疑定誰是
之句按周雜識載至元二十二年先啓寧宗理



管治二
宗楊后四陵後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孟常吳謝
四后陵則唐之以他骨易者必是寧理徽欽諸
陵而高孝二陵則林義士收耳况云高陵骨髮
盡化孝陵止頂骨小片其為西僧受林之賂以
陵骨與林而謬為蛻化之言以塗耳目又可知
豈真以久遠而化乎如謂久遠而化徽宗之喪
歸於紹興之十二年視高陵又久遠矣何乃不
聞化也唐收諸陵林收兩陵一時並行殊不相
妨不必疑其誰真也

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
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
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
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
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
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
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
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
者含畜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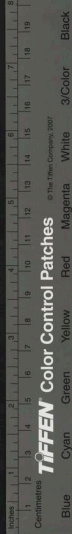


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見援神契舊唐志
傳巽有知人之鑑在房州目龐統為半英雄後
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見殷芸說小
荀仲豫稱禹十二為司空見傅子○管仲妻靖
云罽子生五歲而佐禹見列女辨通傳○蒲衣
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
師曠見尸子○荊公子年十五而相荆見苑說
蘇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既去瓌命頲詠尹
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

人見明皇雜錄

徽宗書問字筆勢兩直飛開命一隸特往石竈
于側緘付之戒其到家方可發封隸歸奏上啓
讀乃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聖人萬歲遂補承
信郎有道士聞其事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大
只有一口道士愕然蓋所住觀無他黃冠唯童
僕數輩猶未以為奇復書器字倩俗人往占曰
人口空多皆在戶外於是大服之

高宗未登杭時用杖就地上書一字令測曰土



上一字，王字也。終王天下，議都杭州，書杭字曰兀术。又來兀术，金國大酋也。後果再至，見江湖紀聞。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拆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語，禮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途。

李師中，字承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韓魏公。公曰：君果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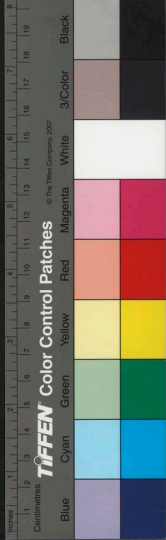
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恐先犬馬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消識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難。魏公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聞其語翼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承之終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顯，益有直聲。後王安石相神宗，以三不足畏為述，承之深誡之。至呂獻可中丞死，承之以詩哭之，有奸進賢須退，忠臣死國憂，吾生竟何益，願卜九泉遊之句。安



石之黨呂惠卿益怨之終其身不至大用見邵氏聞見錄

馮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見五代史補由此觀之馮道之量高于韓魏公矣

元文遙字德遠初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李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撫慰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開田見北齊書○房景伯字良暉為清河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見北史若二公者可謂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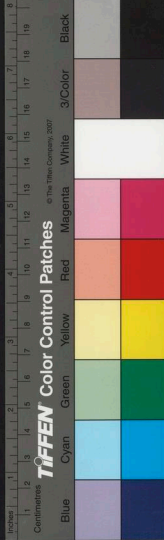


愧於德量矣

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見蜀志葉衡罷相歸金華里居常召布衣交日飲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顧問曰

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見程史王觀之云

廬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潔廉塞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答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



一馬惡可並哉言訖復絕見獨異志

王肅字子雍亮直多聞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見魏志下望之云邾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見世說

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

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見僉載

封倫字德彛在隋見重於楊素乃以從妹

定命錄作

侄妻之見唐新語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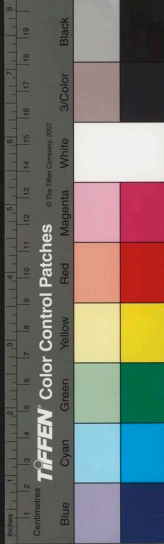
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

公抱得一板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

公之言復勉力持之胸前為板所摩擊肉破至

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射見定命錄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



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鏞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
英公常臘命敬業入林趨獸因乘風縱火意欲
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
血而立英公大奇之見酉陽

李白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
間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
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
見樂史序

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也見帝王世紀

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
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壯
俱出內之不盡截去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藉
死者三萬餘人見獨異志樂被刺腸出內之不
盡截去復戰身被數槍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
武每追諭以戒之見北史

羊侃字祖忻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
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躡直上至五尋橫
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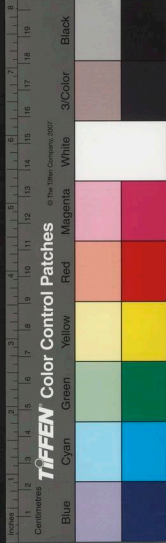


管子
以相擊悉皆破碎大通三年至建鄴初仕魏為
尚書郎以力聞魏帝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
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
帝壯之賜以珠劍見南史五十三

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堦上
臨楮而立取鞋一緗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
鞋底中斷博通腳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
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橫
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

之不進見僉載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
士魏弘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三人奪
其枕三人力極床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
人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客同飲會暝
獨持兩床降階就月于庭酒銷之類畧無傾瀉
見御史台記

續溪縣大徽村西北五里有江節者其母避瘴
於村西祿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
神力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



得死後果用其法平生戰聞無有能比三合者
按景思自云有母無父母崔姓於靈求谷中戲
石人是夜石人來為夫婦因生景思死時半空
中見一金甲神人云你是上界鐵石精下世今
日功行完滿取你歸天果有是事乎抑記者之
海口也

劉邕穆之之孫也性嗜瘡痂以味似鯪魚嘗詣
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
休大驚邕荅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

上上又置一床上坐龜茲藥人一部奏曲終而
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累有賞賜雖拔
山曳牛之力不能過也見歙州圖經

古之有力者蜀五丁舉萬鈞秦烏獲夏育舉千
鈞衛石蕃能負沙一千二百斗項王舉鼎拔山
可謂絕力矣唐安景思賜名李存孝一臂有二
萬五千斤力兩臂有四象不過之力晉王嗜酒
酒酣被康君利李存信假令用五車掙之存孝
以身縱五車咸返卻言將劍割斷手脚劬纒掙



褫取以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敢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遂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魯恭王好聞雞鳴及鷲鴈養孔雀鴛鴦倅穀一年費二千石見西京雜記

王思微性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白紙裹手指在宅有犬汗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便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見金樓子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思郎中任

正亦有此病見食載

劍南東州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虫時人謂之蟠虫每散衙令人採食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熟水中以洩其氣盡以蘓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見乾牘子

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權長孺犯事流貶後將詣闕求官臨行郡公飲餞于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瓜癖乃於步捷及諸傭保慶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瓜或洗濯未精以紙裹俟



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
敢獻遂進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千金之惠
涎流于吻連撮噉合坐驚異見乾牒子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
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者
歲餘憲宗深以為患京兆尹溫造請以騎往至
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賀無患及至但宣召
救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
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併赴

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索
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
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抨舉其索則刀劍去地
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
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見王氏見聞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
州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
與神約果大捷則投紅期畫錢面左右諫止儻
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



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
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踈
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請紗籠覆手自封焉曰
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砍崑崙關敗智高平
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
乃兩面錢也

建炎之初虜使講和云使來必須百官郊迎其
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為意盡遣部省吏人迎
之朝見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禮是日檜
令朝見殿廷之內皆以紫幕銷滿北人無辭而
退見貴耳集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檜呼一
鑄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
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鑄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
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
小術見貴耳集

桓公尊管仲曰仲父而蜀志秦宓為師友祭酒
亦稱曰仲父漢時吳漢討公孫述八戰八克而



唐時婁

德師

經畧河源擊吐蕃亦八戰八捷唐太

宗時褚亮蘇旭杜如晦于志寧蘇世長房玄齡

姚思廉孔穎達陸德明薛收李玄道李守素薛

元敬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蓋文達許敬宗為

十八學士而開元中張說徐堅李述趙點賀知

章趙冬元馮德選庾子元侯行果母照張會真

咸冀明李子訓東方顯陳玄秦孫季良呂句金

欽亦為十八學士魏文帝以司馬懿陳羣朱鑠

吳質為四友而吳太子孫登亦以諸葛恪張休

顧譚陳表為四友舜有五臣而宋文帝時劉湛

穀景仁謝弘微王華王曇亦稱五臣孔門有十

哲而唐肅宗時尊田穰苴孫武吳起白起樂毅

張良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亦為十哲漢成帝

封舅五人為侯王譚平陽侯王商成都侯王立

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曰五侯而

漢明帝時封單華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左昭上

蔡侯貝瑗東武陽侯唐衡汝陽侯亦曰五侯劉

敞劉攽劉奉世為三劉而宋劉煥劉恕劉義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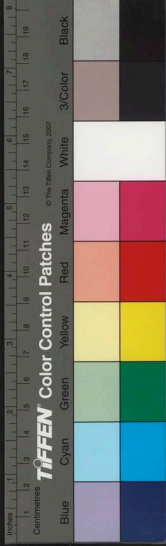
亦曰三劉漢有四皓羽翼太子而南齊書徐伯
珍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常維
為戶部郎中善于剖判負外郎宋之問工於詩
時人以為二妙而晉衛瓘與素靖俱善草書亦
稱二妙曹魏八達俱出司馬氏伯達朗仲達懿
叔達孚季達馮顯達何惠達進雅達通幼達敏
以其有智謀也而晉亦有八達光逸胡母輔之
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彛阮孚謂其從事於酒
而放達者也瑯琊八王俱出王氏王祥王衍王

綏王登王敦王導王戎王玄而晉亦有八王汝
南王亮楚王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
王穎河間王顥東海王越漢又有八王楚王韓
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韓王信趙王張耳長
沙王吳芮燕王成荼燕王廬漢時李膺郭泰同
舟曰登仙而唐玄宗時班景倩入為大理倪若
水亦曰登仙又寰宇記載張陵為蝮蛇所吸門
徒以為登仙晉時索靖汜束張彪索紛索永俱
詣太學曰燉煌五龍而唐高宗時桓彥範敬暉



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狄梁公盡毀諸淫祠獨留秦伯季札伍員而於吳興項王廟馳檄以毀之有曰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律數之有歸遂奮閔中之翼竟垂坂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君宜速遷勿為人患然吳興項王碑陰有顏魯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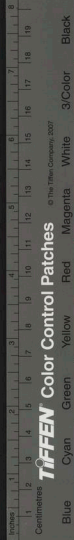
題云西楚霸王當秦之末與叔梁避仇吳中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宰制天下其魂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迹具竟陵子陸羽所載圖經予以故碑顛趾乃命崇樹以紀之同一九折坂也一以為可畏一以為可驅同一楚霸王也一以為當毀一以為當復四公皆偉丈夫同事而異見乃余然九折之道即為忠臣險亦宜畏霸王之雄雖諳天命祀可不毀只論項王弑義帝一事罪不必言其餘若得太公



而不烹獲妻子而不淫宴鴻門不殺沛公受護
間不殺巫夫自是項王好處即使當時有天下
亦不至為甚失德之主負祠可仍項王亦當如
故而梁公乃存此而毀彼不知何見
或問孟子當列國時使得君而用之亦可幹功
業否曰聖賢氣象自是不同向使孟子見用於
小國之君亦必有可觀宋高宗若用龜山也須
救得一半况孟子乎
樂府腹中劒中自操一日不試中怒號構讎結

怨身焉逃一夜十徙甘為勞生無遺憂死餘恨
恨不七十二冢藏山坳李林甫一生被西涯公
幾句道盡

鄴城記曹操疑塚在魏郡之講武城外漳河上
凡七十二處森然彌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
磁州而止南村輟耕錄載朱愈左符詩人言疑
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塚七
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此說果行曹公奸雄立
盡矣或又有謂真塚出七十二塚外者則老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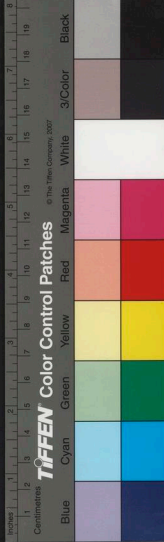


管滂子
信叵測乎

文陞吳澄名家大儒也而卒以事元遂貽譏於後世周履戴淵俠氣刼徒也而卒能改勵遂見取於君子房玄齡妻為夫病別日孝婦也而其後不能免姬婦之名高嫔附王安石小人也而其後乃蓋於廷爭之奏甚矣終之當慎也

晉人言語應荅如流如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李元禮有重名文舉至門謂與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

仲尼與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鄧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梁國楊氏九歲甚聰惠孔君平字孔坦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此數人者其可謂善言語者矣豈時尚清談故九歲



十歲小兒亦若夙構若天成耶

郭霸初舉集召見于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
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
則天悅拜殿中侍御史時人號為四其御史見
舊唐我明夏正夫嘗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
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微宜再起賊
平病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見吾學編合二
事大是天成

張子野做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

見山影隔牆送過鞦韆影人目為三影尚書應
子和詩有云兩岸夕陽紅蠟炬短燒紅過風落
花紅人目為三紅秀才二事似亦天成

荀勗食飯而知炊者之為勞薪乃故車軸脚也
此玄解之上者也若易牙嘗水而知淄澠之合
蒲元為武侯鑄刀取水而知雜涪八升取水者
謝服李德裕飲水而知水之類石城而非金山
其人謝過不敢隱苻朗食雞而知棲之恒半露
食鵝而知毛之白黑慶試而記之俱無毫釐之



差其即次之玄晏食麥而云桃李李三沐祈漬
王湛別馬而云當就蟻封梁四公窮苦酸而能
辨高昌葡萄之酒其又次之

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
臨崩時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
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定制
嗚呼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見否泰錄
汲黯始列為九卿公孫弘張湯為小吏也而弘
至丞相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

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見武帝言曰陛下用羣臣
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夫用而誠當則
卑可踰尊疎可踰戚何嫌於積薪但以弘湯而
居長孺之上是加文木於樑棟之材也此武帝
所以默然

里母非遊說之士而出婦或以還趙酒非取禍
之胎而邛郫或以困

呂后殺淮陰侯其謀出於蕭何而史官有云成
也蕭何敗也何何之罪固無所逃矣乃余之罪



管滯子
何不在斬信之日而在遊雲夢之時當時韓王
本無反謀即有告者又未必實帝不過以藏鍾
離昧為疑耳昧死可不執也胡不早以百口保
之而令有後車之載乎至呂后問計之時信之
反已實而謝公著之言可據矣何淮陰之舉主
也利則均受其利害則均受其害帝之候戶牖
而因及無知已有明驗豈獨罪信而不及何哉
慮及於此故始不得不引見既不得不賺入非
以殺信所以自免也蓋至此相國亦無可柰何

矣故予之罪何不在未央之日而在雲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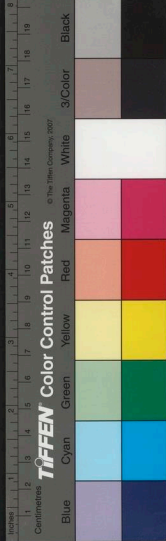
初之

漢太上皇名端字執嘉見帝王世紀壺関三老
姓令孫名茂見荀悅漢紀

許由字武叔莊周字子休妲己鍾氏妲字已孫
叔敖名饒田文云孟嘗君孟字嘗邑名王莽天
水人字稚叔陳搏真源人魏了翁臨邛人武則
天文水人楊貴妃四川茂州人文水至今有武
之碑龜人不能動見諫言又妲己係冀侯蘇護
女見列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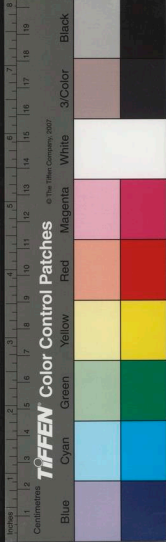
四皓皆河內軼人或在汲高士傳曰漢高后使
張良詣南山迎四皓因名其山為高車山安期
生瑯琊阜鄉人黃石公下邳人見列仙傳陶潛
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孫登
字公和汲郡人見薄生八牋化益即伯益見宋
秉語段于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于因邑而氏
以為干木者誤見丹鉛錄

子姓辛氏字文子
或問博可廢乎曰不可萍浮楚澤隼集陳庭異
鳥舞郊羴羊出井即孔子曷廢博乎喟然之嘆
約不離博子輿之論博而後約兩大賢亦然後
世博物君子有未易更僕數者張侍中寬識涓
水之女子賈秘書遠識五采之神雀長平赤虫
頭目口齒悉具而東方朔識其必為秦獄取虫
置酒而立消永康名山大龜焚柴萬車語猶如故
而諸葛恪識其熟於老桑伐樹煮龜而立爛俟



囊見識於元遜仙館見識於張華鬣頭見識於
彭權貳負見識於劉向彭侯見識於敬叔狄泉
見識於董養服匿之器小口方腹底平可將七
八升單于以與蘓武者而識於陸當侍 罇于
之樂于寶周禮註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而識
於斛斯微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非廬若
虛不知大夏龍雀周垂夫印非劉原甫不識象
膽隨四時在足非徐鉉不悟桂陽程鄉有千里
酒飲之至家而醉任昉不憶而劉士深香以為

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徐知諤得畫牛一軸晝
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羣臣無知而僧錄
贊寧以為見張騫海外異物記他如褚遂良之
識飛雉張柬之之識影娥池竇攸之識鼯鼠劉
知俊之識地囊段成式之識報時鐵金履祥識
海運之利東廣微 智識兩行科斗之文三日曲
水之義斯皆博洽君子哉雖然張華能辯龍鮪
石鼓而不能解嵩山竹簡之一枝韓定辭能辯
銀筆雪兒痴龍而不能解馬或囁齧之兩字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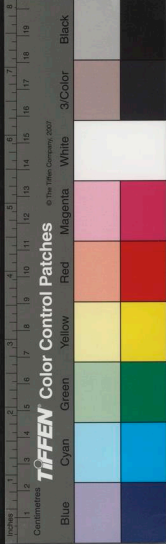


亦豈易易乎哉。此段撰之以辨讀者非為博洽君子設也
 胡致堂謂韓信功過當相準是矣。至謂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以之私論則可以之責高帝則不可。徹之說信信之拒徹惟信徹二人知之。今淮陰臨死無悔不用蒯徹之語高帝終不知寧有明知拒徹而尚以失期為罪者乎。究漢祖矣。

問韓信約豨從間道取長安信從中起此計果行天下事未可知果豨推信乎抑信推豨乎曰

淮陰安首臣豨然觀豨立營以防敵觀星而投番似亦非常人設此計可成將復見楚漢故事亦必不相臣亦卒難混一長安以西當屬信耶耶以南當屬豨然陽夏終非淮陰敵又將為垓下之續耳

姚螭以金簪而誅慶忌專諸以魚腸而弑吳僚張千以良馬而殺岑彭黃蓋以苦肉而破曹瞞故曰將在謀而不在勇心在齊不在多信矣然亦有天意焉不者荆卿之奉圖宜得志於秦皇



而蕭王不讀春秋傳荆雄不免矣

來欽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欽未即死欽馳召蓋延延悲哀不已欽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又漢後主時張嶷與大將軍費禕書引岑彭來欽戒禕則劍之中刺客也明矣及讀東漢志載來欽聞呂鮪汪顛合攻吳漢欲按兵欽不聽出戰為蜀將畢雄鎗所中得胡能謝奇殺入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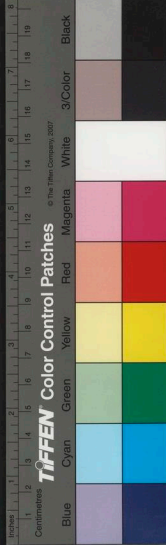
陣救出欽回營脇下腸與鮮血迸出而死與綱目所載刺客事大不相蒙果岑來二公俱中刺客乎抑岑公中刺客而誤以為來公乎附記於此以俟識者

刺客中亦有好人漢惠帝時呂后欲勦諸王用呂嬃計鴆齊王肥不成復用呂產議以壯士梁上柱刺之柱聽妻言曰賢妻之言深為有理但我不去恐使他人刺之則我死亦無益也不若往通齊王使自防備遂夜說齊王割大郡與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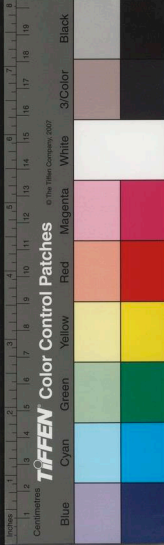
元公主為湯沐邑，乃拔所佩刀，自刎階下。見前漢志。東漢杜林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待喪歸，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其身挽鹿車，自載弟喪，嘆曰：「當今之世，誰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見後漢唐太宗時，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太子承乾私引突厥入宮，志寧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絞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殺。見綱目。宋時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

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遂蹙帷帳，公問為誰，曰：「某來殺諫議公。」曰：「汝携余首去。」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見塵史。張浚次秀州，嘗夜坐，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狗衆，曰：「此苗劉刺客也。」見玉露。此數



人者皆天下義士也。若梁上畫竒而救齊、秀州嚴備以警浚，此其智又在諸人上矣。問新附之卒，為將者何以待之，曰有不疑而為用者，亦有不疑而為害者，不疑而為用者，蕭王之於銅馬、武侯之於南人、裴度之於蔡卒，是也。不疑而為害者，慶忌之於姚螭、岑彭之於張千、費禕之於郭循，是也。兩者雖各居其半，然大率為將之道，待人宜親，自防宜慎。敵人有新附者，即使城府不設，亦切不可置之左右，譬如人家

有新進之僕，邂逅一見，輒布腹心，即可置之臥榻之側乎？必不其然。昔黃相揚聽孫贖之言，有龐涓參謀來降者，相楊束草人於臥內，自匿帳後，竟得免害。又魏武嘗云：我賊中不可妄近，近便砍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砍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李林甫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奸雄小人，其術雖無足取，而兩人之得



免於刺客者亦未必不本此計將臣觀之自得
防身之道不可以人而廢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
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為
釣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虹蜺為絲
明月為鈎又曰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
夫為餌時相踈然見撫遺張祐嘗謁李紳自稱
釣巨鰲客李盛怒因詰之曰以何為竿曰以虹
為竿問以何為鈎曰以月為鈎又問以何為餌

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疑即一事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不
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令各引古人一聯相戲
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
鼻梁坐中大噱貢父默然無言但感愴而已見
事林廣記

明由曉升級必有受稅俗成博受古諸隕丘受
延禧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見論語
摘輔象



金提主化俗烏明主建福規默主災惡紀通為
中賦仲起為海陸陽侯為江海 右伏義六佐
六佐出世

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
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片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俱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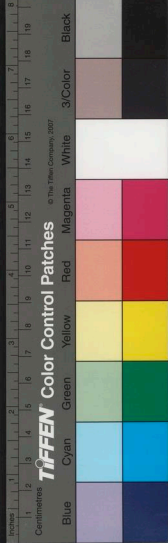
語摘
輔象

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永徽中盧齊
卿卒亡及蘓說見其舅李某為冥司判官有吏
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為

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數日多少判官舅乃判
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罷見嘉話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
觚循堦而行忽見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
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
快活也

周賈偉充史館桑維翰為相惡偉待之甚薄及
為翰傳言翰死有白金八千鈔學士徐台符以
為厚誣偉乃更為數百儕類不平目為賈鐵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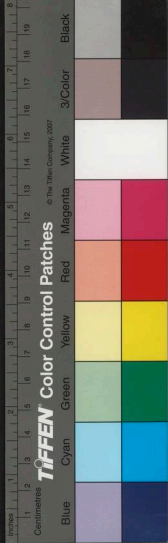
見五代史然天定錄載僧可隆對高從誨曰某
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維翰登第以至入相
某尤在場屋頻年敗衄皆維翰所挫也因削髮
為僧即此一事則賈偉雖屬厚誣而如此薄友
蔽賢亦未得為良相矣

尚書郎自兩漢以後妙選其人唐武德貞觀以
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為前行最為要劇自後行
改入皆為美選考功負外專掌試貢舉人負外
郎之最望者司門都門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

在後行閑簡無事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
以才望清雅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負
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
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躩蹬却落省牆
東膳部在省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見

兩京新記

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
毒又朱書云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姦回振冤
滯止滂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畿尉簿為
之相畏遠使惡暴直忌按權豪出於雍洛州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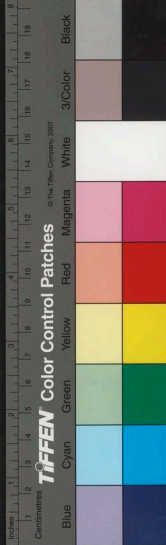
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為良服之
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峭見僉載
賈言忠撰監察本草云服之心憂多驚悸生白
髮時義云裏行及試負外者為合口椒最有毒
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歎殿中為蘿葡亦曰生薑
雖辛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脆梨漸入佳味遷
負外郎為柑子可久服或謂開口椒少毒而脆
契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常性唯拜負外郎
號為摘去毒歡悵相半喜遷之惜其權也見御

史臺記

太宗嘗云朝廷每除一舍人六親相賀諺云一
佛出世見國史

茂陵何比于漢武時丞相公孫弘舉為廷尉右
平獄無寃民號曰何公見三輔決錄注按比干
學尚書于晁錯而錯以深刺死比干以仁恕稱
且與張湯同時數與湯爭墨子練絲之泣安足
憑也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才望清高標格孤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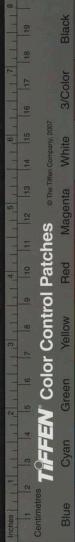
者署為之俗號三緊官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在此省之次獻可替否也評事出緊以其銜恩按覆彈射不法也赤尉坐緊以劇縣決遣權豪畏威也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以為榮見

兩京雜記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部負外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見傳載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

受賊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無杖我決杖既而包引因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如言紛辨不已吏大聲呼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斥吏於廷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為其所賣卒如所約小人姦回難防也見筆談

二君有二馮立字聖卿竟寧中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



漢

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
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
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
叔猶二君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涇病痺天子聞
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見前

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政用寬仁郡中歡愛先
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
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見後漢

宗慶字叔平為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
男女皆以宗為名○江祚為安南太守民思其
德生子多以江名見別傳○孟宗為豫章太守
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之生以孟為名見
別傳○陽城字亢宗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
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
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
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
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見新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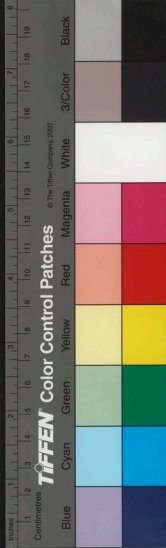


張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為張氏寶方為海內令名也起家秘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累遷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見南史荀羨字令則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見晉中

興書

秦置郡丞以佐守在邊為長史掌兵馬漢景帝置郡丞黃綬武帝元朔六年改名長史為京兆尹置丞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負治中別駕諸郡從事見漢官儀隋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而置郡贊治後又改為丞武德初改曰別駕高宗改為長史見天中記

鮑昱字文泉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



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
求哀豈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
有子見東觀記

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
頭巾上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
乃釋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為大耻皆相勸勵無
取僭為賦稅常先諸縣去官竟不捶一人見封
氏見聞

嚴安之與崔譚俱為赤尉力行猛政譚恐安之

名出已右每事欲先之安之使五伯執大杖引

前譚則益麓其杖安之越麓譚亦轉麓之

如此至杖

大如椽力不能舉安之遂令執小杖譚亦益細

其杖安之越細譚亦轉細之如此至杖大如筋

不能用安之患其歷已遂都去其杖使五伯空

手而行譚果不能學見封氏見聞

佳人難再得相傳以為荀奉倩悼妻語不知槩

意原本傾城句來按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

倡進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延年侍上起舞曰壯



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公主因言延年女弟上召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焉

石崇被收車載東市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早散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作難園桓公一室不得出一婦人從竇入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婦人曰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

方以書社七百下衛食將不得矣乃援素幘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富莫如石崇貴莫如國君及其死求為寒士匹夫而不可得向子平有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誠哉是言也

磨刀則太行山缺飲水則孟津河乾怒目則鬼哭神驚噉聲則河翻海沸見韓信與燕王書大是雄壯

蔡祭酒介夫嘗題卧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曰處今世亦



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此言大有益凡為學者宜書寘之座右

茂齡之奇者上則項託七歲為孔子師甘羅十

二為秦上卿孔明十九奮起南陽次則陸九淵

五歲問其父賀天地何所窮際晉明帝紹司馬數

歲與其父元帝論日與長安遠近宋玉禹偁元穿

之七歲之題磨詩晉韓康伯數歲之對熨斗文

寬夫名彥博灌水而毳浮司馬君實名光破甕而見

出皆幼時事後漢黃子琰名琬七歲能對日食之

餘如月之初宋冠平仲名準八歲能有華山紅日

之作孔雀嘲客則有楊德祖三國楊脩附龍看日則

有解大紳皇明解縉客字父而不拜則有常伯槐三國

林常歲方週而取印則有曹國華宋曹彬戴物刺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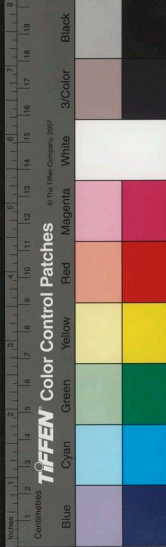
而秤象則有鄧哀王仲字蒼舒見魏志劉道原宋劉甫

四歲而對孔子之有兄程明道未能言而指叔

母之釵所亦大奇矣若夫史建唐年一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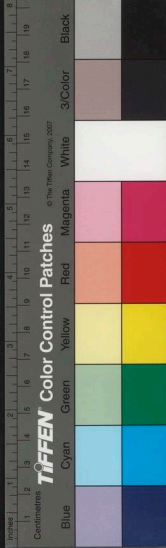
高行周年一十三歲俱能戰王彥章逼之死則

又將種之奇者也



程頤與人論立賑濟法云州縣濟饑或給之米
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
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
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救饑者使之免
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
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
之給米者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
午即出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
也九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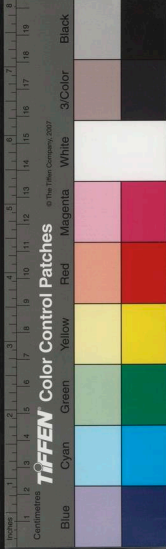
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
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負親
嘗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及
吾學編載太傅席文襄公陞南京兵部侍郎時
江淮南北大饑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軍餉戶
部方議發帑賑會公奏至請亟賑乃請以賑事
付公公賑有法欽郡縣銀米數并截漕粟戶部
賑銀量饑重輕為多寡大抵專設粥以故侵冒
者少全活數十萬逾兩月人稍蘇由此言之設



管滂子
粥亦救荒良策也

問待惡人之道如何曰九君子之所以中小人者其端嘗始於見蓋一見則必與交言稍遜其言即為附黨稍直其言又虞後憂君子縱不欲為許多却顧然已受其禍而有濟於天下則猶可言設於天下無濟而徒以直言賈小人無所顧忌之禍夫復何益故大九君子切不可輕易與之相見恐一見而入其彀中也或曰易之睽曰見惡人又何解與曰君子之於小人容有不

得不見之時則不可不見如孔子陽貨之先塗中之語是也曰陽貨王驩同一惡人也孔子見之而與言孟子見之而不與言何也曰當時懷寶數語出於陽貨孔子安得不荅孟子書中不載王驩之問則王驩之未言也可知故孟子可以不言設使王驩有問則孟子亦必有以應之者曰王驩何以不言曰彼直為輔行其言當在孟子而不在右師且右師小人或以不言語人未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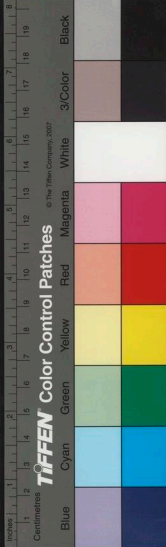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以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

為嚴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瑾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畧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為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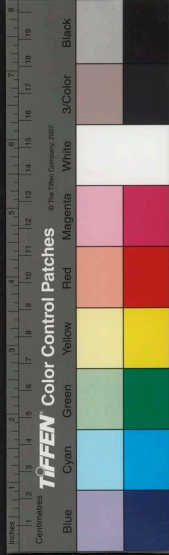
稱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四段
見丹鉛總錄

問劉玄德孤身江東娶孫夫人郭子儀單騎見
虜即退回紇何輕也母亦倖而還乎曰玄德雖
孤賴有趙雲在且折值孫夫人曲為調護故江
東不能死玄德郭公雖不聽鐵騎之選然所從
數騎中當有能者故回紇觀者兩翼稍前子儀
麾下亦漸進恰似鴻門項伯起舞汴梁史敬思
擊劍光景雖云單騎覺有隄防故回紇不能執

令公如徒慕劉郭之名而乏自完之計鮮不敗
矣

問岳武穆不見殺能復中原乎曰不可何以知
之曰如諸葛孔明非不重權非不深謀又非有
奸臣在內而天命去漢營中之星已先殞矣宋
之天即漢之天也武穆善謀人豈能謀天故中
原必不可復

今稱人行事無主張者曰信天望日此俚語也
按信天翁鳥名滇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



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見楊用脩錄俚語
蓋本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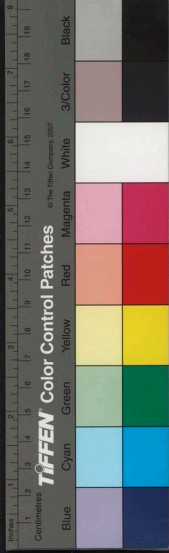
張聰桂萼論興獻王尊號曰禮官以本生父母
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皇
上亦自不察以本生二字為親之之辭而不知
禮官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也今日之議必亟
去本生二字而後繼統之義明議廟饗則曰孝
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作姦以誦君願 陛
下及聖子神孫於太廟奉以正統之禮於獻廟

奉以私親之儀私親二字何異禮官本生之說
乎自矛盾矣

漢永寧中南昌有婦人生四子守門郡人唐檀
何祥檀曰京師有兵氣禍發於蕭牆果成閭顯
之誅

梁相國鄭珽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
九年入相時人謂之三九相公見駱中紀異與
宋歐陽脩自稱六一居士可為的對

韓魏王不平李師中第二人之言聞見不聽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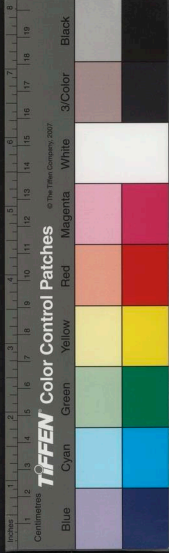


仲淹好水川之諫王陸贄誣竇參以賊私過多
集異聞排于公異以家行不謹蕭趙鼎不荅宋主
開言路賞張戒之說錄行皆白璧之考也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
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女狀元王
蜀黃崇嘏也崇嘏臨印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
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庠欲妻以女崇嘏
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
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娥眉立身卓

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袒腹
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見詩乃止又關圖有一妹
有文學圖嘗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
搯耳見南楚新聞此亦一女進士也又淳熙元
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者挑試所誦經書
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見朝野

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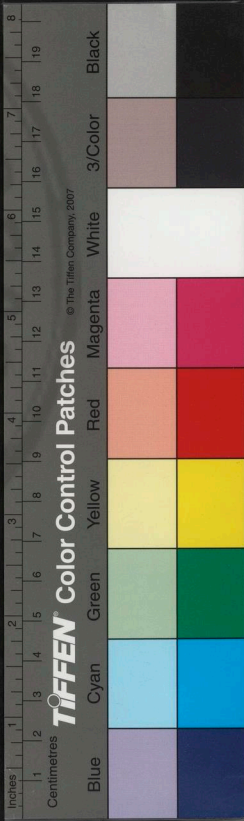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
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故世有偶對者曰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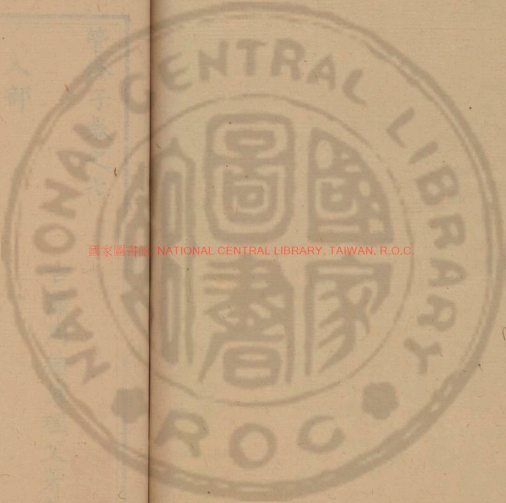
于腹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從角聽無乃不足
于耳與蓋本諸此
有韓信斬殷蓋孔明斬馬謖李光弼斬張用濟
之威威則有畏將矣有李牧饗數牛王剪善拊
循吳起叱士疽之恩則有愛將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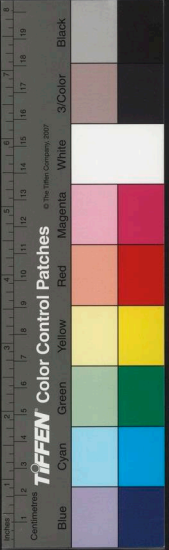


入部
 遺責可得不可傳者雖在傳之妻家被視言於
 但保而終不以生夫妻如此况他人乎
 歸藏卷筮曰安尤出自羊水八胎八胎結首公
 九津以伐空桑黃帝破之於青丘是黃龍子也
 世紀曰有苗虞南蠻而不服堯抵而克之於丹
 水之浦故路微曰克治於是始有青丘之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3976 v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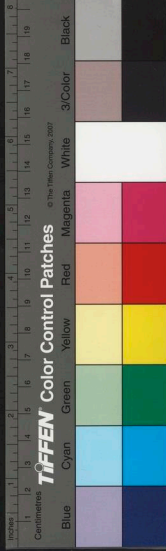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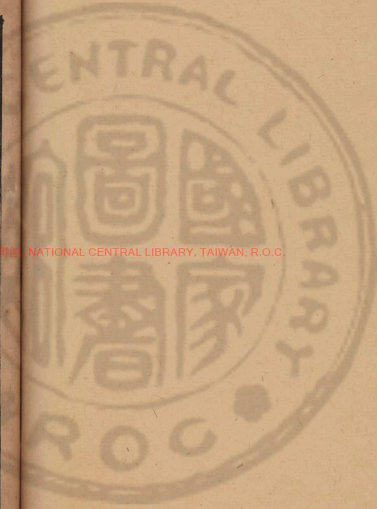
管涔子卷之七

人部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道貴可傳不可傳者雖程偉之妻寧被撾苔發
狂裸而終不以告夫妻如此況他人乎
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皓首登
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皇甫謐帝王
世紀曰有苗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
水之浦故駱檄曰堯治時邕猶有青丘之梗舜



仁天溥未除丹浦之凶

王弼州載東方曼倩陸沈金馬為大隱朝市之說其流弊至於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見大傳充隱者皇甫希之也見桓玄傳黃扉隱士者許寂也仕蜀好脩鍊見蜀檮杌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隱終南有意當世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胤也遨遊人間俱見本傳

袁粲為丹陽尹嘗步歷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

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見唐書王耽嗜酒一醉或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以大飲為上頓見朝野僉載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見撫言飲器大者曰武小者曰文見酒譜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天酒即饑甘露也則向天乃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



與天地同生見神異經蘓晉學浮屠術得胡僧
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米汁與吾性
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彌勒即布袋和尚常
於市中飲酒食豬頭人無識之者見唐詩註
趙朔死而程嬰匿其子武友人之報也李固死
而王成藏其子燮門生之報也李式死而汲固
藏其子憲故吏之報也此固甚難若魏彥恩
字之於希直有何報稱而能悉力周旋藏其幼
子而方祀不絕抑尤難矣

魏澤為刑部尚
書謫寧海典史

憲章錄載天順六年二月復設提學憲臣以黃
潤玉為廣西提學僉事時學政衰弛命廷臣舉
有學者督之楊士奇以潤玉薦遂命之按前
正統九年三月士奇已書卒今薦黃者何人且
卒時年八十距天順之六年又二十年矣何矛盾之甚也
方寧海吳撫州陳新會王餘姚皆國朝第一流
人物無可間然者乃彭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
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張元



禎語陳真晟則云與弼亦不必見尹直則謂辭職而歸矜肆無復故態或又謂其與弟爭田褫冠囚首跪訟公庭尹直又謂憲章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方方言於上乃得受職及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槩開道無復故態張元禎憲宗實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安仁則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由詭遇又曰王某心事衆所共疑後儒見宸濠與陸完書有王守仁亦可之語遂益動其疑何不喜成人之美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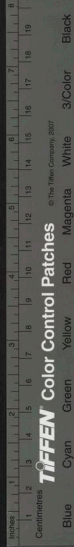
費長房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酢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之外者數處見列異傳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不薦東西兩王芳洲啖人訐西楊之子稷稷竟坐法論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以圖進用又力薦武功武功竟置芳洲於鐵嶺武功為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總兵又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貴溪亦頗類此見今言二百一十三



或問富貴子弟待人宜如何曰傲固傲也即卑
自貶損猶未免為富貴所使亦傲也大凡門第高
者只宜任其自然當而上不失之亢當下而
下不失之貶全然忘其有富貴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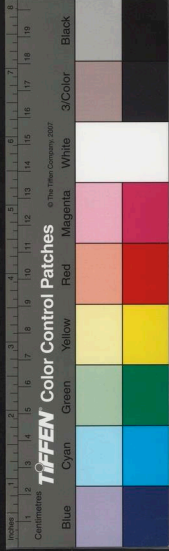
蕙東坡云武侯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
為此亦事後之論耳當時荊州一時取不得巴
蜀稍易取故暫取之以安其主庶乎可以出兵
譬如人先未安身時何暇揀擇安居此即蕭何
勸漢王且王漢中之意孔子於魯不可則去齊

陳孟子於周天子不可則勸齊梁孔孟豈不知
魯為父母之邦而周天子為共主哉勢不可耳
程伊川有言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
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其對孫覺曰以天下之
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
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邪此
最知孔明者王荊公詩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
合終身作臥龍果如公語漢家四十餘年天下
誰為留之而誰為開之進士薛能詩曰陣圖誰



許可廟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
無可律吾身噫嘻其不知量之甚矣

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
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
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語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
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
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見三國志漢昭
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
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正之計



史通此三段是能為孔明洗寃者
元祐之奸黨元祐之忠良也司馬蘓程諸公紀
與不紀固自知其為君子如王獻可張士良輩
非碑幾乎泯矣奈何令黃門夜半毀之哉故在
當時喜此碑之速朽在後世恨此碑之不存
漢時京兆尹三休金敞字元休常端字甫休第
五巡字文休晉時京兆三明蔡謨道明許閭道
諸葛恢道明會稽三康孔倫敵康張茂偉康丁
潭世康

孔子之比老彭孔明之比管樂其詞謙魯西蓋
比管仲孟子不比尹夷其志銳黃憲國之顏子
王導晉之夷吾歐陽今之韓愈允文今之裴度
瀛溪宋之仲尼其論當白圭之築堤而方禹之
疏濬霍光之放廢而曰漢之伊尹崔浩之戮身
而自比於子房漢靈之畢圭靈昆苑而藥松任
芝以擬於文王之囿殊增識者絕倒耳

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
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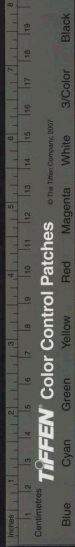
勃子勝之
常帝女

勃得出曰



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安國事梁
其後抵罪坐法獄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
復燃乎甲曰燃即滅之貴客尚如此况其下者
乎曹參治齊云慎無擾獄市得之矣
管子雖伯佐其言亦有近於道者讀管子書而
知之其曰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
貴鄉與朝爭治又曰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
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
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又

曰王主積於民霸主積於將戰士象主積於貴
人亡主積於婦女珠玉又曰堂上遠於百里堂
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
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所謂遠於
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
月而君不聞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
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所謂遠於
萬里也又曰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
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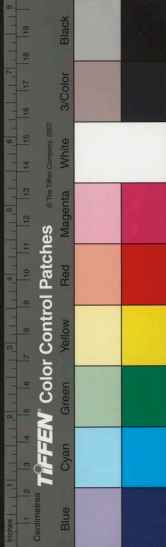
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此危君之徵也又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據所云云稱天下才不虛矣學者母得以孟子之不為而易視之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函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見遺書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歛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見遺書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有一潘姓者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擇大錢見楮記室



宋神宗時知制誥宋敏求蘓頌李大臨劾李定
 並落職謂之熙寧三舍人我朝武宗時張敦華
 林瀚林俊章懋並宦南京謂之南都四君子西
 漢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商
 山四皓三國時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
 王戎謂之竹林七賢西漢時孔融陳琳王粲徐
 幹阮瑀應瑒劉禎謂之建安七子建安獻帝年號唐時
 賀知章汝陽王李適之崔宗之蘓晉李太白張
 旭焦遂謂之開元八仙俱可為的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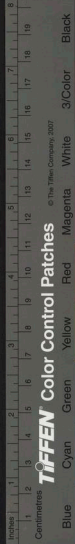
問康對山公救李夢陽因屈身見劉瑾可也乃
 與之解帶痛飲天明而別其後遂與瑾相往來
 則大不可曰不然當時不示之以厚李公之獄
 尚未可知有事而求無事而絕恐亦非待惡人
 之道孔子雖惡陽貨亦只得與之應對孟子雖
 惡王驩亦只得與之往還康公即不敢望孔孟
 然於郭令公章敬之遊亦甚相同而郭公無所
 要於朝恩康公有所求於劉瑾其所處又難於
 郭也



齊桓公出遊見亡國郭氏之墟而問於野人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美行也其為墟何也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得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子路問孔子治國之道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雖欲無亡得乎郭氏能知惡惡矣范中行氏能知賤不肖矣而終於亡國劉景升善善而不能行惡

惡而不能去所以有一徐元直而竟失去以資玄德徒知之弊亦可鑒已

考家語所載七十二賢無秦冉顏何史記所載七十二賢無琴牢陳亢文翁石室但有七十二賢而唐祀因之杜氏通典則有八十三賢而宋祀因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為先師則始於唐之貞觀以曾參等六十七人並為名伯則昉於唐之開元至于孟子元加封繼顏曾思為四配亞聖公升顓孫師為十哲則又至宋而始定焉按馬



端臨曰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子思孟子舍是不錄而皆取之釋經之諸儒二十二子獨子夏無以議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于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什經於名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舛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纖縷則其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者

而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蓋拘於鄭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人之傳也見衍義補

王思大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

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

擲地踏壞之見魏志王藍田名性急嘗食雞子

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

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

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

使安期述父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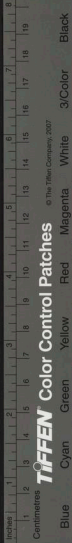


邪見世說性急者佩二王事以自箴堪發一咲
而消融處亦不小

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
稱為水滂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
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命
坐免官

管子載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
已聞於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
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

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問曰
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
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
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夫欣然喜樂者
鐘鼓之色也淵然清靜者縑絰之色也溲然豐
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
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
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
是臣故曰伐莒也史載苻堅與王猛苻融議赦



管子
八四
于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自為文忽一大蒼蠅入
自牖間鳴聲甚厲集于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
久而方去俄而長安街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
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
何從而泄也赦外推之咸言有一童子衣青衣
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
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夫闔門而謀屏左
右而議至密也而東郭能意蒼蠅能呼况不密
者乎語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信矣

趙高指鹿為馬古今奸之按爾雅云馬之似鹿
者直千金今荆楚之地其鹿似馬當解角時望
之無辯土人謂之馬鹿則馬之與鹿當亦有相
類者但高原以立權為心其所持獻者當是實
馬而非以其類也

列子云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
遊鷗鳥之至者百數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
從汝好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
下古今注又云海上之人有好蜻蛉者每居海



上游靖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靖也
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靖皆從汝居
取而來吾將翫之明日之海上而靖無至者矣
甚矣機心之不可有也

後漢書載承宮名播單于單于使求見宮宮曰
夷狄眩名非識真也臣貌醜不可以示遠人乃
以大鴻臚魏應代之世說載魏武將見匈奴使
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
立牀頭英雄欺人類如此

趙武不見鄭伯而愧謝於子產之一辭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而懷慙于王孫滿之一說契丹
請歲幣外別假錢幣而見屈于王文正之議狄
青將百萬精兵人情頗疑而出判於歐陽脩之
言言之不可已也如是

文丞相刑柴市時云鋸人須用板按唐孫揆第
進士昭宗封李克用後因僭亂以揆本道兵會
戰克用伏兵執揆揆口大罵不屈克用怒甚令
人以鋸鑿其身鋸齒不行揆罵曰賊狗奴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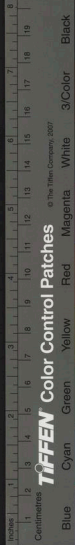


可也
本作巨音頗不

當用板汝輩安知鑷者如言齒果行揆罵聲不
輟至死文公之言蓋本於此
世傳飯後鍾事出宋呂蒙正按唐王播客揚州
居僧寺木蘭院每晨鍾罷始飯播輒求食僧厭
之一日飯後乃擊播來則後時矣播忍耻題壁
云上堂已了各西東耐耐闌黎飯後鍾次時亨
乃續之越二紀得仕出鎮是邦遊寺僧不敢毀
乃買碧紗罩之播復續云二十年前塵土面如
今始得碧紗籠則又出於王矣將王呂異時而

共事乎抑其事屬王而誤傳之邪
顏回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
之田十畝足以給絲麻鼓琴足以自娛學夫子
之道足以自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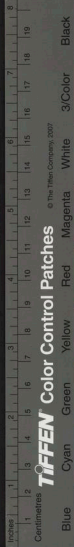
小說載劉瑾謀害總兵官文貴用楊玉言造十
三道金牌取之即秦檜之于岳少保不過也幸
賴李通足知多謀辯金牌之偽阻文貴之行卒
使忠良得保奸計不中豈不貴謀哉或曰當時
施全牛臯諸人計不下宛平乃總制聽馬而全



少保拒馬而死何也曰施牛諸人阻之雖切辯
之不真少保雖欲為總制不可得矣然通也知
則知矣以一邊軍取十二女人往則猶非萬全
也衣服首飾即俱可改而居養所移顏貌動靜
恐未必能盡易王永詰之而不得或者有天幸
乎
小人立法未有不及中其身者秦商鞅出亡欲
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
嘆曰為法自弊一至此哉宋蘓轍謫雷州不許

占官舍遂僦民室童子厚又以強逼民居迫民
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
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蘓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
今不可也又如李斯勸胡亥頌刑而身具五刑
以死周興勸來俊臣炙甕而俊臣因請之入甕
此數人者身立法即身受報可畏哉

徐武寧王達率兵於吳江有一貨食者知武寧
號令嚴肅凡軍人取民食皆斬之遂誣一軍人
強食其麵意其以財賂已而求免也聞于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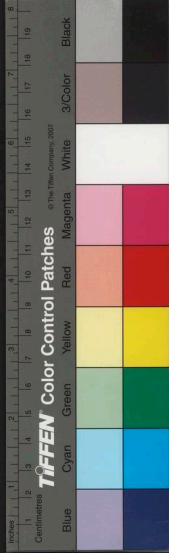


武寧雖知其誣力執其事剖腹視之果無有遂
殺貨食者如彼軍人之刑夫知其誣而願力執
似屬誤但懲一警百猶可取耳

宋史載翟黑子受布以不受而見殺高允撰史
以直控而見原意其偶然耳載觀洪武初殺婦
宜死也而校尉自呼竟以義人得釋逮妓至急
也而老胥教之竟以不欺得生信乎實者民之
大實上下之竅生死之關也故陽明先生教以
立誠之功天臺先生教以求真之學誠也真也

其實一也

晉鍾會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倨而鍛不為禮
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
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
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康出戶延之
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唐崔信明有楓落吳
江冷之句為人所稱後鄭世翼於舟中遇信明
曰聞君楓落吳江冷之句因取其詩集展讀未
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之水中而去此可輕而



輕焉者也。然亦有輕之而失者。如桓冲之于謝安石。元禎之于吳聘君。安仁之于王陽明。不足為諸公病。而反足為己病。若此之類。不可更僕甚哉。人才不可以意輕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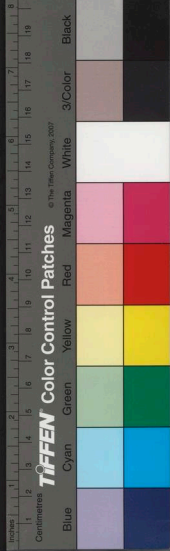
漢太丘長陳寔。平心率物。表正鄉閭。至漢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王烈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宋孔叡先聖四十六代孫也。平生未嘗疑人。欺人亦不忍欺。環所居百餘里。頌愛慕。有爭訟

不聽於有司。聽於叡。不耻犯有司之刑。而以叡不齒為大戮。君子之係于風化也如此。河間劉炫。聰明絕倫。能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遺失。宋劉穆之。史稱其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夫心一而已。耳目手口。一時並舉。豈全不相管攝者乎。大抵兩公者。或如龐士元之於耒陽。見責而決斷如流。或如姚崇之出相府。須臾而裁決立盡。又或如孔覲。醉日甚多。而醒時剖決政事。未嘗



有壅若云一心四用吾不敢相信也
謝瞻字宣遠見弟晦尊重驚駭曰吾家以退素
為業汝勢傾朝野如此當如門戶何乃藩其門
曰吾不忍見也宋顏延之字延年子竣貴重布
衣茅屋蕭然如故常語峻曰吾平生不喜見要
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曰善為之無令後人
笑汝拙也晉羊叔子既握大權與弟書曰既定
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居重
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唐岑

景仁為中書太宗欲令無東宮辭曰臣以庸才
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
以速時謗竟謝不受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
骸骨許之將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
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
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
與娛樂開元年卒貴者人之榮也名者人之趨
也而諸君獨愀然不樂卒以保全身名不罹禍
譴固其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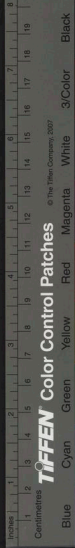
今人謂生辰曰誕日。又曰初度。詩曰：誕彌厥月，
傳誕大也。謂大矣。后稷之在母，終人道十月而
生。今曰誕日，則最大日。降誕，則是降大矣。離騷
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芳肇錫予以嘉名。注：初
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名之，謂命名
之初節也。非謂生也。今有幼而壯而老，皆云初
度，是期願皆三月時矣。其謬誤有如此者。見名

義考

漢宦者傅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常昭田五百。

本為伍陌伍當也。陌道也。言使之導引當道陌
中以驅除也。唐謂行杖人亦曰五百。是五百即
今之皂隸以除路，又以行杖見名義考。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為
失計者。王應麟則曰：考之儀禮鄉射疏，九事無
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
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
右是也。以是攷之，勅誅諸呂之計，已定若為呂
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霆則云：渾



齒弑齊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
淖王欲與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是勃
之先已有以袒右令衆者今以袒右當受刑則
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應麟之考據自以為得
情而不能不屈於陳氏矣然皆未得其情者也
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
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
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
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見弇州稿○

周勃袒左袒右之令似坐觀成敗之形安在其
安劉也使壯軍袒右將王呂乎使左右相半將
並王乎是不然此勃誓師之辭為劉者袒而立
於左左袒吾賞之也為呂者袒而立於右右袒
吾戮之也片辭之下定社稷之安危勃之忠厚
於此可見予聞之關中喬景叔先生說如此見
名義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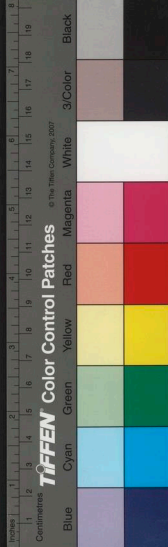
世傳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勅門吏蹠其至出
迎又內傳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人多讀為關



令尹不知尹姓名喜為函谷關吏故曰關令按
白玉蟾集云白髮老聃過函關只得尹喜黃冠
莊子任漆園惟接李伊且令尹楚上卿執政者
非關吏今稱縣令曰令尹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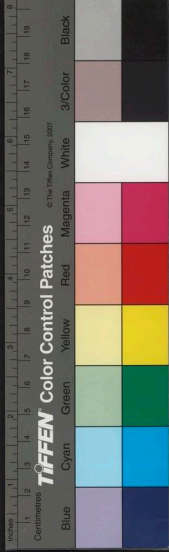
三士窮操者其思葦子作也其思葦子往見楚
王楚王旨酒嘉釀設鍾鼓以樂之葦子愴然憂
悲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王曰琴何悲哉
葦子推琴離席長跪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
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巖巖

之間逢飄風暴雨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子
不以臣為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遂凍饑而死今
王雖陳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
乃如是耶賜葦子黃金百斤命左右收二子葬
之以葦子為相見琴操陽角哀左伯桃相友俱
適楚求仕道遇雪宿空樹中度不得全乃併衣
糧與伯桃角哀死樹中桃至楚語王故王令人
葬角哀乃相伯桃見列士傳陳留尹苞與同郡
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



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夫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夫石文角衣之輩以其衣衣賢弟子獨以其衣衣不肖人情相去之遠一至於此漢武帝使董謁乘浪霞之輦以升壇候王母王母至與帝晏歌奏春歸之樂歌聲繞梁三市草樹枝葉皆動見洞冥記按名義考云金西方成氣有母道故曰母曰王母者尊之也有謂王母

苞年長常先着衣入湏臾出解與史雲見謝承後漢書張軌字元軌少好學初仕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見周書嗚呼交道至此豈膠漆金石所能喻哉乃前二書所載均之併衣糧均之見楚均之立相何遇合之奇相類乃余又呂氏春秋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



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鬖然白首石城金屋穴
居其中在崑崙墟之北又有謂穆王觴西王母
于瑤池者妄益甚矣

丘文莊公論岳飛未必能恢復余亦曾論之此
語似不可駭獨論秦檜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
不為無見范仲淹生事此二議論直令大奸得
志忠良含冤矣

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公為第一韓公次兵好
水川其見不及范公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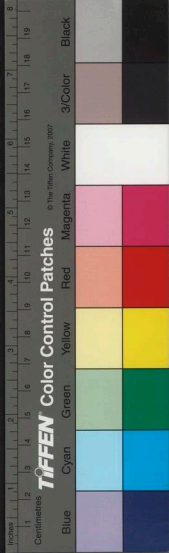
不逮范公

韓公遺尹師魯至慶州約范起兵范

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不能進慶曆
中劫盜張海過高郵晁仲約勞之海悅徑去
富欲誅仲約范曰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不自
保富不以為然后自河址還朝不許入國門未
測朝廷意終夜不能寐繞余嘗有詩云奮鬚要
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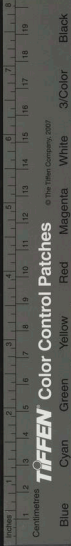
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床停轡日
始知心服范希文見鶴林玉露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
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
也更為幽沉之聲夫子何感一至斯乎吾從子



入而問焉孔子曰然有之嚮見猫方取鼠欲其
得之故為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魯子對曰
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見孔叢子蔡邕鄰人
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邕
至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主人追問
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
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
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
者乎見後漢書二事絕相類

拾遺記載燕王即位廣延國獻舞人綽約絕妙
或行無迹影或經年不饑又載石季倫所愛婢
數十人季倫屑沉香如塵末布象床上使踐
之無迹則賜珠百琲有跡即節其飲食令體輕
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洞冥記載武帝宮人麗娟年十四五玉膚柔軟吹
氣勝蘭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
曲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浼其
體也帝嘗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幕之中恐其隨



管湧子
風而去也夫人體即輕弱果能行之無跡乎果
能吹之而去乎有之可謂之人妖矣

黃巢舉進士不中第嘗賦菊詩曰待到秋來九
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
盡帶黃金甲我太祖醉中咏菊花詩云百花

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

場滿身穿就黃金甲用而不用最得脫胎妙之

閻敞字子張為郡五官掾太宰第五常被徵以

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病

死唯孤孫九歲常未死語孫云吾有錢三十萬

寄掾閻敞孫長大來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

孫曰袒唯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取

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疑見汝南先賢

傳宋包拯賜謚孝肅尹京兆民有自言以百金

寄我者死矣願召其子與之其子辭曰亡父未

嘗以金委人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嘆曰

世人好言無好人三字自賊者也人皆可為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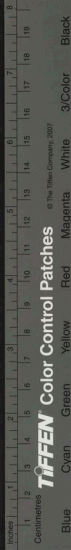
舜於此知之呂希哲嗚呼人心不古久矣若五



官掾開封民者難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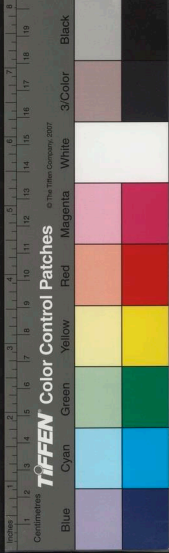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絕
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
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
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
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
為相因一琴工黃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
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絕亦清心省
事之一助見讀書錄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昊亦累舉不中第落魄
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薄遊塞上觀覽
山川有經畧西鄙意有雪詩云戰罷玉龍三百
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掬月中
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乃
刺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
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廷連兵
十餘年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
守覺其偽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回秦



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觀秦此舉却於韓范加一等矣見清夜錄昔者聞老人說死人須要個生婦人與他貌相似者多與之以酒醉後扛去與死人同睡將生人舌放死人口中度過死人自然狂語隔房去聽從頭將紙筆抄錄便知其根因宋包侍制初守濠州時土公陳尚妻阿楊教尚此法尚如其言卒明貴善之寃此法亦神矣哉

楚州山陽縣荒郊有古墳不詳姓氏年代忽有波斯人來謁墳語隣曰吾欲買此地隣曰墳乃吾祖安敢輕賣波斯曰汝毋妄認廢祀已六百年矣其中夜思之既非我墳若有所償何惜不與詰旦波斯人來其人從請索二千緡隨即償之議定即掘見棺木中一婦人剖腹取心指示曰此婦平生不得志觀玩山水清氣盡入其心解開兩片光瑩如玉每片皆有山水一婦人倚閭凝望以為奇寶遂帶歸本國真無價寶也



見夷堅續志按宋康定間有一秀才名李彥秀字玉郎與張麗容誓為夫婦適有叅政周憲者謀選才色官妓獻王右相麗容與焉彥秀徒步追隨露宿三千餘里大慟而死麗容亦自縊叅政以火焚之其心忽出一小物色如金堅如石衣冠肩髮纖悉皆具如李彥秀繼而焚彥秀心中亦有一物裝束容貌如張麗容叅政喜曰此稀世寶也盛以異錦之囊函以香木之匣貯盛封裹題曰心堅金石之寶馳獻右相比至則敗

血一團臭污不可近人心之寶往往有之異哉然金石之寶俛焉而變矣寶山水者其何以終乎

魏畧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大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鬢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



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

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見顧微吳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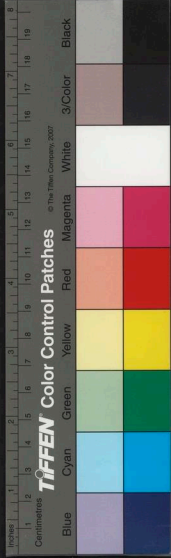
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先遊茲土權行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見辨正論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見破邪論老子之師名釋迦文見符子

佛小名天中天初為淨梵王太子一日抱出謁

天神廟石為神神像即禮太子足王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名天中天見要覽

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見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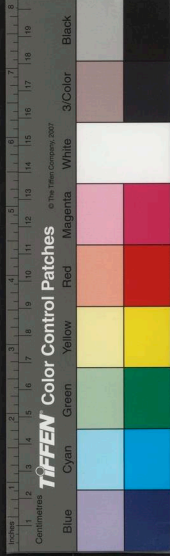
昔延州有婦人白晢頗有姿貌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嘆數日人見謂曰此淫縱女子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



僧志子
耶僧曰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倍之欲無不徇
馬此即鑠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耳請衆開
墓視之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鑠狀州人異之為
設大齋起塔焉見續玄怪記
元和中鄧隱峯之五臺道由淮右蜀吳元濟阻
兵蔡州與官軍戰師曰吾當少解其患乃振錫
空中飛身而過兩軍仰觀歎異聞心頓息以是
官軍得成其功焉見釋鑑
淨土傳云菩薩乘大願船住生死海就此世界

呼引衆生上大願船如是送至西方如有往者
無不得生供父母曰恩田供佛僧曰敬田供貧
病曰悲田摠名曰福田見見法論

蜀金堂縣三學士開照寺夜郡寇入寺劫掠縑
徒殺盡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為千載之異物
也賊曹分取與其妻折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
節節墮落鬚髮俱墜尋事敗戮於市見倣戒錄
梵云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
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是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無上性也梵經注云波羅蜜多此云到彼岸俱見心經注

僧家謂合掌作禮曰和南見禪苑清規梵語云
咀者華言止斷外事咀者讚詠之聲也法苑云
尋西方之有咀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
章咀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梵稱
涅槃秦言無有見翻苑梵言伽陀此言諷誦梵
語貧婆此云叢林見祖廷事苑梵云吃粟多唐

云賤人阿毗曇者晉言大法秦言無北法也
南無此云歸命信順也佛覺也菩薩亦覺也道
之極者稱曰菩提善提薩埵覺衆生也阿羅漢
總音殺惱賊遠離諸惡堪總供養更不受三界
生也釋迦能仁也牟尼寂默也彌勒慈氏也維
摩詰淨名也婆羅門梵志也辟支獨覺也比丘
乞士也上乞法下乞食也波羅蜜彼岸也多到
也禪那靜慮也般若智慧也三昧正定也又等
特也奢摩它止息也瑜伽相應也阿耨多羅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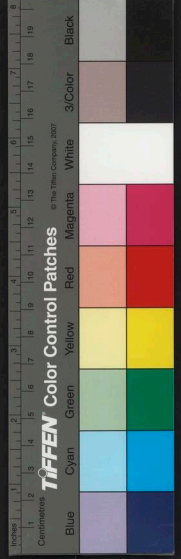
上也三藐正也般涅槃般普也涅槃出也槃煩惱也宰堵波塔也茶毘亦云闍維焚燒也僧伽藍眾園也娑婆堪忍也懺悔懺謂懺摩請忍也羯磨作法辦事也阿僧祇無數也

盧景裕魏閔帝時為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盧仲禮據鄉作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金剛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孫敬德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覺時如所夢謂誦經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

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見北史續高僧報應記

彭祖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見列仙傳

張重華謙羣寮于開豫庭講論經義顧謂索綏曰老聃父字為何綏曰聃父名乾字元果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十年乃生老子按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為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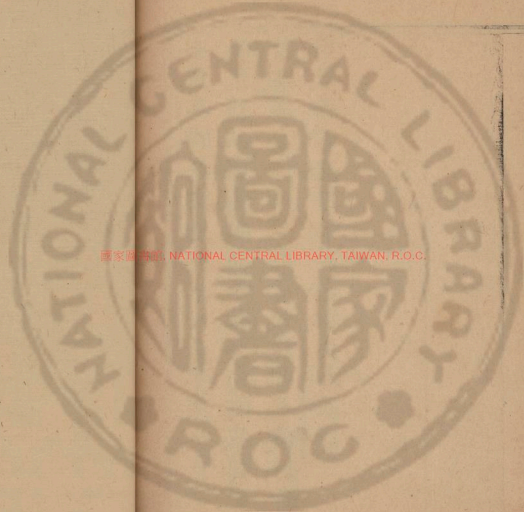


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馬，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為周師乎？見辨正論。

老子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貞行子，殷湯時為錫則。

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鷓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經，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見神仙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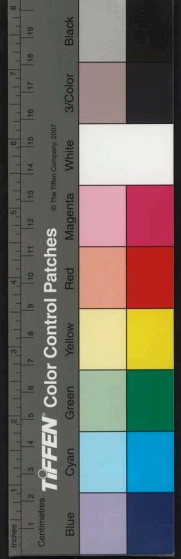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

四

三五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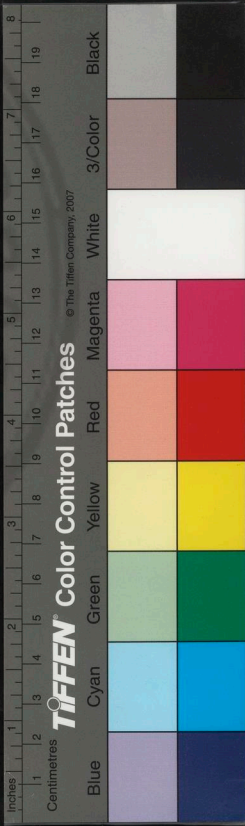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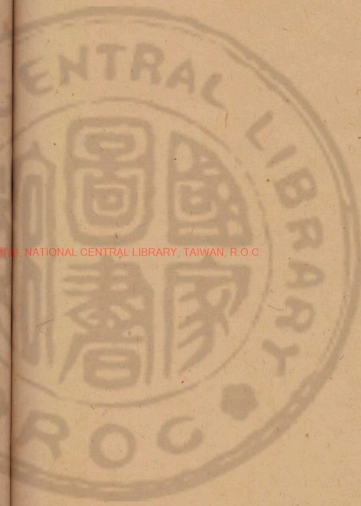
管涔子卷之八

人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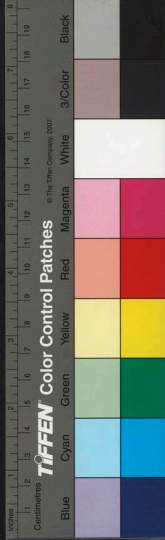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
 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輝刑德收帝
 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舍神務也
 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
 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
 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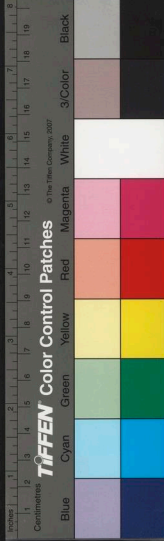
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
巴說題辭見後樊英傳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
道苞籥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
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
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
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
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
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

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
也見乾鑿度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
其德道苞之籥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
為籥見鄭玄注

易者氣之節含精宣律上經象天下經叶曆文
言立符符象出期節象兩也出期節者若以至
方之豕言變化繫設類迹日開闢商旅不行處不見春秋說題辭

虞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
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



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見別傳

虞世南云不讀易不可為宰相。見乾鑿度注。

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

之際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見詩推度災

翼奉云竊聞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注。

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

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見前傳。今本無注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柱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

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卯天保也。酉祈父也。

午采芑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

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

陰謝陽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見記

歷樞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見白帖。郎顛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

此。四始為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

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雅之始。見後漢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

作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



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湏作。見遺書。

嚴翰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時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為太官厨，公羊為賣餅家，故嘗數與翰為辨析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翰訥口，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立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為明公服爾。公羊未肯也。見魏畧。

十三經學者苦難之，讀袁了允粹言，則源流本末自豁然矣。今錄於後。伏羲神農黃帝之書，

謂之三墳。

墳大也。三墳山氣形。

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

八索。

求也。求其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

生風氣所悉。聚是書也。

然自孔子刪述之後，所可信者，惟

六經而已。自伏羲畫八卦而易之道，著夏有連

山，其卦首艮，商有歸藏，其卦首坤，周易首乾，文為彖詞，周為文詞，孔為十翼，而易道始備。商瞿



則宗京而尚數及宋程傳朱子本義出而後理
與象兩明焉他若衛元嵩唐人之元包關子明之
易傳其諸僭妄而畔易者乎
孔子叙書斷自唐虞為始者以其道原中正而
無弊也傷周道之既東而深望于魯故錄伯禽
之費誓焉嘆王風之不競而懼入於秦故錄穆
公之秦誓焉柰遭秦火百篇亡缺幸而得濟南
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謂之今文而傳之者歐
陽大小夏侯也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科斗

管子

子木受學於孔子而秦火以下筮不廢唯失說
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言易者分而為
三其一則始於田何之十二篇以授丁寬再傳
而得魯之孟喜齊之梁丘賀此則始自子夏傳
之孔子其源流遠有端緒者也二則始於焦延
壽而東郡京房受之三則始於費直而鄭玄王
弼等皆傳之自費氏興費所傳者即今易也而田何遂息
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弼主理畧數好老氏
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捨王陸德明之釋文



文字定為五十八篇，謂之古文，而秦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當時為之傳註者，在漢則有伏生、劉向之輩，在隋唐則有費彪、劉焯之徒。至宋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即新經尚書，軾傷于畧，呂祖謙傷于巧，林之竒傷于煩，林少穎集。解乃以屬九峰蔡氏，而書傳有所歸矣。

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十一篇，憫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為風，尊周公之大，有勲勞，則以風為頌，治國先齊家，以二南居三

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頌風居十三國之終。

至漢而說詩者分為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

于常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于

韓嬰，李文時博士作內外傳，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公。

而顯於鄭玄，嗣後疏之者，何胤、全、緩輩，而惟劉

焯，唐人兄弟為殊絕，諸儒稱其警拔一時騁譽千里，宋歐陽氏、蘓

氏諸家，皆有訓什，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

春秋因魯史而作，始於魯隱公之元年者，蓋以

是年為平王東遷之始，政教不行於天下也。至



于獲麟而絕筆者悲世道之不終不復行也成
 以正月義有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
 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
 始公即位者至於三傳之作梁左氏黨同伐異
 有國之始也
 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之而晉
 杜預則為之集解馬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胡
 母生董仲舒皆集之而何休則為之著馬穀梁
 清而碗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晉范甯
 又為之集解馬至後啖趙解疑每援經以擊邪
 啖助趙巨以前人多注傳連
 經周著纂例辨疑共十七卷陸韋編例每合異

以為同

陸韋聲有春秋通例
韋長微有三傳通例

追程氏胡氏之傳

作而聖人作經之意見矣

伊川春秋傳畧舉大義不為盡說策昭後

尤畧○胡文定春秋傳大細本孟
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為據

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因為禮之綱領至其

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

周禮作於周公至劉歆而始著通其說者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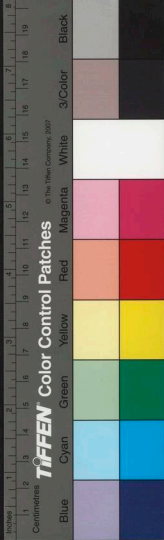
春也惟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

瀆亂不經之說

林作十論七
難以排之

歐陽氏疑其設官

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出蘓頴濱有三不可



信之評胡五峯有無一官還善之論况一壞於
王莽再壞於蕪綽三壞於安石經三大壞而周
禮所存無幾矣然隋之名儒文中慕其為王道
之極唐之英主太宗嘆其為真聖作者至張程朱
皆有取焉吾又不敢輕棄之也
周禮出于漢六官而亡其一劉歆以考工記補
冬官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
古篇謂司空之篇實出于五官之屬嘉熙間王
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立葵又參訂二

家之說以為成書吳徵作三禮考註且謂冬官
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

儀禮出於孔壁漢初有高堂生傳而蒼最明其業蒼

曲臺記十萬餘言註之者鄭玄疏之者賈逵也韓子苦

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後世徒以其推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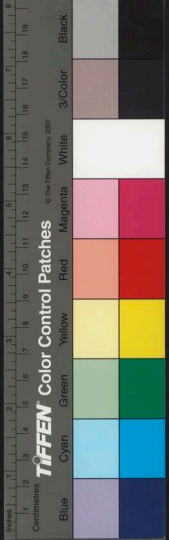
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

禮記乃七十子共撰孔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為記而大戴

禮記乃七十子共撰孔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為記而大戴

朱子為通解集傳勉齋成喪祭二禮當矣安石變取





士法棄經任傳而儀禮遂廢末子始為儀禮經
傳通解以儀禮為細而附禮記于後如射禮則
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以至燕饗之禮莫
不皆然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
相從喪祭二禮托勉齊成之

孝經倡於河間顏芝孝經者孔子為魯參陳孝
道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

尚古文而劉炫宗之隋鄭玄主今文即芝而陸
所出而陸

澄譏之至晦翁刊誤一出而始有所準的矣今謂
齊論

為經後為傳文七章以前論語有齊魯之異齊魯
論二

齊論古論而為之註王鄭以振論
為本參考

皆廢矣

孟子註于趙岐岐分為四
十四篇而陸善經宗之陸合
為七

章句而遺漏頗多丁公稍識肯歸而時有誤謬

若剛孟者馮休尊孟者余允文也宋馮休以軻
書時有叛經

爾雅倡于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真旨也

者作剛孟二卷允文以温公作疑孟及李泰
伯鄭厚叔皆有非孟之言故作尊孟辭五卷

中道寢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舄之辨，其書始行。郭景純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虫，訓詁名物，昭然興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此則皆有可據者，而樂經之亡，今不可見矣。詩易書三禮春秋三傳加孝經

語孟爾雅謂之十三經

或問子曰：君子不器，而他日則曰：其使人也器之，何人已之殊也？曰：不器處是君子，一以貫萬器使處是君子，歛萬于一。他原不知有人已，道得个不器為器使可，道得个器使為不器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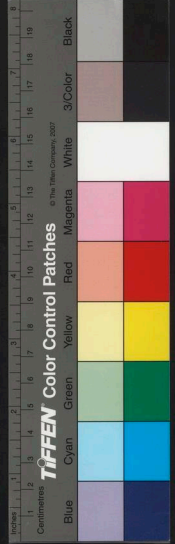
此等處須細心理會

公治長之非其罪，無有明言之者。按五倫註云：季康子弑嫡子，連及公治長，所以在縲紲之中，故曰非其罪。

或問游藝曰：詹何之釣，通於治國，解牛之技，可

以養生，藝烏得不游？或問民無信不立，如何景象？曰：如睢陽之戰，羅雀掘鼠，而民無叛志，此豈不是？

作者七人，據李氏解作為起，分明是說微生晨



門荷簣接輿長沮桀溺荷蓑丈人不必他求也
若說述作之作則張子所謂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又大有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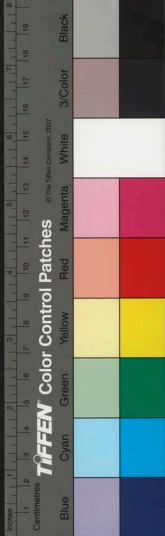
原壤覆首之歌大惡也聖人却不理會而於夷
俟則叩之魯君臣女樂之溺大過也聖人却不
肯去而於膳肉則去之聖人之愛國愛人也如
此又曰古之出妻者或以對姑叱狗或以蒸藜
不熟古人每事如此忠厚

或問馬借人亦易易也夫子何以不及見曰不

然此最難事世人自私者多即有借者其馬有
失必有遺憾即償之亦或不釋然仲尼不假蓋
於子夏恐一借而彰其過也師弟如此時事可
知故當時子路言志開口便說願與朋友共車
馬按宋史載王昭素有至行家有一驢人多從
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得無假驢者乎對無有
然後出嗚呼借人之風微矣何幸有存古道如
昭素也者

昭素與山陰書仲尼不假蓋子夏復其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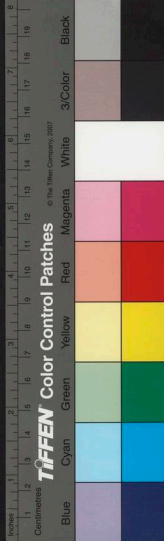
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曰蕭公不受侯景降



國家如一金甌而乃不能割十三州之愛遂至
餓死臺城豈不是婦人之仁項王再過江東天
下尚未可知而乃不能含辱烏江卒以亡國豈
不是匹夫之勇

或問衆惡必察衆好必察曰匡章不稱於國衆
惡也而孟子察之則孝仲子稱於國衆好也而
孟子察之則孝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字大有意味
能處而不能往繫也能往而不能處亦繫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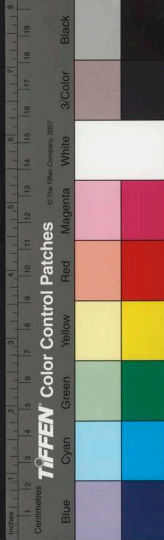
子此言分明有可往則往往而不合則又復歸
兩意伯夷繫於清伊尹繫於任柳下惠繫於和
惟夫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乃可謂之不繫孟
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全從此句脫胎出來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
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
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
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
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



仲子名畢，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見楮記室。

王鳳洲謂孟子云：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滕不五十里耶？井田之制，孟氏之言則既行之矣。至於築薛之間，而後其技窮也。又曰：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

氏也。初亦以為然，及細思之，為太王易，為滕難。太王之時，其地稍廣，邠近於狄，而岐遠於狄，故可遷。滕之時，其地各有守者，且四面皆大國，欲去何之？故只惓惓以為善為言，假如太王之時，邠既近狄，而邠之外又各有狄，太王亦必不遷岐。而王湯文之王，正類此耳。滕非湯文比也。湯尚以七十里，文王尚以百里，滕安能以五十里而成功？他日有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未嘗言五十里而可王也。又曰：滕將五十里也，猶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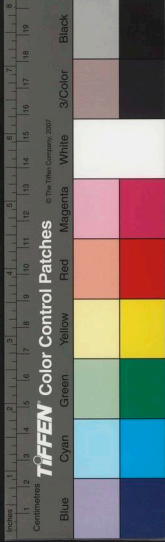


為善國亦未敢許其為王也。孔子匡人之困付之於天。孟子築薛之對亦付之於天。事勢至此。雖聖賢無可柰何矣。故程子曰：匡人之圍亦苟脫也。則知滕萬無可王之理。鳳洲之論恐未必然。

問：魯元將以復進如何？曰：不得看倒元。此亦是元孝心。既進於甲，而又慮其無所進於乙。既進於今日，而又慮其無所進於旦日。故問有餘而曰亡，以俟其復耳。或曰：如此說，則魯元當必有

繼者，而魯子當必有不繼者。將如之何？曰：魯子迎父志，故且不為復進計。且到再進酒食時，更作區處，必不使父失養。魯元前顧後盼，雖供奉不缺，而違親意多矣。此正養志養口體之分。要之止言曰亡，而不言必曰亡，則魯元亦有與人之時。但不能如魯子之必有為異耳。不可草草看過。

問：冠讐之言可以對君否？曰：冠讐易位之對，當時已取君之怒，不必言。只如初見惠王，則兩言



弑君初見襄王則曰不似人君畧無一毫含蓄
意思春秋時景定二公亦不在數王下試看孔
子言語曾有此一字不只消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兩語何等氣象何等含蓄又如論性一
節只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便道破千古孟
子說煞許多性善終是人心不服至於眾吠嗷
嗷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所以孔孟規模自別
或曰太祖罷其配享是邪非邪曰孔子如日孟
子如月有日不可無月有孔不可無孟故太祖

亦須自復

問孟子賢不肖相去之語其責父兄甚嚴設子
弟不若於教抑將罪父兄乎曰此亦孟子有為
而言然下養之一字最有味譬如慈母之養赤
子然乳哺雖勤督誨雖正亦須聽其日後長成
自悟自立又如養丹爐然火候一分不到雖有
神功不能強之成金父兄之教子弟也亦若是
王敬弘有云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正
與孟子之意互相發明若端端責備父兄則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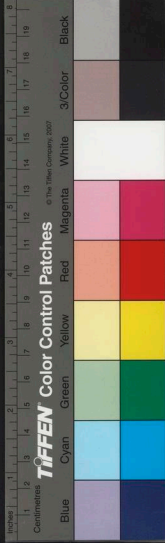


子弟者必曰吾即自暴自棄乎人將謂父兄之不教而不謂我我固可釋其負矣是使大舜為傲象商均重累而卒以貶聖也豈其訓乎曰子弟之不肖而人未必知為父兄者何以自明曰君子以忠厚為心養之而未必成直宜自引其過自悼其不幸不必明於人可也
庚公之斯雖全私恩而朱子以為廢公義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按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寢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

人過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以庚公孺子之情可謂不能矣當時弗出庶幾公私兩得乎

史之途有三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見史通

班固漢書因父得成論固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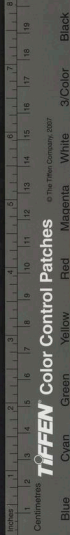
章而畧事實非良史也見傅子

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臯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見史通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劉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贏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

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枘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曼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見舊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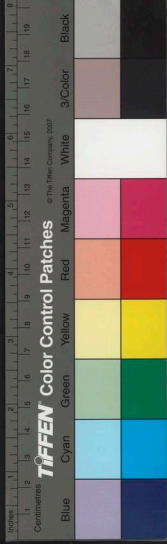
前代脩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遷固皆世守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



讀之如親見當時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脩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煩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何所取信乎？桓譚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楊雄有太玄經，楊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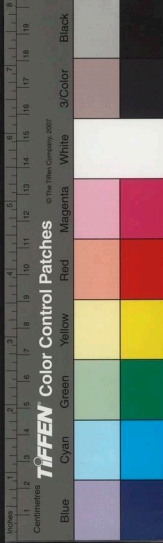
有太元經，見金樓子。

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物，摘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倚遷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難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嘆，悲



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
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
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
道其常而作彙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
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
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
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
者謂之令時而戒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
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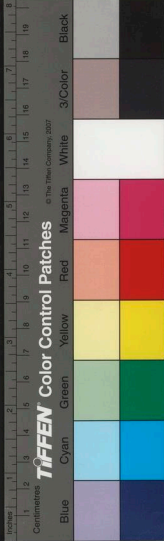
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
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
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
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
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
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
也誌者識其行歲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
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
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



管漢一
之問伸官閫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炫者
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
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挿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
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
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見珊瑚
鈎詩話

陳孔璋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卧
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見魏書○秦
觀為汝南學官時疾卧直中高符仲携輞川圖
示之曰閱此可以愈疾觀得圖喜甚即使二兒
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忘
其身之匏係於汝南也數日疾即愈○漢明帝
楊后花面甚美絕有顛狂病發則殺人惟內傳
孟召為文章哀怨后每讀之顛狂則必醒時人
語曰孟召文章差顛狂見獨異志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切相如
含筆而腐毫楊椎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
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



後房婦女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私素
寵姬旦日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
神雋令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為詩可作詩自叙
若稱吾意賞資汝死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
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見國朝傳記
田子執曰人但知李太白鳳凰臺出於黃鶴樓
不知崔顥又出於沈佺期龍池篇也若鸚鵡洲
又鳳凰臺餘意耳沈詩五龍二池四天崔詩二
白雲二黃鶴二去二空二人二悠悠歷歷萋萋

藪

李德林為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

切謂之律見珊瑚鈞詩話
蘓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

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
注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
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



字李詩三鳳二凰二臺六鸚鵡二江三洲二青
青字四篇機杼一軸天錦繅然各用疊字成章
尤為奇也固知詩不妨有所本

或問七言排律抑創自老杜乎曰雖創自老杜
然亦不得佳益七字為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
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
易冗而傷句予因此論詩家固以李杜為宗工
但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為之護正
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近日欣賞編亦此論

天寶之末劉希夷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孟浩然
常建李白杜甫雖有聞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
誕而然也見明皇雜錄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
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
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協律郎張籍
五十未離一太祝

國朝書法當以祝希哲為上文徵仲王履吉宋
仲溫宋仲玠次之陸子淵豐道生沈華亭徐元
玉李貞伯吳原博又次之餘似未入品見四部

稿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書力可八百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唯於文章更萬古而長新畫書可臨可摹文至臨摹則配矣書畫有體文無體書畫無用文有用體故易見用故無窮見四部稿

羲之曾自書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紙色類長短濶狹與王表相似使張翼寫一毫不異乃題後荅之羲之初不覺後更詳看迺嘆曰

小人亂真乃爾高正臣廣平人習右軍之法睿宗愛其書張懷素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之高嘗為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誤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審詳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高正臣嘗許人書一屏障逾時未獲其人乃出使淮南臨別大悵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見書斷



梁高祖時周興嗣次千字韻一宿而上鬢髮皆白見御覽晉太元中使常仲將題凌雲閣懸橙上題之比下鬢鬚盡白見宋明帝文章志太史公所謂神太用則竭形太用則疲信不誣矣此顏子所以齒落于吳門之望弟子郭路夜定舊說一精思而死于燭下也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見西京雜記張率字士簡常日限為詩一篇有虞訥

者見而誡之率乃一旦焚燬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字字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見南史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詐為古帖令紙故暗特示邕曰右軍真跡邕欣然云是真物平生未見誠以實告遂復取視曰細看之亦未能好見封氏見聞世之人貴耳而賤目尊古而卑今此其驗也

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見淮南李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為之哭見鄂州圖經



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錢上寫心經。

又於麻粒上寫泰國民安四字，見江南野史。

梁武帝時，吳人張僧繇畫四龍於金陵安樂寺。

云不可點睛，恐即飛去，人以妄誕固請點之，遂

點二龍，須臾雷霆破壁，兩龍騰雲上天矣，其不

點者見在壁，見歷代名畫記。始皇二年，嘗涓國

畫工名烈裔者，刺兩白玉虎，其毛如生，不點兩

目睛，始皇使餘工夜往點之，旦虎飛去，明年南

郡獻白虎二，視之乃玉虎也，命去目睛，乃不能

復去，見拾遺記。即此觀之，畫工之神，全在點睛矣。

竟陵王孫賁字文真，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也，見釋書。

俗言潤筆之資，初不知所出，按隋書曰：高祖復

鄭譯官爵，令內史令李德林作詔書，高穎戲謂

曰：筆乾，譯蒼曰：出為方牧，效策言歸，不得一錢。

何以潤筆，上大笑，又李瀚及第於和凝榜下，後

於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為承旨，適當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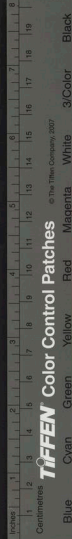
留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
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
不見玉壺清話潤筆之說祖此

德宗在奉天與渾瑊無名官告千餘軸使募敢
死之士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功伐即署其
名授之不足即以筆書其紳見唐書若德宗者
亦可謂善于將將矣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

墨調精紙良筆方書俱見唐書兩人皆書法最
工者其用不同如此

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
忽作數十聲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坐曰硯中
作聲有聲價之象朗後果入台輔斯吉兆也明
矣今直閣范舍人果言頃自大著直館于史閣
中與諸學士清話間范公几案之上所用硯或
作一十五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內喜迨半月
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纔減半寸者萬金不換見相墨經

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官門四百餘字帝惡而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入木裏見神仙傳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束手德裕嘗為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九舉子授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見玉泉子

劉臻字宣摯性恍惚耽悅經事世事多所遺忘時有劉訥者與臻俱為儀同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謂曰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晤因叱從



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見杜史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消巨濟作少尹巨濟廷試
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
嘗脩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
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
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復可稱門
生於它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此告器之歎
服其說自是甚愧見揮塵錄傳

鄭熏主文誤認顏標為顏魯公顏標遇也沈詢

知舉誤以羅洙為韓洙韓洙不遇也信乎人之
通塞命為之矣

陳蜀字文郁唐乾符五年及第初夢神人謂曰
當在山下水邊及第至是主司乃崔澹者豈非
前兆乎見閩中記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
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為破天荒
見杜夢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
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



豈曰天荒見撫言

蔡邕是衡之後身見商芸小說常臯諸葛武侯之後身見宣室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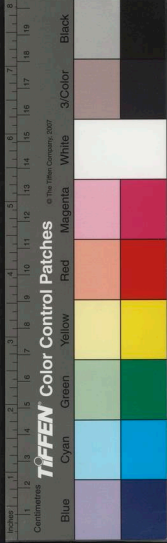
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蘓蓋記異也見左宣八

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謂芟刈無所疑也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頭髮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或曰

黃者髮變黃也耆垢也皮色驪悴恒如有垢者也或曰胡耆咽皮如雞胡也或曰凍梨皮有斑黑如凍梨色也或曰齷齪大齒落盡更生細者如小兒齒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道而已也見

名釋

遜齋閑覽梁灝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其謝啓云少伏生之八歲多太公之二年未見所出而人遂皆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豈相沿之誤耶然國史及朝野雜記俱云灝中狀元年二十三非八



十二也見天中記

東方朔元封中游鴻蒙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
白海之積俄而有黃省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
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
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
隱之物三十年一返骨洗髓三十年一剥皮代
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代毛矣

李官守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
避舉年八十一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
其祖自稱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次見如雞窠
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
不食不知其年歲見事文類聚

黃帝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
所主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見搜神記神農
拖赤鞭而歐毒見楊炯藥圖序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
毒亦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
攻此便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見遺書



古醫曰苗父見說苑

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殞胡巫活絕氣之蘓武淳
于能解臚以理腦元化能剗腹以濟胃文摯衍
期以瘳危困仲景穿骨以納赤餅此但醫家猶

能若是見抱朴子

華陀字元化張機字景仲文穉齊庖王時人

周官醫以十全為上非十人皆愈為上若十人
不幸皆死病則柰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
皆中即為上見遺書

天狗人參也天猪菖蒲也天牛雌黃也天羊雄

黃天鼠防風也日精雲母也地髓地黃也道人
頭蒼耳茱萸別名秋子古人謂木為山精兔縷
兔絲也見海錄胡王使者羗活也見史系甘草
市語名國老見杭州小說假君子牽牛也含丸
使者花楸也九日三官吳茱萸也時美中蔣蘿
也魏去疾阿魏也骨鯁元君革蘼也野父白頭
翁也玉虛飯龍腦也黑龍衣鱉甲也沙田髓黃
精也無聲虎大黃也草兵色豆也琥珀孫松脂
也一寸樓臺蜂窠也八月珠茴香也吉祥杵桔

梗也。丑寶，牛黃也。化米先生，神麴也。混沌螟蛉，寄生草也。見清異錄。丹山魂，雄黃。青要，女空青。

見酉陽雜俎

庖犧氏作，始有筮。見古史考。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見鄭魴禹穴碑。古司恠主卜。見元命包。巫咸作巫。見世本。

陸龜蒙雜說。季札以樂卜。趙夢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神而

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嶺表凡小事必卜。名雞卜。鼠卜。米卜。蒼卜。牛骨卜。雞卵卜。田螺卜。篾竹卜。見番禹雜編。

武王代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崇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歸為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比使者歸。子之君所自愈矣。使者辭去。尚父乃以甲乙日

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腹箭
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
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
獻白雉見太公金匱六韜止有甲乙丙丁戊巳
日拔箭云

劉安善用藥及符能令人含笑則為婦人感面
則為老夫踞地則為小兒見抱朴子
山西之石樓永昌陝西之神木等縣土人善邪
術名小法子能以刀錐置人腹中痛久之即死

始覺時急求解法則免廣東西人善造蠱置飲
食中中之即腹脹死藥物解之即吐出本形或
魚或蛇或蝦蟆而愈

雲南孟密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
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即痛不能勝有不信者死
之日剖股視之果木也此皆問之其鄉人皆以
為實有者記之以備博聞見菽園雜記

華陀曉養性之術吳普從陀學陀語普曰吾有
神術名曰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



管子
五
曰猿五曰鳥能除疾去病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而汗出即安

蜀縣令劉靜妻患病正諫大夫明崇儼論之曰
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為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瓮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見僉載

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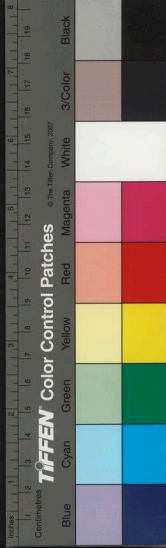
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楛彼山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賊禁者不復行所擊殺者乃有萬計見抱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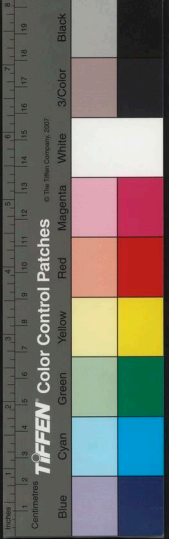
過奢之害如桀之瑤臺瓊室紂之象箸玉杯田

嬰齊人之羅紈梁肉石崇之蠟薪錦帳河間王琛

之金瑣銀槽郭况之畫星夜月明珠四垂畫如星夜如月呂

不常糜竺之家僮千人張鎡之花伎十易甘寧





皆漢子

王

三十一

之割棄錦纜人所共知固不可有而過儉亦自有弊數米而炊稱炭而爨如韋莊唐繫鑰腰下行如環珮如張充梁鹽豉姜蒜之屬並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如王琨單衣借侄姻畢責償如王夷甫家廟不立祭於寢簾如王叔介唐王珪字不立家廟乃祭於寢簾下為有司所劾擇送惠恕姓張絕無麤布如沈叔山名峻沈叔山在吳有美名性至險峯張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諸弟食李計核而絕無麤者惠恕加其能頭非諸弟食李計核責錢如和長輿求方不與止猷醒酒鯖鮓一方

糊音索又音策

如廈侍中

世祖幸芳林園羣臣皆求扇米糊廩

也上就

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妓無被

醉后体不快

虞乃猷醒酒鯖鮓一方南史曰夏侯宣字世龍

服隔簾奏樂

如夏侯宣醜郡醜人父詳天監元

年徵為侍中宣仕至豫州刺史捉蠅食奴令嘔食肉如夏侯彪

皆君子所不取去其泰甚焉可也

何曾字穎考性奢豪務在華侈惟帳車服窮極

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

設帝輒命耻其食蒸餅上不圻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

之割棄錦纜人所共知固不可有而過儉亦自有弊數米而炊稱炭而爨如韋莊唐繫鑰腰下行如環珮如張充梁鹽豉姜蒜之屬並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如王琨人單衣借侄姻畢責償如王夷甫家廟不立祭於寢簾如王叔介唐王珪字不立家廟乃祭於寢簾送惠恕姓張絕無麤布如簾下為司所勅沈叔山在吳有美名性至險者張沈叔山名峻沈叔山在吳有美名性至險者張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諸弟食李計核而絕無麤者惠恕加其能頭非諸弟食李計核責錢如和長輿求方不與止猷醒酒鯖鮓一方

如虞侍中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悰求扁米糲虞

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必不肯出上妓無被

服隔簾奏樂如夏侯竄南史曰夏侯竄字世龍

年徵為侍中竄捉蠅食奴令嘔食肉如夏侯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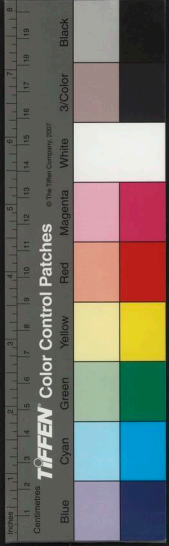
仕至豫州刺史不取去其秦甚焉可也

何曾字穎考性奢豪務在華侈惟帳車服窮極

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

設帝輒命耻其食蒸餅上不圻作十字不食食

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



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子劭字敬祖，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親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見晉書。任愷字元褒，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見晉書。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以萬錢，猶恨儉率。見北齊書。

韋莊一子八歲而卒，妻飲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暴屍殞訖，擊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不出。見朝野僉載。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嘗瀝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鸞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之。見僉載。

王羆性儉，嘗有客與羆食瓜，客削瓜侵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見後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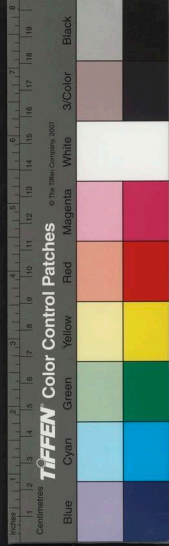
管涔子
唐汝南郡都護登祐詔州人也家巨富奴婢千
人莊田綿亘口腹自供未嘗設客孫子將鴨費
用祐以擅破家私鞭二十見僉載

管涔子卷之九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物部

鵲見蛇則噪而噴孔見蛇則宛而躍經禽獬豸遇
棟而食蛟龍見棟而畏雀至夕而不見物鵠鷓
白日不能見人鶴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
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菱花背日而開
芡花向日而開宋二向仇
池筆記
呼李為顏回見西京雜記呼熊為子路見述異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管涔子
唐汝南郡都護登祐詔州人也家巨富奴婢千
人莊田綿亘口腹自供未嘗設客孫子將鴨費
用祐以擅破家私鞭二十見僉載

管涔子卷之九

古潭周循宜理父著集

物部

鵲見蛇則噪而噴孔見蛇則宛而躍經禽獬豸遇
棟而食蛟龍見棟而畏雀至夕而不見物鵲
白日不能見人鶴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
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菱花背日而開
芡花向日而開宋二向仇
池筆記
呼李為顏回見西京雜記呼熊為子路見述異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記呼虎為李耳見風俗通呼蟹為長卿見搜神
記呼鳥為丁令威呼梅為曹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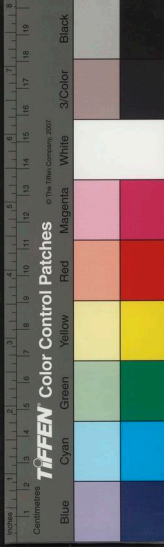
蛟龍畏鐵魚亦畏鐵見封氏見聞

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
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
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
老魅不敢近人或_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
其是僊人及山中好神者鏡中如人形若是鳥
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老魅若來其去

必却行行可轉鏡對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
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_{一作}踰及

偶高_{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

有一人著黃練单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
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
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未
絕而_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
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
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郟_{一作}伯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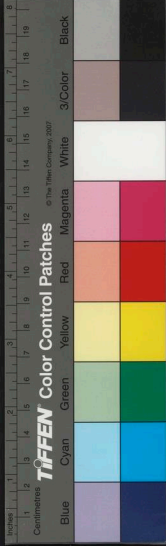
蛟 巨支切音蛟

暉滾去聲大目
出也

遇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
伯夷對坐自共擣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
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襲其衣
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
作人語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
力也見抱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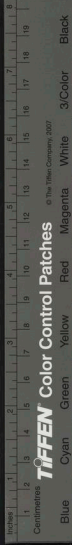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
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
秘祝祝曰臨兵闔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

密祝之無所不避要道不煩此之謂也又曰山
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
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蛟知而呼
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亦可兼呼之又有
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
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
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下飛字一
或作龍即不敢
為害也又曰山中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
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九久



枯木所作，勿恠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人者，百歲木之精，勿恠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間，見使人者，名曰四微，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鄉，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為葦茅，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見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

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僊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麀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



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可挿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音化生也。有雌無雄，龜蠶是也。有雄無雌，蜂蠆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蝮音甚能飛。

而無翼，鵝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卧，起自前足，牛之卧，起自後足。鹿豕直行，弛蚓弛音蛇，曲行，郭索橫行，夔踵却行，率然兩頭行，蚘蠖蚘音引，屈伸行，木皆中實，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藤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水沉之則沉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涼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不齊，類如此，造物果有窮乎哉。



季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中有羊馬使人問仲尼曰穿井而獲狗何也孔子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土之恠曰墳羊然則夫子以為土無狗也按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曰賈晉太興元四等年及隆安初皆於地中得犬使夫子而當其時不誤對哉夫子又云木石之恠曰夔蜩蝻水之恠曰龍罔象而吳先主樟樹中所之有物面似人而狗身陸敬叔曰按白澤圖云木之精曰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

之當是時夫子又當誤對也見弇州稿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里人格處虎匿其廬寶以蓑衣覆藏之里人尋踪闕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廬乎虎以故得免時負野獸以報寶錄此而知名見述異記楚元王在鬱林大獵于雲夢之澤不設網聽其亡命者而弋之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馳繞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達吳營見鹿迹無數環之一大白鹿見王叙其報恩曲折楚王乃為立廟以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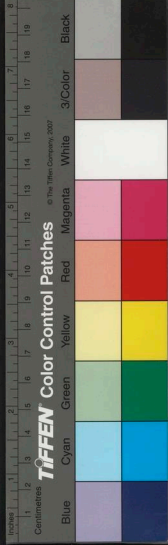
其德仍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谷。廟曰仁鹿廟。見青瑣高議。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犬。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於草中。時遇太守鄭瑕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藝之。信純卧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卧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卧處。週迴以身濕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

於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週迴覩火踪跡。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塋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快犬。號曰豹尾。常時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為大蛇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隆僵無所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同伴恠所以。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二日犬為不食。隆復甦。乃始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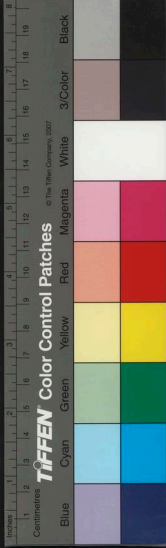
飯隆愈愛惜同於親戚見幽明錄和州烏江縣
升中寺僧有負主僧金允而不償病且革誓為
畜產以報既卒主僧晝寢夢病僧披衣槃踞入
床下覺而異之須臾猶生一子稍長極馴擾七重
於每客至則歡迎走報見非其人者輒謹隨入
有知呼其名必前怒噬至主僧呼則昂首號叫
若求隱其事者見泊宅編此走獸之報人也開
元中業天師講經于明州奉化縣忽一老父頂
禮曰守藏龍守此千歲方免炎沙之罰今為胡

僧呪水欲取統天鎮海之寶天師以符救之波
亭風息老父泣謝天師命致清泉遂成石渠經
冬不竭至今謂之天師渠見玄恠錄隋縣澁水
後有斷蛇丘昔隋侯出行見大蛇中斷疑其靈
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其後蛇銜珠以報之
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如月之照謂之隋侯珠
見搜神記廣陵龍潭寺僧有夢數百人求濟者
翌早見人擔螺蛤往市忽憶所夢贖放于潭數
日于潭上獲一小盆非銅非錫非瓦非石持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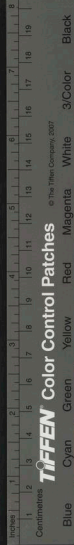
為盜晨起索盥忽見餘糧盈于中詢之其徒曰
某昨置數粒耳僧不之信試貯菽麥白銀等一
夕皆充仞僧始寶之于是所以積金盛修刹宇
及僧老且病弟子爭其器僧曰此水宮神物也
無上事不可妄費乃取擲于潭遂化為金鴈飛
去人目其處曰金鴈潭見地理記毛寶行於江
見漁父釣得一白龜贖放江中寶後守鎮郟城
與石虎將軍交戰之敗投江中如踏一物視之
乃昔放之白龜漸得至崖龜至中流猶顧毛寶

見搜神記此鱗介之報人也元嘉元年建安郡
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
入府庫掠財寶先是郡公養蜂別置一室賊破
戶忽有蜜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噬螫羣賊身
首腫痛兩眼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蜂飛邀
逐噬賊遂慌懼從間道而遁見南越志董昭之
富陽人渡錢塘江見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
復向一頭甚遑遽因以繩繫蘆至岸蟻得濟其
夜夢一烏衣人謝曰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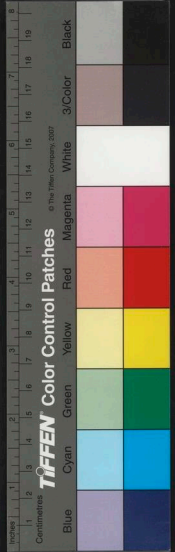
卷之三
十一
溺之恩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
在劫盜招之被橫錄為劫主繫餘姚獄昭之忽
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
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
如其言夜果夢烏衣曰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
既亂赦令不及也既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
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患見齊諧記此
虫勇之報人也弘農楊寶幼見黃雀為梟所搏
墜於樹下又為螻蟻所噬寶收養羽成哀鳴遠

室數日乃去後化黃衣童子銜璧來報曰令君
子孫世世潔白位列三公寶生震震生秉秉生
賜賜生彪四世三公見齊諧記宋末有女姚玉
京夫溺水苑守志室有雙燕一為鷲所攫其一
孤飛悲鳴徘徊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
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
因贈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
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九六七年其後玉
京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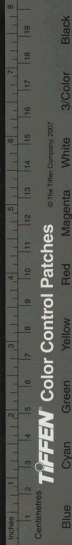
管滄子
 墳在南郊，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人見
 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見燕女墳記。此非鳥
 之報人也。鳥獸虫豸猶知有報，況於人乎。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郡兒戲
 郊亭上，頃然有竒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緋裘，白
 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
 焉。竒女頰音名切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
 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
 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

塵土中，非若儼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
 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
 五色條條音音也。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
 天，莫知其所終。見柳集玉蜀先主時，脩斜轂閣
 道，鳳州衙將白某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見一婦
 人浮水而來，意其溺者，命役夫釣，致岸濱。忽化
 為大蛇，沒入潭中。白以為不祥，因而致疾，愚為
 誦岑參賦云：瞿唐之東，下有千歲老蛟，化為婦
 人，彩鳳靚粧，游于水濱。白公聞之，方悟蛟也。厥



疾尋瘳。又內官宋愈昭自言於柳州江岸。為二
三女人所招。里民呼而止之。亦蛟也。見比夢瑣
言。河間潭沱。河水常有蛟。入五月恒暴。遂變為
人。于岸上與人併行。至懸岸處。推與俱下。見輿
地志。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老翁
二人爭山地。諸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臨復來
寬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
精翁欲走。寬呵格之。化為巨蛇出。見搜神記。謝
靈運守永嘉。遊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一女浣

沙。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
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沙娘。箭從何處落。二女
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濕新雨。
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苦。而二女微吟曰。我是
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雲踪何處覓。
吟罷不見。康樂遂回。見青田志。江夏城南。鐵佛
寺內。有蜘蛛井。世傳唐時有紅白二蜘蛛。化為
妖婦。以媚人。故鑄鐵佛鎮之。見志。百歲蝙蝠。于
人口上。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化形



為人飛遊諸天見神異秘經百歲狼化為女人
名曰知女狀如人坐道傍告丈夫曰我無父母
兄弟丈夫娶為妻三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
逃去見白澤圖橫公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
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
烏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治邪病見神異經魏
鶴山宋時為叅政一日留客館中自入內忽有
兩了鬚秉燭出迎云叅政有請史教授隨入衆
客恠之有頃鶴山出不見史君衆以招人為對

鶴山驚曰安有此令左右徧尋見在塘中已半
身沒水扶上炙藕問其故則曰了鬚引至一大
屋見綠衣人指以小女與汝為妻今夕成禮不
知身在水中次日令乾塘有一蝦蟇大如斗小
者四五而已見楮記室

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
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玄金千歲生玄龍見

河圖

龍之性麤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鷲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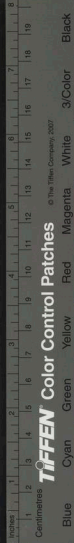


龜螭俱切
如
狗文如狸

故食鷺肉人不可渡海見南部新書
季孫氏刼公家孔子欲論術則見外於是愛養
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孔子龍食乎清而游乎
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遊乎濁今
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耶夫欲立功者
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見呂覽
顏淵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首鬼魅求見孔子
其目如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
淵乃杖劍前斫其腰于是形化成蛇即斬之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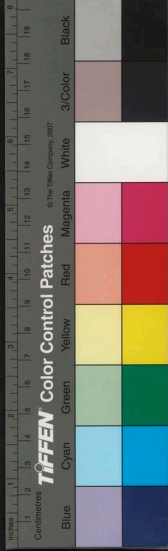
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
者不必有仁見叢芸小說由是觀之顏淵之勇
過于子路遠矣

公牛哀化虎見淮南蜀主李勢官人張氏化為
大斑蛇復有鄭美人化為雌虎見獨異志江陵
有龜人能化為虎俗云龜虎化為人好着紫葛
衣足無踵有五指者人化為虎見博物志越俚
之民老者化為鹿見括地圖龍編功曹左飛曾
化虎數月還作吏見交州記狐五十歲能變化



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
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魘使人迷惑失智千
歲即與天通為天狐見玄中記狐及狸狼皆壽
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見抱朴子玉策
記桂陽貞女峽傳云有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
遇風雨一女忽化為石人今形高七尺狀如女
子見始興記

如真珠紅色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白蛇前後
相次若蓴從俱入一榕藤竅內不復出故知蛇
有草木水土四種其類不可窮也見壯戶錄
隆安中丹徒民陳性於江邊作魚簾潮去簾中
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卧沙
中與語不應中一人就奸之性夜夢云我江黃
也昨失路落君簾中水人辱我今當殺之性不
敢歸待潮來自逐水而去奸者尋病死海人魚
東海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氏



鮑
女孟切音鮑

頭皆為美嚴女子無不俱足皮肉白如玉鱗有
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
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
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俱見洽
聞記特制查道奉使高嚴晚泊一山而止望見
沙中有一婦人經裳雙袒髻髮亂肘微有紅鬢
查命水工以篙担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
復身望查拜手感舞而沒水工曰某海上未省
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類人性

見獨異志按金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
祠斜貫一溪號曰靈水溪溪內有魚皆脩尾四
足丹其腹狀若守宮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
爾雅云鮓似鮑四足聲如小兒今商州溪內亦
有此魚謂之鮑見嶺表錄異北戶錄司馬遷謂
之人魚故史記曰始皇之葬也以人魚為燭徐
廣曰人魚似鮑而四足即鮓魚也見水經

鳥賊舊說名河伯從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
數尺以混身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脫人財



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
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
得不爾窮其主得乃已見南越志
虎之食物值耳即止見方言蝻蛇吞鹿至角乃
止見山川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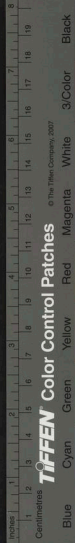
靈狸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媚人見異物志
歸終知來猩猩知往見萬畢術

高紀云吾非敢自愛恐能薄正義曰能材能也
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

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也見史記

屠鬻解其肥肉唯腸連於頭而經日不死猶能
蓄物鳥往食之則為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雀見
博物志

方革云食鼈不可食鳧因并咬之自此苦腹痛
作時幾不知人疑鼈鳧所致乃以二物令小蒼
頭食之蒼頭遂得疾與革類而委頓尤劇未幾
遽死昇屍置馬廐未殮也忽小鼈無數自九竅
涌出散走廐下惟遇馬溺者輒化為水革聞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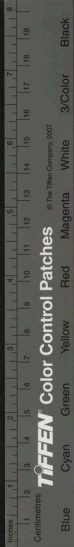


臨視，掎聚衆驚，以馬溺灌之，皆即為水。於是革飲馬溺，遂瘥。或云白馬溺尤良。見瑣碎錄。衛瓘，大康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而行，瓘終見誅。見世說。晉武帝時，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螺，其年楷卒。石崇家稻米化螺，崇亦被誅。見廣五行記。道士許相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為蜘蛛。見酉陽雜俎。烏無胃肺，蛤蜊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見裴頠崇有論。

相傳人將死，虱離身，或云取病者虱，離床前可。以卜病，將差，虱行向病者，背則死。見酉陽

昔有病腹大，夜聞蚯蚓鳴於身，有人教用鹽水浸之而愈。崇寧末年，隴州兵士，暑月中在倅廳前，跣立廳下，為蚯蚓所中，遂不救，後數日，又有人被其毒，博識者教以先飯鹽湯一盃，次以鹽湯浸足，乃愈。見本草。

蜈蚣畏蛭蟪，不敢經所行之路，觸其身則蜈蚣死。見本草。蜈蚣制蛇，而畏蚯蚓，每遇蚯蚓即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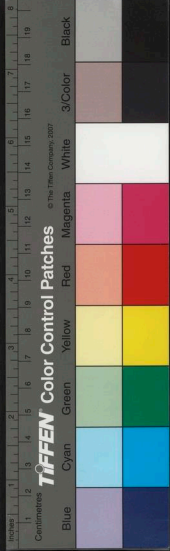
仙傳

劉向孝子傳載舜父有目失夜卧夢見一鳳凰
自名為雞口銜米以啖已三日三夜目霍然開
由此言之則舜父未嘗瞽矣

孟戲人首烏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
民始食卵孟戲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去九
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
戲食木實見括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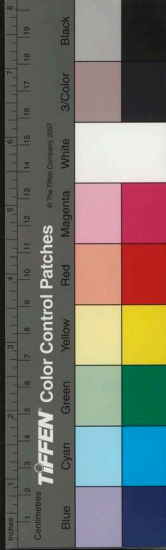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於鶴窟射得鶴

敢動蚯蚓以涎繞其足盡落見通志他書不見
此說疑鄭謨見天中記
鼠膽在頭活取則有見雜俎
張飛有馬號玉追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
玉追寰宇記江夏白馬廟耆舊云飛之靈也呂
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輕人語曰人
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玉追赤兔可為對而人
語又同
章震號王子能以泥作馬日行千里見葛洪神



管汝子
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於窠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法師於是棄弩發菩薩心見江摠集桓公入蜀至三峽山中部伍中有得獐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見世說今止知猿斷腸而不知鶴亦斷腸豈未見江摠集邪鴈足傳書常惠教漢使者誑匈奴語也按元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世祖中統初學士充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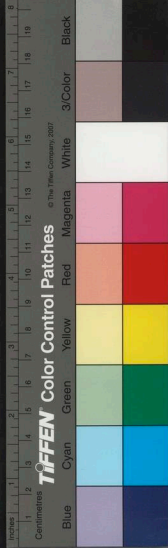
信使宋館於貴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先是有以鴈獻者公命畜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界鴈至前手書尺帛親係鴈足而縱之其詩曰霜露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羸臣有帛書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人留江南者曾無一人鴈北乎遂進師南代越二年宋亡見輟耕錄二十則鴈能傳書實有是事矣



漢戶部侍郎范質言嘗有燕巢於舍下雖已哺食矣其雌者為猫所搏食雄啁啾久之方去即時又與一燕為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數日雛相次墮地宛轉而殞兒童剖腹視之則有燕藜在喙中蓋為繼偶者所害見玉堂閑語夷堅志張子韶事同燕尚如此况於人乎曾參王吉所以終其身而不復娶蓋難之也

梁武平齊獲侍兒子餘輩頗娛於目為郗后所隔物憤恚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鵠鷓為膳可以止妬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妬殆減半帝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為羞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崇佛戒殺遂止見英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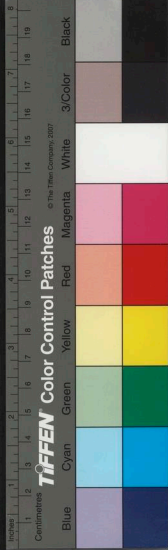
南中云養鸚鵡切忌以手捫摸其背犯者即不飲不啄而卒見異物志廣南新春十州多鸚鵡食木葉榕實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



即多病鷓而卒。土人謂為鷓鷃瘡。見杜戶錄鷓鷃摩其背而瘡。鷓鷃剪其舌而語。見禽經。霍小玉傳。有叩頭蟲。按異苑曰。有小虫。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如所教。然後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傳咸有叩頭蟲賦。玄駒有兩用。按古今註云。兗州人謂赤鯉為玄駒。河內人名蟻。亦曰玄駒。射工虫。韻府以為長一二尺。博物志以為長二三寸。其口有弩氣。能射人。則均也。

蟋蟀稱懶婦。見古今注。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懶婦。箴出南海也。見述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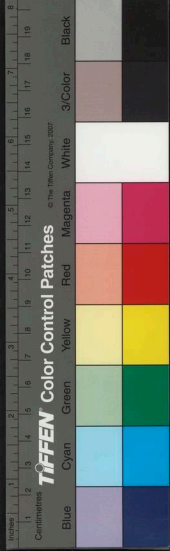
唐昭宗時。有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溫篡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溫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宋時。瀘南人有蓄秦吉了者。能作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買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因不食而死。聞見錄宋徽宗時。隴西歲貢鸚鵡。徽宗置之安妃閣。教以詩文。及宣和末。遣中



使送還本土後郭浩以秦鳳提點刑獄按邊至隴口見一白一紅鸚鵡鳴于樹間問知來自杭州因問上皇安否浩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浩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建炎寶錄匡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鸚奮擊氣鳴與籠墜水中以死物尚如此彼析圭擔爵覘顏事仇者果何心哉

李廣為上郡守匈奴入上郡武帝使中貴人從

廣匈奴射傷中貴人廣曰是必射鵠者也廣射殺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鵠者也見漢書李晉王至居埏川與周德威不分勝敗適半空中有雙鵠飛德威曰你若射中一鵠吾便投降晉王不信德威折箭為誓晉王一箭遂射雙鵠德威踴鎗離鞍而降見殘唐記斛律光嘗從世宗於涇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射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鵠也世宗取而觀之甚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嘆曰此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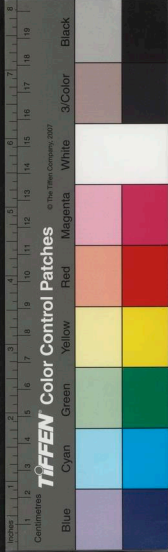


鵬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督見此齊書
杜鵑春至則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
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
離別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為大聲應之
見異苑雜俎惟田家候其鳴則興農事見華陽
風俗錄

廣志曰鳩似鷹而大如鸚毛紫黑色有毒食之
殺人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銅食蝮蛇及橡栗蛇
入口則爛尿溺着石石爛如泥尿石則變為生

金及雉黃其鳥有法知巨石大樹間有蛇虺即
為禹步以禁之進退俯仰有度或獨為或結羣
逡巡石樹為之崩倒取蛇虺時呼同力數十聲
石起蛇出皆啄食之有人入山見其步法歸向
其妻學之婦正織而機翻倒凡鳩飲水處百鳥
吸之皆死或得犀牛蘸角其中則水無毒此鳥
與犀二物相伏今有犀處必有鳩鳩生處必有
犀不然有毒氣傷物類故天資之以含育萬物
見物類相感志

按同力即鳩也見國史



稿丑知切音稿
粘也音蕭稿
膠所以粘焉

武帝問朔何知鳥之雌雄對曰雄左翼加右聲高雌右翼加左聲小見方朔傳一云燒毛納水中沉者雄浮者雌

宋初淮南郡有物鬣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置稿以塗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觀之屋簷下已有數百人頭鬣見幽明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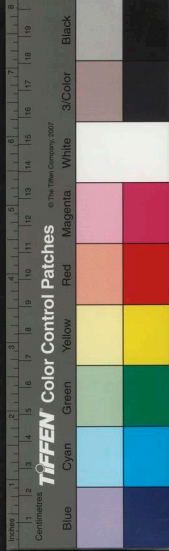
南唐後主嘗召徐鉉至清暑閣閣前地經兩草生磚縫中鉉去復生鉉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

下無雜木味辛故也後主令取桂屑數斗勻布縫中經宿草盡死見談苑以桂為丁釘木中其木即死蓋其性相制耳見雷公炮炙

白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更無槐自忠之北更無荔枝見傳載

晉陽都城北角有槐木一日之間三榮三悴見玉箱雜記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見三輔故事

聚窟州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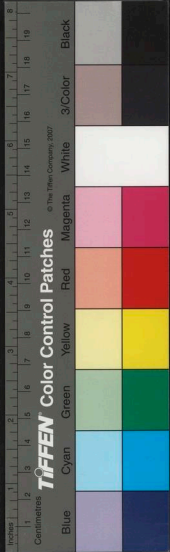
福發童男童女入海採之見十洲記

泰室之山其上有木焉葉狀如藜而赤理其名曰栳木服者不妬見山經

南海蕭立之上生一種木雖為火所着但少焦黑人或得以為薪者炊熟則灌滅之用之不窮見抱朴子

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花三百歲作實有核如棗子長五寸金刀割則苦竹刀割則飴木刀割則酸蘆刀割則辛食之則得仙

煎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却死香屍在地聞氣乃活見十洲祖洲上有不死之草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即活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啣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乃使使者徐



宵古克切音猷

見神異經

符禺之山其上有木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
已聾見山經

慶士劉湯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胃
于蛛網蛛縛之為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
裂徐徐行入草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慶磨之
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按
芋梗傳之則愈見筆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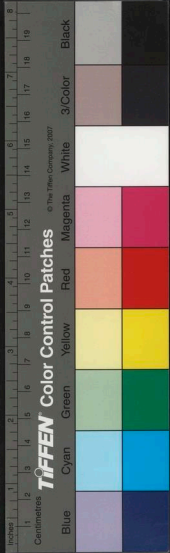
姚黃初出邛山下白司馬坂下姚氏酒寺水社

枕音尤

諸寺間有之府中多取以進魏紫出五代魏仁
浦樞密園池中島上初出時園吏得錢以小舟
載游人往過他處未有也見邵氏聞見錄錢思
公嘗曰人謂牡丹為花王今姚黃其王而魏紫
乃其后也見歐陽永叔花什名

豫樟與枕木相似而別於七年菊花與薏花相
似而別以甘苦

梁太祖后張氏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菖蒲生花
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後驚視謂侍者曰汝見



椰
以遠切音邪

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
是月產武帝。
荔枝熟時，人未採則百蟲不敢近，人才採之，烏
鳥蝙蝠之類，無不殘傷，故採荔枝者，日中而衆
採之，見本草。
益智龍眼也，見廣雅。
橄欖木作楫，魚皆浮出，見本草。誤落橄欖在池
中，魚盡斃，見瑣碎錄。
椰樹高六七丈，無枝葉，葉如束蒲在上，其實如

鞞繫之顛，實外皮如胡蘆，膚中有汁，升餘清如
水，味美于蜜，食其膚則不饑，食其汁則增渴，又
有如兩眼處，俗人謂之越王頭，見異物志。昔林
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於
樹，俄化為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為飲器，南
人至今效之。當時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
酒云，見南方草木狀。

黃金山有柗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西邊
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所云交讓樹者，此是



隍
五結切音鬻
或作隍
或作隍不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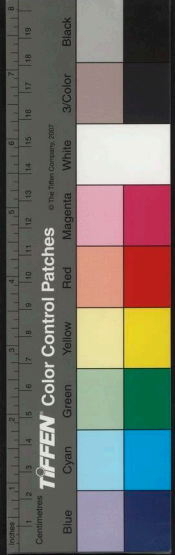
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板隍綿綿聯聯若包桑
固結之喻非也包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今之解者以包桑為
中國也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王瓜耳
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
令胡嶠陷廬記云嶠於回紇得瓜種以牛糞結
余嘗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代邵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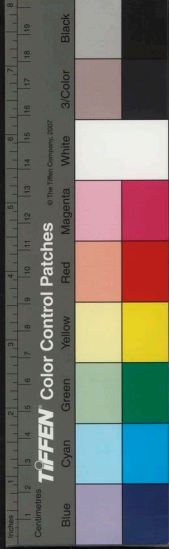
也見潯陽記

綴旒幸而不殊者縷矣此得其解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
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
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
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
寒流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
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
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





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二段。見楊用脩集。

音韻：當作鼻韻，音備戲字書無，首韻字，出吻字書無物字。

蝻，音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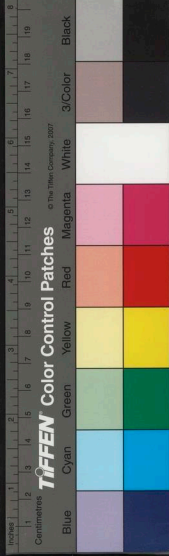
蝻，音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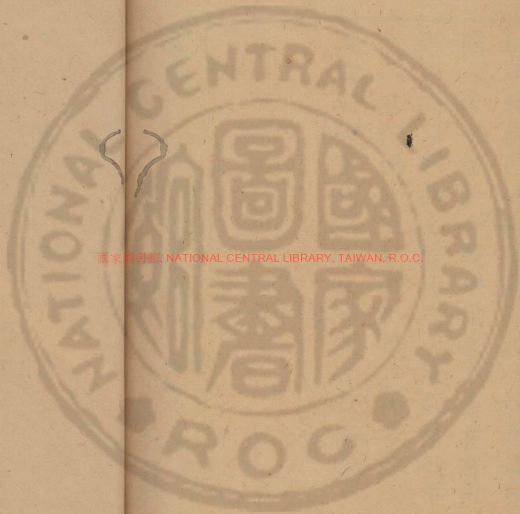
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鑪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蚺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子非也，蝻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今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

如詞曲有門迎駟馬車戶列八樹圖之句八樹
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樹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
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經原缺第十四
十五卷聞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
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歟見菽園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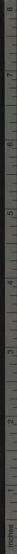
管子卷之九終

法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